

第一輯

創刊號



石 刻 自 宿



文光安以射斗  
牛濡之家料以  
寫我憂  
孟華



溫柔敦厚若下  
形會意請為之  
筆三言直五華刻

課外藝文成績選刊



硯 製 華 孟 苗

# 北 大 文 學

第 一 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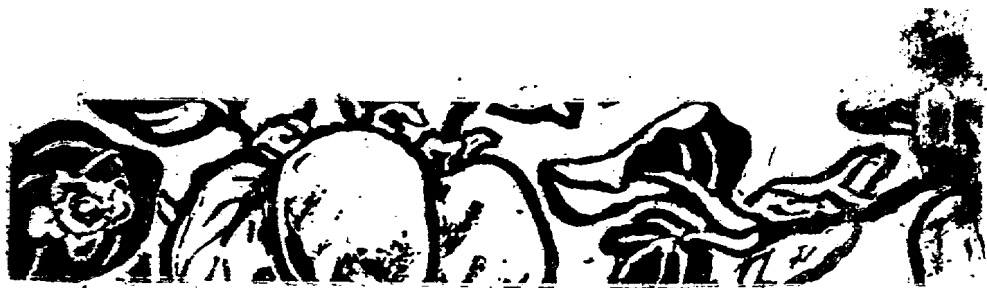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六 月



# 北大文學 第一輯 目錄

關於新詩	沈啓元 (一)
論讀詩	鄭 養 (四)
論默劇	朱肇洛 (九)
簡樸與綺麗	林 榕 (一五)
民國三十年來的文學思潮 (增田涉)	張銘三譯 (一六)
敦煌本溫室經講唱押座文跋	傅芸子 (二六)
曲種小識	李 嘯 倉 (三一)
讀紅樓夢札記	張琦翔 (三五)
關於唐代女子騎馬之土偶 (原田淑人)	聶長振譯 (四一)
佛家哲學思想略說	魏善忱 (四六)
藍文	(四九)



詩五首	沈寶基 (五)
西齋詩草	黃雨 (八)
太平洋	東菊 (八)
棄	旭明 (五)
影子和時間	鄭仲倩 (六)
田園	徐行 (六)
禮讚	若木 (七)
讀書	沈義羚 (三)
路	配林 (三)
小河	雅昭 (四)
聖誕前夜	陳蓮葉 (六)
失題	荷靜 (七)
因爲愁	高玉英 (六)
夜	舒斐 (一〇)
沙灘	舒眉 (一〇)
衣服	陸白人 (一〇)
風雨	麗澤 (一)
古人心	孟嘉 (一)



水江浦島子歌 (高橋蟲磨)	錢稻孫譯
莫娜麗沙 (Walter Pater)	朱芳濟譯
冬 天	南 星 (二)
無 題	李道靜 (二三)
落花時節	聞國新 (二四)
沙 灘	若 木 (二五)
散文二篇	徐 行 (二六)
論第三種朋友	單翔塵 (二七)
冬天 (希臘郎戈思)	文佑譯 (二七)
以書爲友 (Samuel Smiles)	谷純華譯 (二八)
青年之死 (芥川龍之介)	岳 萍譯 (二九)
罪惡消滅不了罪惡 (託爾斯泰)	于濬濤譯 (三〇)
時移勢轉 (菊池寬)	楊燕懷譯 (三一)

# 發刊詞

周作人

北京大學文學院於民國三十一年六月由本院學生生活指導委員會決議、爲鼓勵編刊北大文學、暫定年出四期。北大文學乃北大文學院刊物之一、

並非普通雜誌、又其宗旨在於供給本院同學發表作品、不收外稿、本院現有五學系、故其內容亦包含哲學史學中外文學各部門、不以文藝爲限。本刊性質因此本甚明瞭、但因名稱關係、不免有被誤解爲文學雜誌之虞、而撰稿者以興趣所至或亦不無偏好、與本來鼓勵研究之宗旨未能盡符、用特敘述發起經過、作爲本刊發刊詞、以冀將來共勉云爾。

# 關於新詩

沈 啓 无

這是一篇講稿，大抵關於新詩發展的歷史事實已經有人敘述過的，我就簡略一點，我所注意的是新詩發展以來實質上的變化，外來的影響與傳統的再認識之融和，將以達到新詩理想的完全。不過因為時間有限，只能粗枝大葉地說一個大概，同學們願意拿去發表，當作一種參考，無可無不可。我想新詩的事情還不見得就不樂觀，牠並不因為一般世俗的遺棄而荒落。時至今日，重要的還是人才問題，寫詩的人不一定非要忠實於自己，卻不可不忠實於詩，然後所謂普遍與永久纔獲得自由。新詩在文學裏是最沒有奴隸性的，什麼貴族化或大眾化的說法也是無從說起，這空頭名詞真的詩應不負擔責任，而我們的努力也應撇開這種觀念的阻礙，自由發展，雖然這自由也並非任何隨便寫寫的意思，須要以人工加入天地自然創造之中，才是絕大的自由。順便的在此追加一句。

中國的新詩，到現在只有二十七年之久，（民國五年七月胡適之先生開始做新詩，一直到民國七年新青年雜誌第四卷第一期上才登載出來）站在歷史的立場上看，區區不到三十年光景，似乎還沒有多少話可說，因此，詩本身的好壞也就很難下判斷了。話雖是如此，牠至少總還顯示着牠的特色，這可以分爲幾點來說。

第一，中國的新詩和中國已往的舊詩比較，縱或不能說是怎樣進步的，然而無論如何總是向進步的方向走着，牠有牠的獨立不懼的姿態。在體裁上看，牠不是復古的，即如「自由詩」這個名詞，雖然各人都各有他自己不同的界說，而在精神與內涵上講，自當予以認可，這已經是一個公共語了，現今各國解放的新體詩，普通都叫做自由詩。自由詩却又並非散文詩，散文詩這個名稱，實際上不能成立，散文就是散文，詩就是詩，不當混爲一談。

第二，在題材上，中國的新詩雖不免還是簡陋，而由於時代和社會的背景之雄厚，牠總能夠與時俱進的，再加以中國文化的重新評價，當新的運動的高潮一退，大家都來收視返聽，自然更能成爲一種美好的交流。

第三，在藝術或詩的本質上看，中國的新詩是應難的，從大體說來，多半是外來的影響。如在小詩時期裡，頗得益於日本的短歌與俗歌，日本的俳句雖沒有大批的翻譯，而東隣西瓜的也可以蒐集得不太少，不過這却也有可以研究的地



方，日本的短歌，牠自有源流，變化也很多，牠有一定的字數的，（短歌是用五七七七總共五句三十一音合成）而中國的翻譯却是毫無限制，與牠的流變不生關係，翻譯的本身也就成爲一種只有詩意詩情的未完成的斷片之作，在形式上牠類似中國的「摘句」，這是很可惜的，但在中國的新詩裡面却也算獨成爲一種空氣。這一方面有周作人先生的介紹，民國十年有一篇「日本的詩歌」介紹短歌不少，十一年有一篇「日本俗歌」係自日本歌謠裡選錄出來的，同是這一年還有一篇「論小詩」，十二年有一篇「日本的小詩」，那時候正流行着一行到四行的短詩，小詩這個名稱雖還沒有正式成立，許多人也就承認而通用了。周先生另外還介紹得有法國的短詩（俳諧體的三句詩），係自日文逐譯的，據云，此亦是受了日本俳句影響的產物。若論小詩在當時，影響力量最大最普遍的則莫過於印度之太戈爾（Tagore），這方面却是接受他的詩裡的實質，其重心在於簡練的說理。本來中國舊有的詩，在形式諸問題上，卽是以簡約見長，因此對於此等精練的表現法很容易吸收。但這裏最大的流弊，在外表上使一般人輕視了新詩之容易的一面，在內容上，往往要一語中的，有「格言」的趨勢，所以初期詩有說理之偏。此後乃有郭沫若氏純情詩的作風應運而生，這也是由於初期詩不自覺的過於洗鍊壓縮才生出來的反應，郭氏自德國的狂飈運動得來詩情，而以英國急進的浪漫派爲接力，又屢以波斯的魯拜（Rubaiyat）於是作成了一種氣韻。後來新月派起來，如徐志摩朱湘等，他們專講究英國詩的格律，雖說是英國的舊詩，舶來中國，却也變爲一種新的傳統，不過有些地方過於追求艱深，也就免不了矯揉造作顯出不自然的毛病。此外還有李金髮戴望舒一班人，先後以研究法國及西班牙有素，食而能化，遂給外來影響的範圍逐漸擴大起來了。

其他一方面，有吾友廢名先生的補正。他對中國的新詩可以說是最抱希望的一個人，心自又犀利朴實，一方面受了新文化的洗禮，一方面却又能從中國過去的詩文學裡認識牠的長處，取其精華。他的意見以爲舊詩自有其歷史的價值，其存在性不能抹殺的，但舊詩大體都是在形式上以語言文字的精粹爲生命，只有詩的詞藻，而詩的空氣却是稀薄或竟惡劣的爲多，因此舊詩的內容常是散文的，或者可以說用散文來抒寫比較更爲適宜，然而舊詩的文字却用的是詩的文字，所以舊詩的詩的價值，便建築在這兩層關係。新詩呢，在必然性上，或毋寧說是在牠的特質上，應是以散文的外延來表現詩的內涵，這就是說，新詩必定要這個詩是詩的內容，而寫這個詩的文字得用散文的文字，這和舊詩是散文的內容而用的是詩的文字，確乎有一個明顯的界限。這意思其實十九世紀湖畔詩人科勒利吉（Coleridge）早也會說過這樣類似的話，他說當時以前的詩，有許多都「並不是詩的思想而是非詩的思想，只是習慣的弄成詩的語言文字而已。」他說的詩

的思想，正如我們所說的詩的內容，我們對此頗有同感，雖不必「我田引水」，却也可以拿來當做一個有力的旁證。

至於什麼樣才是詩的內涵，本來也沒有具體的方案，我們唯有虛心的觀察中國已往的詩文學，先辨明新詩和舊詩的特質，然後我們的努力才不致於暗中摸索。從前我們對於舊有的認識還不夠，今後得重新再認識，以待有可貴的發展，新興的怎樣調和得法，以期達到自然的成熟，新詩在現在還正是充實準備的時候（無論是普遍的或永久的，反正都並不衝突，都是新詩的獨立完全姿態，我在「大學國文」的序裏，有一段話可以拿來補充。我說：

我們在一個現代文明空氣之下，對於中國過去舊文學應有一個再認識的態度，這個再認識，可以說仍是承受五四時代的責任與義務，這當然又是「一種痛苦的義務了，若那種自然的推翻或茫然的接受，我們殆均無能為役，邊只能辛苦冷靜地保持着所謂一點一滴的態度而進行。因此，我覺得新文學發展的途徑上，後期的作風乃有一種古典派的成立不是偶然的，這與沿着胡先生一派下來的通俗普遍並沒有什麼衝突，一個是求深（文學上求其深），一個是求廣（文化上求其廣），必須把握得住這兩個源流，中國新文學的意義才整個完全，才不會落到偏枯的一面。最早新文學的運動原是新文化運動的產果，胡先生的初期白話文提倡之得以成功，正是文化上一個必然的趨勢，以後的白話文乃單獨成為新文學的事情了，在文藝本身自然有待於補充結實，却再返回中國舊文學裡去專取其長，醞釀成一種古典的作風，像這樣一個有意識的成熟發展，正也是一條必然的道路。

我這里所說的後期的古典作風，在新詩與散文方面非常顯著，尤其是新詩，特別着重於質的這一點，對於初期只講求文體（白話的）不講求藝術的詩，以及後來專偏於格律的流弊，都有所補正。所謂新詩的永久性，我想將不成爲問題，至於普遍性，還得加以期待，這是免強不來的，也是一時急切不來的。不過我個人以爲新詩的理想是完全，應是內容文字形式三者俱備，這個，當然必須都是詩的本身具有真實自然的質地之後的事情。我們不要形式，原因乃在不要那種疲弊的舊形式，如果有自然流露空氣的新形式，也就沒有理由不要。我們不要那些什麼平仄限韻之類，但是自然的音節却不能不要，所謂自鳴天籟不擇好音，這必須得是一隻鳥的歌唱才行。現在文體漸漸變得成熟了，詞藻的路子也還得走，修詞若能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實際也就是詩的內容，因爲詞藻大部分仍是從生活得來的，得與生活打成一片。總之，一切都要自然之完成，所謂「一花開葉，結果自然成」也。在今日的文化大觀之中，新詩也同別的新文學一樣，自有其集大成的趨勢，我們爲什麼不可以須要又是詩的內容，又是詩的文字，又是詩的形式呢。

# 論 讀 詩

鄭 審

去年十二月，承傅惜華先生約我在中央廣播電台作學術演講，題目是「怎樣研究中國詩」，內容大致分讀與研究兩部。當時因為時間所限，只能略說大概；現在把那一篇講稿關於讀詩的一部分，整理擴充，發表出來，供喜好文學的青年們參考。

新文學運動起來以後，詩也發生了新舊的分別。這種分別，在以前不是沒有。以前雖然沒有新詩舊詩的說法，却有所謂古風與近體（卽律詩）。古風還不是舊詩？近體還不是新詩？六朝後期，講求聲病對偶的五言古詩，也有人叫牠新體詩。到現在，無論古風，近體，新體，都成了舊詩了。本來所謂新舊，只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只有在某種文體演變的時期，有所謂新舊的分別。在這時期，舊的固然漸趨沒落，新的也不過方在發展。到了新的發展成熟的時候，舊的已竟消融在新的之內，新的已竟確立，成爲蒼老的枝幹，不再是柔嫩的萌芽，也就無所謂新舊了。現在講到詩，新舊異同的觀念，依然存在，正足以表明我們這一期的詩的文學，尙未發展完成。那麼，在新舊之分未能盡泯的時候，我們讀詩還是讀舊詩呢？還是讀新詩呢？我以爲在創作方面，應當作各種新的嘗試，爲了獲得嘗試創作的能根根柢，還是要讀舊詩。

詩體的需要轉變，已是不能否認的事實。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卷上裡，有這樣一段話：

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避而作他體，以自解放。一切文體所以始盛中衰者，皆由於此。故謂文學後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體論，則此說固無以易也。

他所論詩體發展的程序，雖有商量餘地，而所論原理，則是對的。所謂敝，卽是衰微，凝固。衰微則不能活躍，凝

固則無從發展。以前通行的詩體之衰微凝固，絕不自今日始，遠在兩宋末年，一切古風律絕，已竟沒有多少活躍發展的生命力。元明以來，沒有像以前那樣偉大的詩家，真正詩體已做的緣故。詞曲只能算是詩的新生的支流，並不能繼承古風律絕而作詩的新體。因為牠們始終受着音樂譜律的支配，不能澈底盡量發揮詩的作用。所以，我以為元明以來，詩只有變格的發展，而沒有本格的發展。本格的發展，正有待於今後數十年中文學家的努力。因為現代人的生活文化，與以前截然不同，人們的心境比較以前複雜廣大，僅靠受音律支配的詞曲，和受平仄對仗束縛的律絕，固然是不足以容納表現近代人的思想情感；即使用格式比較自由的古風，也還是不能收此功效。勢非另換新體不可。但是，二三十年來，新體詩運動的成績，究竟在那裡呢？新詩界起初還有蓬勃的生氣，後來頗有些萎靡枯竭了。所以然的原故，一言以蔽之曰：一般作者的根柢不純。近年以來，老輩的新詩作家，或者根本改行，不再從事於此，或者跳回舊詩裡邊去尋求根柢，暫時還不會跳出來。（自然有人不想再跳，有人想跳也跳不出來了）。他們的新詩，只是當年的嘗試作品。後起之秀的新詩作家，即使知道從各方面尋求根柢，也因年齡經驗的關係，而感到工力不足。何況還有些人根本就沒有偏執之見，或者畏難的心理，而不肯旁求博覽，轉益多師，或竟茫然而不知所從呢。於是近年來的新詩界，遂呈上述的現象了。

文學上的演化，只是一種新陳代謝式的遞嬗。正如所謂「薪盡火傳」，薪雖有舊有的與新添的分別，而新的薪並不能自然，牠的火焰還是從舊的薪那裡傳來的。又如人體機能的新陳代謝，各部分的細胞，雖有老死與新生的不同，而生命則只有一份，遞相傳授。如果真有所謂世界末日，到那一天，現世界的一切，全都完事，甚麼也不必說了。只要還有這個世界，以往人努力的成績，會永遠存在。這與「日光之下，並無新事」一樣是至理名言。時至今日，新詩雖在急切的需要，而情感意境的發達游泳，文辭技巧的運用觀摩，還是非借重舊詩不可。要緊在怎樣把從舊詩裡得來的資料，提煉淨化了，運用在新詩裡。在今日而讀舊詩，絕不是迷戀骸骨，因為舊詩根本不會死亡。而且迷戀骸骨這句話，在文學演進上根本不能成立。本來是生生不息的東西，那有甚麼骸骨可迷戀？新舊交替的情形，又像海河交界一樣。所有的江河，本來是澄清的，因為流過的地域多了，沙泥俱下，遂變成黃濁。但到與海交界的地方，總是黃色越來越淡，綠色越來越顯，甚至與海水一樣的澄清。海水雖是澄清的，所容受的却是黃濁的江水，河水，只是海能將牠淨化而已。如果大海不肯容納江河，恐怕終久要變成泥塘。或者有人以為舊詩讀多了，便養成習慣，而不能創造新的，欣賞新

的，就是上文所謂「跳不出來」。自然很有些人是如此，不過因為怕跳不出來而廢舊詩不讀，確是因噎廢食。沉溺不返，或振奮自拔，完全是天才工力，與環境經驗的問題。本來，成就一個詩人，談何容易。天才是最重要的，而每人各有限度，無法增益。（所謂進步，只是把固有的天才磨練出來，並不是增加了甚麼）。環境經驗又是屬於外界的，不能完全由我們支配。我們所能把握得住的，只有工力二字。韓愈之於文，杜甫之於詩，全是從舊的裡面出來而成就新的，我們在二家的作品裡，處處可以看出他們銜銜古書的痕跡。他們的各種條件俱備，所以有此成績。我們在今日，讀舊詩而不能振拔以自闢新路，只是天才不夠，經驗不夠，環境不適宜的緣故，這是無可奈何的，我們不能因此而放棄我們惟二能握住的條件——工力。綜上所論，爲了欣賞，讀舊詩是理所當然的事。至於二十年來的新詩，不是不可讀，而是苦於可讀的太少。本來只有二十年的工夫，好的壞的合在一起，又能有多少？

以上是從理論上說明讀詩要讀舊詩；以下再談讀詩的方法。

第一先說次序。中國詩可分四個時期：周秦爲第一期，漢魏六朝爲第二期，唐宋爲第三期，元明清爲第四期。周秦時期的作品，只有詩經與楚辭（大部分）。詩經的風是歌謠，頌近於後代的賦，雅的一部分近於風，一部分又近於頌。楚辭則是賦體。所以說詩在這時期，至少是形式上還沒有完全成立。而且即以詩經，楚辭而論，文法調詰既與近代相去甚遠，內容也沒有後來的詩那樣完備。這時期的詩雖然不適合於初學誦讀。漢魏六朝的詩，比周秦時期進步多了；但是文法，調詰離現代還是稍遠，而且這時期的詩（除去古詩十九首和陶淵明的詩），大半是景勝於情，表勝於理，發達五言太多，在內容形式兩方面，還是不易引起初學興趣。元明清三朝，則是舊詩的沒落時期，幾個大名家，已竟無甚可觀，其餘更是「等閒自便」。這時期的詩，除了爲專門研究，或者爲發創作動機之外，不讀也沒甚麼不可。總結起來說，初學讀詩，絕對應當從唐宋入手。這是舊詩的全盛時期，內容形式，都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文法調詰既與近代相近，思想生活也差不多，技巧工力又易於觀察。宋詩還有初學不易了解領會的地方，唐詩確是初學的入門正軌。讀過唐詩，再讀宋詩，這算第一步。然後再從周秦直到南宋，按着時代，順流而下，這算第二步。到這時，唐宋詩已讀過兩遍，周秦漢魏六朝的詩，也有了相當認識，讀者的舊詩根柢，也就確立了。至於元以後的詩，讀一讀也好。有時在創作方面，元明清人的詩，所給予我們的啓示，要超過古代，這是因爲思想、文物以及生活的各方面更相近的原故。不過在深學精妙上，牠們實在遠不如古。所以我認爲爲了創作，當然可以讀元以後詩，但爲了欣賞，爲了發達詩的

興趣，則不妨暫置。至於五言七言古風律絕，先讀那一種好，那到無須固定。依我個人的經驗，還是先讀七言古近體，再讀五言古近體好一點，因為無論在意境上，音節上，七言詩都比五言詩容易被欣賞。從先教初學讀詩，多半先讀絕句，那只是取其易於成誦，實在無論讀作，都不宜從絕句入手。

第二再談讀本。普通讀詩，都是先讀選本，再讀專集，這好像是個無須更易的程序。但要知道，讀詩而只靠選本，絕對不夠，尤其是在今日。讀選本只能用最少的工夫，大部分的工夫還要用在專集上。如同遊覽一座名園，進門以後，勝景無窮，也許兩天看不完，而進大門不過是一舉足而已。讀選本只是進大門的工夫，有的選本連大門都不是。選本只能代表某一選家的見解，眼光，至多是他那個時代的反映。一切選本，所選未必都是佳作，佳作未必全都入選。現在要找一本適合當代需要的選本，實在太少。就拿李商隱詩為例，普通選本所選，不過就是韓碑，錦瑟，馬嵬，籌筆驛，夜雨寄北等詩，這些篇並非不好，可是李的更好的詩，真正清新深婉，足以代表晚唐，代表李個人的詩，反倒有些不會入選。又像韓偓的詩，是抒情妙手，以前選本，選他的詩太少了。這就是因為宋，元以後，直到晚清，始終是理勝，實勝時期，李韓的詩，則是以情勝，以文勝，不合那時選者脾胃，不能為他們所了解。到了我們這個情勝，文勝的時代，再去讀理勝，實勝時代的選本，當然不能見到李，韓的佳作，當然不能見到我們所喜歡的美麗的抒情詩。永久性和普遍性最大的是抒情詩，中國舊詩的精華所在，也是抒情詩，現存的舊選本，多半忽略了這一點，如何能作初學的指針。以上不過是舉其二端，此外例子還多，在在足以證明舊有的選本都是前一時期文化的反映，與近代並不相合。至於新出的選本，更多因襲膚淺的粗製品，還不如舊有的有牠自己的風格。初學讀這些選本，有時很危險，因為容易叫他們想：舊詩就是這樣的麼？所以到名家全集裡去自己尋找自己所喜歡的作品，是現代讀詩者必有的工作。同時我們更希望有一本適合近代需要的選本出現。

第三再說讀法。這也差不多是有一定步驟的。當然第一步先要把音訓，典故弄清楚了。大部分的名選本或名家全集，都有現成注釋；遇到沒有注本的，只好查字典辭書。有的詩是有本事背景，的也應該從注釋或有關的書籍裡檢查明白，才能徹底了解本詩的意義。有時好的作品，不需要這一步，即使不知道牠的本事背景，即使有一兩個典故不知道，甚至有的字還認不清楚，也照樣能夠領會。但這僅限於好的抒情詩，而且這種能力，需要天才與修養，初學不容易到此程度。即使有此程度，也還是把一切都弄清楚了。至於一般穿鑿附會的解釋，不關痛癢的批評，則可以不必管牠。所

以詩話一類的書籍，初學大可不讀，有那工夫，不如多讀一些專集，讀的多了，自然能養成一種理解評判的能力。因為讀詩本來就是靠着感覺力，這種感覺力只有常去感覺，才能養成。本詩的一切了解之後，第二步工夫是背誦。背誦是讀詩的重要工夫，不論是爲了欣賞而讀，或是爲了創作而讀，必須能背誦若干篇詩，才能得到所謂詩學素養，才能有上文所說的感覺力，才能運用所得到的資料。含着的越多越深，越容易吸收，越容易發揮。只有背誦，能把所讀的詩含帶起來。否則所得的印象，興味，全是浮的，等於空無所得。起始背誦的時候，或者感覺困難而乏味，但背的多了，就能很容易的成誦。例如一首七律，在初學者或者讀五六遍還不能背，背詩多了之後，最多兩三遍就可以背下來，過目成誦也不算奇蹟。爲了要背誦的緣故，朗讀是必要的，而且朗讀的功用，不止在於背誦。常有人一聲不響的看詩，這在玩味專思的時候，是可以如此作，但若只是默讀而不朗讀，不止不易背誦，也不易了解詩的情味。因爲詩的生命總有一半寄託在音調上，朗讀便是讀者與作者的共鳴。至於朗讀的腔調，則無一定，大概每人各有不同，都是讀詩多了之後，自己養成的習慣腔調。拿着自己慣用的腔調去讀詩，也容易懂，也容易背，常有事半功倍的情形。

最後有一句話，就是學詩不能只讀詩，也不能只讀一切文藝作品，總要博覽群籍，才不致於枯窘空疏。最少要讀史書以開拓胸襟識見，讀哲學書以潛發思想。文史哲三者，向來是有密切關係的。此外對於自然的觀察，人事的體驗，也一樣要緊。謝靈運作永嘉太守以後，詩筆大進，人說他得江山之助，杜甫的詩到安史亂後才成熟完美，蘇軾自謫居黃州以後，才能自成風格游行自在。這都可見自然和人事，對於詩的影響。足不出戶的人，絕不能作好詩，也不會欣賞詩。陸放翁有兩句詩說：「汝欲求學詩，工夫在詩外，」就是上述的意思。

本文是爲初學的人作的，所以盡是些淺近易知的話，但相信總還平實而沒有偏宕的地方。我願一般愛好文藝的青年，好好把古來諸大名家的詩集全讀一遍；然後再揀自己所喜歡的若干家若干篇，熟讀深思；再加上上文所謂詩外的工夫。到次家三四十歲以後，總會在詩的建設上，有所成就。

# 論 默 劇

朱 肇 洛

默劇 (Pantomime) 是只用動作和姿態表情而絕對不用語言的一種戲劇。以前常被大稱為啞劇。因為牠在表演的時候，演員不但不用感嘆的聲音，並且也絕對不用嘴作說話的姿勢，那麼，「默」的意味不易較「啞」的意味多一些麼？所以我們在這裡不稱牠為啞劇而稱牠為默劇。

默劇的起源及其流變據說是這樣的：古代羅馬的優伶與雄辯家，對於身體的動作形態很下過一番研究的工夫，因而得到良好的發展，結果生了只以身體四肢的動作和姿態來演的戲，那便是現在我們所要研究的默劇。在羅馬帝政時代，默劇極其發達，差不多壓倒了一切有科白的戲劇。演時，只如木偶一般，由四肢的模擬的及雕塑的運動，而進行劇情，在動作時由管絃樂器伴奏。演員又於踵上繫一鈴以取拍子，臉上戴着假面具。人物的改變，只須換一換衣服，一切人物的性情，都以四肢動作來表示。主題取自神話為多，最受歡迎的為戀愛的題材，因為戀愛的人嬉戲時，用肉體的運動來表現，比之音樂，詩歌更能使肉的官能滿足，所以很投了當時羅馬人的喜好。一直到羅馬衰亡時，有一種默劇叫 *Attis* 仍流行鄉間。文藝復興時代有一種默劇叫 *Dumb-Show* 的極其盛行。十八世紀法人 *Novarre* 曾從事於一種默劇叫 *Pantomime*，即默劇中加入了跳舞。這種默劇先流傳到意大利，次流傳到奧國，後又流傳到俄國。英人 *Grimaldi* 以善表演默劇中的丑角而著名。美國也有許多人如 *Scibe*, *Rapel*, *Hanlon-Lee*, *Rumola* 等均以善演默劇而為世所知。

默劇的表演雖不用語言，僅用動作，然而仍是一種嚴正的藝術，不是隨便擺幾套姿勢就可登台的，牠是與別種戲劇一樣的須要劇本，導演，舞台裝飾，以及長期排練方可演出的。現在一提到默劇，往往僅用以指在聖誕節一般穿著華麗服飾少男少女所表演帶歌劇風的童話劇而言，那未免把默劇看得太狹隘了。

默劇在戲劇中也表可以說是一種頂高上的藝術吧！因為近代著名的戲劇家曾說過：「動作是戲劇的靈魂」，「無術



突，無戲劇，「默劇不用對話，純粹用動作來表演，與戲劇的基本原則相符合，所以牠能立住腳跟。戈登格雷雖不承認演員是藝術家，提倡「超傀儡」，「回到傀儡」，然而他說「世界上最能注意的工具是用眼睛看的，不是用耳朵聽的。」在戲劇表演上，最爲觀察所注目的，那就是舞台上演員及其動作，而默劇的表演，正是以演員及其動作爲中心，有如房屋之棟樑，爲房屋建築中最基本的工具。在探察別人的情意時，用耳朵聽，不如用眼睛看；反過來說，在表現個人的情意時，動作比較言語的效力大得多，可得多。譬如有一外國人站在門外，我們想讓他進來，我們說的話或許他不懂，這時語言幾乎失了效力，但是我們僅只招招手，他就會進來的，後來呢，後來揮揮手，他又出去了。即令動作和言語一齊應用，也時常動作是先於語言的，假使你請客，你是主人，酒菜一端上桌的時候，你要對於客人表示敬意，你必先拿起杯子，然後才說：「請！請大家喝酒！」再從歷史方面去考查，人類最早彼此交換意見的方法，不是語言，而是動作和姿態表情，高等動物如猿猴，未開化的民族如中國的苗蠻，他們有的沒有語言，有的有簡單的語言，但也不常用，日常生活，表情達意，多一半是靠着動作和姿態。由此類推，我們的老祖宗雖然會用動作和姿態來彼此交換意見，那麼，他們恐怕最早也許只用動作和姿態來演戲。前人類最早的戲劇也許就是默劇。我們試看愛斯基摩狩獵海豹的故事吧，他戴着海豹型的假面具，制個着去接近牠，他努力地模仿海豹的樣子，抬起頭來，他模仿他的一切的動作，然後，潛蹤到牠的近傍之後，才下決心把牠殺死了。這種模仿動物的舉動的事，引起了原始人類對於狩獵模仿的興趣。在澳大利亞那裡，就有着這類的默劇的表演。樂隊是由一些土女組織的，她們嘴裏唱着古瑟的調子，手裡拿着獸皮繃成的鼓，單調的敲着，有些人便裝作野獸的樣子，在地上匍匐着，吃着野食。召一些人便衣作狩獵者的樣子，跑來圍住了這些野獸，并且做出種種野獸的神情，以表示狩獵者的最後的勝利。我們再看阿留丁羣島上土人模放狩獵者與大鳥的故事吧！先是由一個土人扮作一隻大鳥，因被狩獵者的追擊，異常恐怖地逃避着，後來終於被狩獵者一箭射中了，大鳥躺在地上掙扎了一番，痛苦而死。於是狩獵者向着死了的大鳥跳舞，以表示歡欣的情緒。既而狩獵者對於這大鳥的慘死，轉爲憐憫了，便又悲泣以示哀傷。最後大鳥忽然脫去了羽衣，化爲一個美女，倒在狩獵者的懷裏。以上這兩個故事，這不是初民時代默劇的雛型嗎？他們幾乎完全是靠着動作來表情的，後來人類進化了，覺得默劇只能表演簡單的劇情，而不便表演複雜的劇情，於是漸漸地加上了語言，舞蹈，音樂，唱歌等，其實表演劇情地道的工具還是動作，其餘如語言，舞蹈，音樂，唱歌等不過是輔佐的工具罷了。

我們試進一步來談動作爲表情達意最地道的工具。「表情表的好，達意達的妙，」方能稱得起藝術。我以爲戲劇足以擔得起這任務。因爲在同一地點同一時間內，表情達意最方便有效的工具，不是語言，文字，而是動作。「夫人不言，言而有中」，那固然很好，可是「禍從口出」，「言猶招辱也」，不也是我們先哲的名言嗎？可見語言有時是反而累贅的了。譬如甲乙二人在此，不管是頭一次見面還是天天見面的老朋友，甲一見著人，嘴就像開了口的河一樣，把他上至三代的爵位，下至新養的狗，都吐肚子的告訴了人；乙靜默寡言，舉止沉着，你說我們對於那一個人的印象好些呢？有些女人愛滔滔不絕家長里短的嘮三話四，惹人討厭，「靜女其姝」，爲什麼我們的詩人贊美靜女呢？英國詩人卜萊克 William Black (1757—1827) 在「愛情的秘密」一首詩上這樣說：

(一) 切莫告訴你的愛情，愛情是永遠不可告訴的。

因爲她像微風一樣，不做聲不做氣的吹着。

(二) 我曾經把我的愛情告訴而又告訴，我把一切都披肝瀝膽告訴愛人了。

打着寒顫，發頭髮地告訴，然而她終於離我去了！

(三) 牠離去了。不多時一個過客來了。

不做聲不做氣地，祇微嘆一聲，便把她帶去了。

底確，愛情這東西是很神秘的，用語言來訴說，有時呼天不應，用文字來描述，有時文字無靈，而古人詩詞上所描寫的爱情是怎樣呢？「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但無言語空相覷。」「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楚王台上」神仙，眼色相看意已傳。」這樣的表情，不是比「細語溫存」，「憐我憐卿」來得有力嗎？在儒林外史上描寫「嚴監生臨死之時，伸着兩個指頭，總不肯斷氣，幾個姪兒和些家人都來亂着問，有說爲兩個人的，有說爲兩件事的，有說爲兩處田地的，紛紛不一，只管搖頭不是。趙氏分開衆人，走上前道：「爺，只有我知道你的心事。你是爲那裏燈裏點的是兩莖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莖就是了。」說罷，忙走去挑掉一莖。衆人看嚴監生時，點一點頭，把手垂下，登時就沒了氣。」純用動作來寫嚴監生，這寫法是多有力，假使趙氏走到牀前，他却從嘴裏結結巴巴上氣不接下氣的說出：「兩：莖：燈：草」，那就減去筆力不少，這無聲的默劇式的描寫，不是更能感動人嗎？極歡喜和極悲痛的表情，多半是無聲的，那時更用不着文字了。動作和姿態表情是能把情意表現得最真切而有含蓄的，默劇是根據這一

而存在的。

現在我們常說戲劇是一種綜合的藝術，因為牠利用文字，繪畫，音樂，舞蹈，雕刻，建築等等，而完成牠的獨立的使命。不過文字，繪畫，音樂，舞蹈，雕刻，建築，等等，決不是戲劇的本體，戲劇的本體是劇情，假使一齣戲沒有美的劇情，僅僅依靠文字，繪畫，音樂，舞蹈，雕刻，建築，條條來湊合，來裝飾，不免喧賓奪主，直等無壇傳粉，東施效顰，益增其醜！默劇不借音樂的補助，不借對話的補助，只把赤裸裸的劇情表現給觀眾看，這也許能把戲劇本身的美充分的表現出來吧！亞力士多德在詩學上論悲劇中會這樣的說過：「假若你沒有一個動人的劇情，就是你用了最有意義的對話來表現劇中的性格，決不如你有一個絕妙的劇情，而無俏皮的言語和措辭的悲劇。」劇情就是戲劇的生命，默劇，雖無語言的補助，却靠着這「生命」而永在的。

有人說，戲劇不用語言表現複雜的情節，至少是一個很大的損失。這話也不盡可靠。誠然，有些戲劇的情節，非用語言來表現不可，可是有些戲劇的情節，假使不用語言來表現，反倒覺得精妙。譬如有許多著名的戲劇，常常在熱鬧場中動作跳到極重要的一點時，忽然間萬籟俱寂，現出一種沈默靜寂的境界。王爾德在他的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裏面，描寫溫德米爾夫人私奔在她的情人寓所等候的狀況，却在與爾爾緊，忽而靜寂；德林瓦脫 John Drinkwater 在他的林肯一劇中描寫林肯在南北戰爭，軍事旁午的時候，跪着默禱，沙氏比亞在他的著名作品哈麥雷特中一開幕便描寫更夫守夜狀況，梅德林克在他的作品青島中，布魯諾夜闖人靜的時候，使重要角色睡得很長久。這都是利用那靜的境界，美的動作來表情，讓觀眾在靜美的空氣下有一個觀照劇情得以反省的機會，梅德林克會說過：「口閉則靈魂之門閉。」所以在一個劇情完美的劇本中，動作是多於語言，而在每一幕的閉幕的間隔中，劇情依然是進行着。默劇是以劇情為中心，以動作為表演劇情唯一的工具，所以牠不懂不會滅亡，將來也許日見發達。有人以為表演藝術中最重要的方法，是動作和語言，戲劇中減去了語言——對話，那還有什麼意思？這乃是杞人之憂，淺薄之見。近來一般的劇作者把語言看得太重要了，常常在劇本上長篇大論的來寫對話，使得演員在舞台上上氣不接下氣的來背劇詞，幾無舉手投足的餘地，你想一齣戲對話的分量超過動作的分量太多，那齣戲舞台的效果能會好麼？中國新劇作家中有幾個人在第一期的作品中很吃這樣的虧，甚至有的因此而大失敗。在西洋也不能例外：蕭伯納，易卜生總算世界有名的劇作家，然而蕭伯納就好把對話拉長，易卜生有時也不免犯賤，因此有人說：「假使取消了蕭伯納的劇本內的對話，無異戲劇界開除了

蕭伯納的籍；如不輕易下生用對話寫劇本，也要取消了他老先生的戲劇家半個資格。」但是沙士比亞，毛里哀，小仲馬就不然，他們是把劇情看爲戲劇的中心，語言只是動作的輔助。就拿他們最普通的劇本來說吧，譬如沙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和李亞王，毛里哀的偽君子 and 悭吝人，小仲馬的茶花女和金錢問題，都有一個極美的劇情，甚至離開語言而仍可獨立存在的。所以即使取消他們三人劇本內的對話，並無減於他們戲劇家的資格，那是因爲他們三人雖都會用對話去寫劇本，但他們的傑作都具有默劇的資格；換句話說，以默劇的方法去演他們用對話寫的劇本，而他們的戲劇性依然存在。

默劇的表演是比較一切戲劇困難的，演員非要有天才兼受過嚴重的訓練不可。因爲藉種種的幫助而表演戲劇，自是較易的事，反之，僅藉動作和姿態來表演戲劇，那是多麼難，演員假使沒有表演天才，即使有天才而不再加以嚴重的訓練，恐怕仍是要失敗的。據說愈是受嚴重訓練的演員，愈能不用語言而施展他的絕技。不借語言之助，而仍能充分的把戲劇的姿態表演出來，當然非傑出的演員不可。

默劇的領域，是有限制的，默劇不會是萬能的，猶之乎話劇或歌劇不會是萬能的，是同一的道理。有時話劇勝過默劇，有時默劇也會勝過話劇；各有優點，也各有缺憾。默劇之吸引觀衆的注意力是特別的強，但牠至今只能表演很簡單的劇情，這也許並不是默劇本身的弱點，而是我們的動作和姿態表情不夠用的原故；不過默劇的一般作者的技術幼稚，也要負一半的責任。

默劇是這樣的重要，且具有戲劇藝術最高的價值，在西洋直至今日仍不斷地搬上舞台表演，但是中國有沒有默劇？說也慚愧，中國始終沒有純粹的正式的默劇。在舊戲方面，南戲，雜劇，昆腔，皮黃除偶爾啞場零星的手勢以外，絕無一齣默劇，新興的話劇呢？默劇劇本直等於風毛麟角，不可多見。就拿孫儀工編的獨幕劇人類底愛（見近人白話文選，吳雁生鄭次川編，商務版。）來說吧，劇情也風平常，沒有十分緊張動人的情節，舞台上的效果，在想中像是要失敗的。因爲那一條河流，那一個八九歲的孩子，以及那畜人牽着的狗，孩子須有兩三次哭的表情，乞丐須投水，河裏須有水，狗邊須跳河，在舞台上是不易表演的；尤其是不對話而只靠動作和姿態表情的默劇！然而就像這一類的默劇的表演，在中國也不容易看見，更何況那偉大的默劇呢？至於傀儡戲和影戲雖略具默劇的意味，然而那已不是純粹的默劇了。

就世界人類來說，中國人可分在愛沉默之列，其所以愛沉默而不愛多說話的，恐怕還是環境的造成以及傳統的訓練的

束縛的緣故。中國人的臉是多平原而少邱陵，姿態表情稍感不便，然而中國人是看重姿態表情的。什麼「看慣了人家的臉色」，「裝蒜」，「擺架子」，「脊肩紹笑」，「先意承志」，「眉目傳情」，「滿堂夸美人，獨與爭夸目成」……；那都不是明證？假如我們把這一番修飾的功夫，搬到默劇的舞台上表演一下，也許會有驚人的成績！但是我不敢相信，因為在我們中國的出版物裏我從來沒有讀過一篇像樣的默劇，在我們中國的舞台上從來沒有看過一次像樣的默劇的表演！

「北大文學」第一輯編校完了以後，有幾件事情，應在這裡聲明一下。

第一，這個刊物從籌劃到現在已經過了很長的日子，所以遲遲出版的原因，是因為負責的同學忙於課程與畢業論文的关系，這是要請各師長與同學原諒的。

第二，關於本刊的稿件，從徵稿啟事發出以後，陸續收到各方面來稿很多，都分別經過文學會的導師沈啓无，錢稻孫，徐祖正，山口四先生審定，在這裡應致感謝之忱，此外還有幾篇稿件，因為篇幅關係容納不下，只好暫待下期發表了。

最後，我們想說明的是「北大文學」是一個廣義的文學刊物，除了純文學的創作外也兼收其它研究的文章，所以這一期中有三篇史學與哲學的論文希望同學們大施賜稿。

第一輯的「北大文學」送呈到讀者面前，我們期待熱誠的批判和指導。

## 編 輯 小 記

# 簡樸與綺麗

## ——現代散文談之二

林 榕

就散文的文字說，一般人認為現代散文的發展是由簡樸趨於綺麗。胡適之先生最初論散文的成績曾說過「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刻的意味」的話，二十幾年後何其芳寫「夢錄」的時候，却承認他「喜歡那種鏗鏘，那種彩色的配合，那種鏡花水月」。這和新詩一樣，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在一部份人看來也許說這是故意求艱深和晦澀，故意離開大眾，其實，這正是散文向上的發展，由簡樸到綺麗，由綺麗再洗練為真的簡樸，乃是新文學一致的路線。因此，對這問題我覺得有可商討的必要。

觀察現代散文的產生，當然和整個白話文學的倡導有繁密的關係，民國六年胡適之先生提出「文學革命」口號的時候，所側重的是文字的改革，也就是由已死的古文字改為現代口語的活文字。這一次革命的成績，第一是他「嘗試集」裡詩的創作，第二便該說到白話散文了。那時候除了長篇論文章，像初期討論文學革命問題的作品以外，所有的白話散文都多少帶着雜感文的氣質。不是對社會現象的批評，就是對新文化運動的感想。「新青年」裏面的隨感錄，陳獨秀所寫的反對禮教，攻擊舊道德的文章都屬於這一類。就是後來周作人先生辦「語絲」以及「晨報副刊」上登載的散文，也擺脫不了這性質，它們的主要目的是說理，是敘事，要說理必須清楚，要敘事必得明白，所以文字上的簡樸也是自然的現象，這現象與白話文學的提倡是一致的。唐鉞曾說「假如一言之有物」，雖極深極華，更顯得「羊質虎皮」有何好處！這話也正說明了文字上簡樸的要求。

但是，這種簡樸的文字為什麼後來慢慢變成綺麗的呢？這原是文學進化上的必然傾向，最初是求普遍的接受，然後就要更謀自身的進步。所謂廣與深的兩層意義也就在這裡。不過，要說明散文的這種現象，我們應該注意到兩方面的關

係，一個是內容上的，隨着思想的解放，散文的內容比從前要廣，即「宇宙之大，蒼海之微」無不可寫。思想解放的結果是個人主義的被重視，同時也是抒情傾向的發達。我們這樣看冰心，徐志摩一派美麗的散文的產生也不是偶然的了。第二個是形式上的，這指的是傳統的關係，也就是歷史的背景。這也是任何文學運動所必有的現象，就是由自然的推進而為對舊文學的傳統再認識的態度。因為一國的語言文字的特性不可忽視，由這民族的傳統關係上才能正確的認識新文學的重要性。在這裡，並非無目的的接受，而是提煉的吸取，所以最近幾年來散文和新詩中有一種古典的精緻的傾向是必然的。

這樣就歷史的進展上看來，簡樸與綺麗是一個明顯的軌跡。但我想說的意思却不是這樣簡單。文字表面的美否並不能說就是判斷散文優劣標準。實際上散文的成熟是在於整個的內容，是一種內在的美。這內在的美却又往往不是輕易看出的。廢名先生有一篇「關於派別」的文章，說散文極致是「隔」，他說「詩人都是表現自己的，詩的表現是不隔，若散文則不然，具散文的心情的人，不是從表現自己得快樂，他像一個教育家，循循善誘人，他說這句話並非他自己的意思非這句話不可，雖然這句話也就是他的意思。又如我前而所說的，具散文的心情的人，自己知道許多話說不出，也非不說不可，其心情每見於行事，行事與語言文字之表現不同，行事必及於人也。」梁實秋先生在「論散文」裏說注重「適當」，也就是「能把心中的情思乾乾淨淨直接的表現出來」。這話看去像和廢名所說的「隔」不很相同其實意見也是一致，他所說的「隔」是對讀者而言，就作者自己說都是自己知道，是不隔的，所不同者只是方法上的一點差別。

若以文字論文字，簡樸與綺麗的區別也不像這兩個字的本身所顯示的那樣簡單。一般的說法簡樸是一種平淡和天然，綺麗常帶一點雕琢和粉飾。但在散文上這兩者不是對立而是並不可缺的。這裡說到簡樸的意思是指整個的理想適當而言，梁實秋說「簡單就是經過選擇刪去以後的完美的狀態。普通一般散文在藝術上的毛病，大概是與這個簡單的理想相反的現象。散文的毛病最常見的無過於下面幾種，（一）太多枝節，（二）太繁冗（三）太生硬，（四）太粗糙。」這已不是外形的問題，而是深入到全體了。對於綺麗也可以這樣解釋，「文字要裝演，而這種裝演要成為有生機的整個之一部，不要成為從外面粘上去的附屬品」，恐怕是一個恰當的說法。

那麼究竟散文要用一種怎樣的文字呢？我的意思是在前而說過的由簡樸趨于綺麗後的另一簡樸。這所謂簡樸不同

於流俗，也不是有意的裝腔作勢。一句話，它是由語言的洗練中產生的。從前的隨感錄，能做到說理敘事的目的，從前的抒情文只能做到優美意境的表現，從前的雜文只能側重社會的價值，而理想散文的產生必是極廣而又極深的。

周作人先生在「蕪知草跋」裏說理想的文字是「以口語爲基本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揉調和，適宜地或各備地安排起來，有知識與趣味的兩重的統制，纔可以造出有雅緻的俗語文來。」這裡說的「雅緻」也就是綜合簡換與綺麗的理想文字，是自然與大方的風度。魯迅先生也說「將活人的唇舌作爲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口語，更加有生氣。至於對於現在人民的語言的窮乏欠缺，如何救濟，使他豐富起來，那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或者也須在舊文學中取得若干資料，以供使役。」（寫在墳後面）這個方法與何其芳在「夢中道路」中說的「從陳舊的詩文裏選擇着一些可以重新燃燻的字，使用着一些可以引起新的聯想的典故，」的試驗相同。所以，「雜夢錄」的產生也正是散文可走的一個道路，不能以其表面的美麗彩色而輕視它，雖然我也不希望每個人都走那條路。

整個看來，現代散文還是在一個嘗試的階段裏，這階段所注重的與其說是內容倒寧說是文字。簡樸與綺麗固然是進展的表面現象，同時也是創造理想散文的一個標準。雖然這還待於新文學的整個展開，我們却也不能不這樣期待。

後記：「現代散文談」之一是「叛徒與隱士」，所論的大致是派別問題，這篇「簡樸與綺麗」所論是文字問題。兩篇都是我自己對於現代散文的一點粗陋的看法。前者發表在上海出版的「風雨談」月刊上。



# 民國三十年來的文學思潮

增田涉作

張銘三譯

梁啟超、林紓、嚴復等，在清末播下了新文學的種子，到了民國才發榮滋長起來。梁啟超說過一句有名的話：「羅蘭夫人何人也？彼拿破崙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瑪志尼、噶蘇士、俾士麥、加富爾之母也。」這句話，雖然有點不合邏輯，但是我想把他改成：「梁啟超何人也？彼陳獨秀之父也；彼胡適之父也；彼魯迅、周作人、郭沫若之父也。」也可以罷？梁啟超是個學者兼政客的過渡期的人物，同時又是個具有大量創造熱和奮鬥力的領導者。他的思想中含有多重育成新中國的要素，換句話說，就是含有多重企圖改革中國的洋化精神。胡適、魯迅、周作人，都說過在少年和青年時代受了他的影響，恐怕當時一般知識青年，不少被梁任公的「筆鋒常帶情感」的怪文章所刺激罷。

梁啟超企圖將文學當作改造社會和喚起民衆的工具，換句話說，就是重視文學所有的政治意義。他認為文學屬於政治，不過是政治的手段，在民國紀元前十年（一九〇二年），發刊「新小說」，在創刊號發表「小說與政治之關係」，已揭出「小說界革命」的旗幟，所論和後來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所提倡討論的問題大體相同，不能不說是其先聲。他說：「中國從來之小說，使國民蒙受莫大之惡劣思想，欲改革今日之政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同樣在修辭上，多有誇張之處，且有專以功利觀點觀察小說之嫌，但僅由此點來說，亦可說是陳獨秀、胡適之父。

林紓翻譯了多數西洋小說，藉着西洋文學啟發了青年，並且造成後來文學革命的豐源地（為文學革命而活動的人們，在少年或青年時代，多是林紓譯書的讀者）。但由文學思潮來說，他並沒有可特別記述者，如果硬要記述，便是頑固的載道派，新文學勃興時，他代表當時的反對勢力，和蔡元培大開筆戰，痛罵陳獨秀及胡適等，實以「背天反常」；

完全視之爲禽獸。

嚴復也是翻譯家，他的譯品給青年的影響，大概可以匹敵林紘。然而嚴復所譯，並非文學書而是思想書，所以侵入青年的內心，收到推翻既成思想根基的很大效果。他最著名的譯品，便是赫胥黎關於進化論的論文「演論」，進化論對於當時的中國青年，實在是個晴天霹靂，東洋的世界觀完全被其顛覆了。例如魯迅讀「天演論」，是他二十歲左右在南京橫路學堂的時候，（他是如何地愛讀，觀「朝華夕拾」即可明瞭。）嚴復至死是個進化論的信奉者，在「世界是進化的」這個前提下，攻擊一切舊物。胡適的文學革命的理論根據，也是進化論。誠如蔡元培所言：「五十年來介紹西洋哲學者，當推侯官嚴復爲第一」。但嚴復本人是一個古文崇拜家，白話文學運動興起之時，拼命反對，認爲「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無論如何騷擾，而人爲難勝天，說「優者自存，劣者自敗」，乃是文學論的天演論，他深視個人的努力，抱着一切都等待自然淘汰的態度，對於文學改革運動，毫無直接的貢獻。

要之，以上三人可以說是民國新文學的播種者，但是除梁啟超有強烈的意識外，其餘並非完全由於意識的計劃。他們所翻譯介紹的西洋文學及西洋思想，在無形中養成了後來參加新文學運動的人員。其所接受西洋思想的中心，一如陳獨秀所說：「是德謨克拉西和賽因士，同時又是人本主義和懷疑精神。」

又除了上述三個民國文學前夜的人外，還可以舉出黃遵憲和王國維二人。黃氏是梁啟超的友人，梁氏推重他爲樹立「詩界革命」的先聲者；又胡適在爲宣傳白話文學所寫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對他特加稱讚，因此他之存在遂被後世所重視。不錯，黃氏將清新空氣導入中國舊詩的剋期功績，固然不能否定，但是他並非由所謂「積極革新指導詩壇」的對世間的意識出發。雖然具有「自成一家」的自信，而仍說是「無用之物」，因而對於民國文學的發展，也沒有直接的影響。王國維也是個傑出的詩人（詩評家），具有大量縝細的稍覺頹廢的近代感覺，按文學史的流派來說，是個獨立孤高的存在。他崇拜納爾德和李後主，企圖於傳統的觀念中，發現「真情」「自然」，但在民國文學史的展開中，他的精神乃至意識，差不多沒有反映出來。雖說他是劉勰，鍾嶸以後，千餘年來最傑出的文學批評家，終是因爲和民國文學史的潮流性格不同，所以也沒有多大影響。

本文以民國文學的展開爲中心課題，目的在檢討其影響力和領導性如何，那麼黃王二人的存在，殆可以說不成問題了吧。

民國初年，已有「小說月報」（有宣統元年創刊及宣統二年創刊兩種）和「小說叢報」（民國三年創刊）等文學雜誌，登載外國文學的譯品和從來的諷刺暴露小說，然而含有近代意味的文學自覺，無論如何也是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一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以後的事，這便是新文學的出發點。固然民國六年以前，廣義的文學並非沒有存在，但是我想民國三十年來的文學思潮史，就是將元年至五年空白着也好，因為那不過是個清朝小說史的尾巴。

李何林在「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的序文中說：

「中國的新文學思想，自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適於『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至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已有二十年的歷史（固然其萌芽甚早）。在這短短的三十年間，一方受了世界各國二三百年來文藝思潮的影響，一方由於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變遷，使中國的文藝思潮，或多或少反映出歐洲各國十八世紀以來的各種文藝思潮的流派，即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寫實主義（現實主義），頹廢派，唯美派，象徵派，表現派，及新寫實主義（又稱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新的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但是歐洲需要二三百年而發展的此等思想流派，我們縮短為『二十年』而反映了。所以各種『主義』或『流派』的發生，存在及其先後，久暫，並不像歐洲各種文藝思潮的境界，比較鮮明長久，或同時存在，或曇花一現，旋即消滅。……」

只要是稍微讀過民國以來文學的人，一定要作這樣的想。然而說民國文學就是歐洲近代文學的縮圖，乃是由手法及流派而言，具體的表現於民國文學的中國本身的民族欲望，追求及苦悶，自有其不同之處，如果不究明這箇，民國文學思潮史便沒有意義。如果說魯迅是自然主義，郭沫若是浪漫主義，郁達夫是頹廢派，李金髮是象徵派……；借着歐洲文學的術語，分別標明派別，這除了說明縮圖的外形外，還有什麼意義呢？

民國文學史是什麼呢？概括地說：民國文學史便是對文學任務的追求。但是這個問題受了民國歷史的現實的限制，在與現實政治的密切關係下展開了。因而他們的文學追求，乃是與一般的國民性和傳統的歷史社會鬥爭。由外形來看，他們的文學固然是模倣歐洲近代文學，但是他們所以借其形式和方法而來表現（也有無意識的時候），也不過是模倣歐洲文學對解放的憧憬。然則究竟提出了如何的具體問題呢？

胡適主張的文學改良方法，是所謂「八不主義」，其內容是：

一，不作言之無物的文字，二，不作無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故，四，不用套語爛調，五，不重對偶（文須廢聯，詩須廢律），六，不作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倣古人，八，不避俗語俚字。

這是在「文學改良獨議」中提出的，其後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又加以若干的文字訂正。八項均有「不」字，所以叫做「八不主義」。陳獨秀和「文學改良獨議」相呼應，在翌月的「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革命論」，胡適始終以表現技術論為主，反之獨秀則深入於表現內容論，提出了更明顯的目標，便是下列所謂「三大主義」：

推倒壓制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推倒陳腐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推倒迂晦的難懂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然而無論「八不主義」，無論「三大主義」，都不過是文學革命的方法論。然則文學革命的原理是什麼呢？這也可以說是文學進化論。胡適在「文學改良獨議」中說：「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與時進化，不能自止。」此種理論，客觀的說，正確與否，另作別論，但總是他們文學革命論的根據。並且相信：「以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

「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這句話，好像不是文學的革新，而僅是文章用語的革新，然而這並不僅止於單純的文章用語解放問題。因為那時中國繼續了三千年的封建社會舊秩序，已將崩潰，只要那舊秩序的一角崩潰，便立即影響全體社會。因此在批判既成權威的意志中，包含着強烈的懷疑精神和破壞思想。陳獨秀的「三大主義」，已含有大量的政治意味。白話文學運動，按字義說，固然是文章用語的革新，但不久即變成政治的社會運動。

將胡適所說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十個字，拉到打倒舊秩序途徑上的，完全是陳獨秀的政治手腕。他在光緒二十九年，二十四歲的時候，曾與蘇曼殊合譯蘇俄的「悲慘世界」，胡適也說過：他家受法國文化影響甚多。「陳獨秀與文學革命」。因而企圖以法國革命所帶來的歐洲近代思想為根據，喚起國民的「愛國心與自覺心」（民國三年「甲寅」），「警告青年」。胡適提出「文學改良」後，他在翌月即喊出「文學革命」，說道：

「今日莊嚴燦爛之歐洲，何自而來乎？曰：革命之賜也。」

一如上述：此次運動的指導者，便是德先生（德謨克拉西）和「賽先生」（賽因士），陳獨秀氏曾說：

「欲擁護德先生，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腐倫，刑政。欲擁護賽先生，不得不反對藝術，舊宗教。」

既然這樣，當然要惹起激烈的反對。此種反對，繼續了相當期間。第一期的反對派代表，可以說是林紆。他在一九一九年三月，給了擁護陳胡，被目爲新文學運動中心的北京大學總長蔡元培一封公開信，謂陳胡一派的新文學運動，以覆孔孟，倫常爲快，以廢古書，用土語爲文爲是。加以非難攻擊，責備蔡氏之不負責任。蔡氏在復信中說：「大學教授有在校外發表意見的自由，關於學說，做世界各大學的通例，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可知他是該運動的支持者。第二期的反對者，是梅光迪，胡先驛，吳宓等，擁有一九三一年在南京發刊的「學衡」。他們都是留學外國的人，相當明瞭西歐近代文學，所以時常可以發現文學論的論爭。梅光迪反對文學進化論，他說：「進化論在外國已被排斥，而我國仍迷信不悟，西洋近世文學，由古典派而變爲浪漫派，由浪漫派而變爲寫實派，由寫實派變爲印象，未來，新浪漫諸派，如以後派較前派必優，後派一起則前派絕跡，乃係莫大之錯誤。」（「評提倡新文化運動者」）。並且批評提倡新文學的人物說：「彼等非學問家乃功名之士也，非教育家乃政客也。」可謂一語破的。因爲他們的目標，並非僅與學問及教育有關，而是含有破壞一切舊秩序的性格的。第三期的反對者，是章士釗的「甲寅」派。「甲寅」週刊，發刊於一九二四年，當時章爲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對新文學運動的一般破壞性，加以政治的防衛及彈壓。他在「評新文化運動」中說：「文敷？化敷？愚窃以爲欲進而反退！求文而得野，陷青年於大阱，頹國本於無形。甚矣！運動方式之誤，流毒乃若是也！……」

在這段文字中，新文學運動（梅光迪，章士釗均稱爲「新文化」），到了這時，該運動已超過文學範圍，成爲一般的，所以被呼爲新文化運動。）的真相，已表現無遺。

一如上述，相當有力的反擊，繼續表演了數年，然而大勢已去，無可挽回，加之，由於巴黎和平會議席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全國一羣起了社會的騷擾，不久即與新文學運動打成一片，發展爲反政府的德謨克拉西運動，捲起了所謂「五四運動」的狂風怒濤。所謂「五四運動」，一言以蔽之，便是企圖脫離一切封建桎梏的民衆運動，又是企圖根據德謨克拉西及賽因士，破壞舊秩序（其中心是孔教主義）樹立新秩序的文化運動。而此種運動直接行動化，對政治負責者發生舉行，則是在民國八年五月四日，但是「新青年」開始提倡文學革命批判攻擊舊文化，却是遠在二年前，所以文學革

命，可以說是「五四運動」的前哨戰和導火線。

### 三

爲文學革命出發點的白話運動，隨着五四的怒潮，急速推進，各地的白話雜誌，如雨後春筍，相繼誕生，不備報紙的副刊開始白話化，就是「東方雜誌」「小說月報」等有力雜誌，也用起白話來。至此，白話文學遂告確立，但是產生了什麼文學？表現了什麼？却不可不加以檢討。白話文學的初期作家，第一個便是魯迅，因爲文學革命的文學的確立（並非政治的確立），乃是魯迅出現以後才被決定了。

魯迅在「我怎樣寫小說？」中說：「爲什麼寫小說呢？我仍然抱着十幾年前的『啓蒙主義』，必須是『爲人生』，而且必須改良人生。我以前深惡痛絕小說爲『閒書』，而『爲藝術而藝術』這句話，也不過是『消遣』的新式稱呼。因而我的取材，多取自病態社會的不幸人中。其目的就是在於揭出病苦，喚起療救的注意。」

魯迅的文學根本，就在這裡。他不重視文學的娛樂性，而重視其實用性，企圖藉以改善人類生活。欲暴病癩社會的病苦，必須毫不假借直視現實，研究構成現實的歷史社會。平心在其近著「論魯迅的思想」中說：「他並非先有文學，而後有現實主義的精神，乃是先有現實主義的精神；而後成就了鋒銳驚人的文學。」這話實有相當道理。但是與其說是現實主義的精神，無寧說是抨擊現實的吶喊精神。他永遠具有熱腸和冷眼同時存在的特質。這是他成爲文學家的基本條件，他的諷刺文學的根底就在這裡。在那熱腸和冷眼錯綜的背面，有他的文學的魅力。郁達夫批評魯迅的文學（尤其是隨筆）好像是砒毒，我想便是指此而言。這種傾向，有時使人把他當作虛無主義者，但是他歸根結底是個人生肯定者，抱着所謂「人類是進步的」樂觀主義，這是因爲他信奉生物學的進化論之故。他站在進化論的立場，斷定人類是進化的，對當時一切阻害進步的舊體制舊秩序，開始了抨擊的吶喊。

他以「揭出病苦，喚起療救的注意」的文學目的，所創作的小说，殆已完全成功的，便是「阿Q正傳」。據說該作品開始掲載於「晨報」時，多數讀者，都以爲是影射自己，而裏心不安，等到明瞭是魯迅的創作後，那些平日和他不同的人們，便都以爲是罵自己，而譁然起來。我最近在中國報紙的文藝欄內，見到青年投稿的「我所愛讀的書」，知道現在「阿Q正傳」的讀者仍然不少。並且知道阿Q現在中國仍然到處都有。

在此以前，民國七年五月「新青年」登載的「狂人日記」，已經踏出了新文學確立的第一步。後來一個青年，在歡迎魯迅至廣東的文章中說：「『狂人日記』剛發表於『新青年』時，本來不知文學為何物的我，讀了以後，感到異常的興奮，便立刻走到友人那裡對他們說，『中國文學已經刻了一個新的時代呀！你們讀了『狂人日記』嗎？』走到街上向着路人，我也想發表我的意見。」

「狂人日記」所以能給當時青年以新鮮的強烈的刺激，是因為其文體是白話，其內容是對當時中國社會組織根幹的家族主義，加以大膽的懷疑與否定之故。對家族主義的懷疑否定，其中心思想，便是對殆已成爲宗教的儒教宗法觀念的懷疑否定，對萬世不易的社會倫常的打破，對孔子偶像的破壞。

固然此種破壞偶像的思想，已經陳獨秀和吳虞等人在「新青年」上提倡過了。但是將其用新鮮的文學表現，使之深入社會的，却是魯迅。而他的破壞偶像，乃是爲崇拜新偶像而破壞舊偶像。他在「隨感錄」第四十六條中說：「唯有破壞舊偶像，人類才能進步。」「達爾文，易卜生，托爾斯泰，尼采諸人，都是近來破壞偶像的大人物」。又說：「縱令將我們所崇拜的當作新偶像，也總比中國舊偶像好。與其崇拜孔丘，關羽，不如崇拜達爾文，易卜生。與其爲瘋將軍或五道神犧牲，不如爲阿波羅犧牲。」破壞孔子或關羽等舊偶像，崇拜達爾文或易卜生等新偶像，不僅限於魯迅，而是「五四」運動的根本思想。

破壞維持舊秩序的舊偶像，乃是企圖脫離其束縛，另建設新的天地。「狂人日記」，固然是提倡脫離舊社會組織根幹的家族主義，而實行個人解放，但是這種個人解放，同時又是揭發易卜生主義的表現。「文學革命」，可以說是以留學生爲嚮導的西洋近代主義對中國的文化啓蒙運動，因而那啓蒙運動的新偶像，永遠是西洋人。「新青年」登載「狂人日記」的翌月，出版「易卜生特輯號」，就有胡適的「易卜生主義」，胡適，羅家倫合譯的「娜拉」，陶履恭譯的「國民之敵」。其中胡適說：「易卜生的文學和易卜生的人生觀，是寫實主義的。」又說：「易卜生的長處，是他肯說實話，寫出社會腐敗醜惡的實際生活，讓人們仔細看。」「社會最大的罪惡，便是摧殘個人的個性，使其不能自由發展。」魯迅會這樣說過：「起初文學革命者所要求的，是人性的解放，他們認爲只要掃蕩了舊的成法，所餘下的便是原來的人和好的社會了。」「狂人日記」最後一句「救救孩子們！」大概也是這種意思。爲了將來中國社會的健全發達，而剔抉現實的病態，爲了促進人類的進步，而從事文學，乃是他的態度。概括地說，他的文學是以進化論和人道主義爲基

底的。關於這欄，上述的平心氏，曾說魯迅的文學，是由「人」的發見和「人」的保衛出發，我認爲這是適切的見解。但在五四時代，稱出「人的文學」的鮮明旗幟的，却是周作人。那是在一九一八年八月「新青年」五卷六期上發表的。他首先加以說明：「我們現在不能不提倡的新文學，簡單說一句，便是『人的文學』，所排斥的便是和牠反對的非人的文學」。次對人的意義加以規定：「我們所說的人，乃是由動物進化的人類。」又說：「人是一種動物，其生活現象，和其他動物並無不同，所以我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已是盡善盡美，完全可以滿足。」「凡違反人性的不自然的習慣，制度，都應該排斥改正。」「那裏『人』的理想生活應該怎樣呢？第一關於物質生活，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關於道德生活，是以愛智信勇四事爲基本，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襲的禮法，使人們充分享受自由真實的幸福生活。」「我的所謂人道主義，並非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人間本位主義。」「以此種人道主義爲本，對人生諸問題加以紀錄研究的文學，便是人的文學。」

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學」，不消說乃是企圖脫離禮教的儒教主義，打破舊秩序，完全是由「人」的發見和保衛出發。總之，不論「易卜生主義」，不論「人的文學」，都可以藉以充分窺知「五四文學」運動的性格的。

#### 四

民國十年二月，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許地山等，組織「文學研究會」的團體，依據「小說月報」開始文學活動。民國十一年五月，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田漢等留日學生，又組織「文學團體」創造社」，依據其機關雜誌「創造季刊」開始活動。

由於以上兩個文學團體的成立，已經超過了以「新青年」爲舞台的文學革命發生期，擺脫了其政治的夾雜性，專心磨鍊建文學本身來。創作也漸趨活躍，同時文學意義和任務等問題的理論檢討，也甚爲熱烈。

「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自始就是對立的，兩個團體的文學態度又各不相同，但對以後的文學發展上，却收到了有效的作用。因爲對立始能互相鼓勵，將文學擴大至青年層中。

文學研究會人們所依據的「小說月報」，創刊於宣統二年，爲中國最大出版公司商務印書館所經營的雜誌。因爲得到了該館首領的允諾，遂將該誌改組爲文學研究會的機關雜誌，使會員沈雁冰擔任編輯，一新面目，再度出發。從此新



文學已由北京同人雜誌的「新青年」發展到上海商業雜誌「小說月報」，換句話說，便是中國的新文學，已離了研究室走到社會了。又同年五月，上海文學研究會在「時事新報」發刊「文學旬刊」（後改爲「文學週報」）。至此，彼等已深入社會機構之中，無不吶喊呼號，覺醒至尾揮擊一切社會阻礙物的必要，而有了專心探究文學的餘裕。於是拚命提倡個人的文學，並繼續從事創作。不得不拚命提倡「人生文學」的理由有二：一是因爲封建文藝的代表「禮拜六」派（以「禮拜六」爲代表，其餘尚有「紅玫瑰」「紅羅蘭」「半月」「紫羅蘭」等），尚有不可侮的勢力，一是因爲中國政治的混亂腐敗。但是這兩個原因，並非各不相干，前者乃是後者的一個表現。

沈雁冰在「苦衷是文學？」中說：「文學的最大功用，在於充實人生的全乏。」他又說：「中國文學分兩派：一是『文以載道派』，一是遊戲態度派，如果不加以清算，新文學便不能發展。『文以載道』，就是認爲文學包含着聖賢大道，將歷史子集完全當作文學，以致真正文學潛沒不彰，遺害不少。又以文學爲遊戲，乃是我國文人的一般通病，以文章爲消遣安樂，目空一切，自命風流，更做效疏懶，不拘小節，此種文人實是社會的廢物。新文學非用描寫社會黑暗的分析方法，以解決問題不可。」他攻擊傳統的無內容的傾向說：「西洋文學的虛無主義和頹廢派，乃是反動的不平思想的表現，是要求社會的進步者，表面好像是消極的，其實是積極的，對於人類並沒有惡影響。」他又對當時一般青年傾向感傷主義，加以指摘說：「感傷主義的文學，不能獲得藝術的地位，如果永遠陷於感傷主義，新文學的前途，便頗值深慮。」這時期的沈雁冰，可以說是「文學研究會」的最高理論指導者。他又在「社會背景與創作」中說：「真的文學也只是反映時代的文學。我們現在的社會背景是怎樣的社會背景，應該產生怎樣的創作？由淺處看來，現在社會兵荒饑饉，人人感著生活不安的苦痛，真可以說是亂世了。總之，我覺得表現社會生活的文學是真文學，是於人類有關係的文學，在被迫害的國事更應該注意這社會的背景。」這可以說是社會主義文學的萌芽吧。

他們在每期的「小說月報」上，介紹西洋近代與現代的文學作家及作品，或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擔任作品的翻譯，最應該注意的，便是他們熱心介紹所謂「弱小民族」的文學。

## 五

文學研究會主張「爲人生的藝術」，是寫實主義的，反之，創造社則主張「爲藝術的藝術」，有浪漫主義的傾向。

創造社的理論家成仿吾在「新文學的使命」中說：「至少我覺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專求文學的全（Perfection）與美（Beauty），有值得我們終身從事之價值之可能性。而且一種美的文學，縱使牠沒有什麼可教我們，而牠所給我們的快樂與慰安，這些美的快樂與慰安，對於我們日常生活的更新的效果，我們是不能不承認的。」及在「真的藝術家」中說：「真的藝術家，只是低頭於美，他的信條是美即真即善。他所追求的是永遠，他所努力的是偉大。」郭沫若也在「文藝的社會的使命」的演講詞中說：「文藝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藝術家內心之智慧的表现。詩人寫出一篇詩，音樂家譜出一個曲，畫家繪成一幅畫，都是他們天才的自然流露。如一陣春風吹過池面所生的微波，是沒有所謂目的的。」由上述他們的思想觀之，可知創造社是如何的唯美的藝術至上派。但是這只是一方面的，並非他們的全體。創造社也是「五四」時代的產物，所以不能脫離該時代的客觀的現實。他們的浪漫主義，完全係出自反撥現實的精神。

成仿吾採文學的功利打算性，在「新文學的使命」中說：「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弱肉強食，有強權無公理的時代，一個良心枯萎，廉恥喪盡的時代，一個蔽於物利，冷酷殘忍的時代。我們的社會組織，既與這樣的時代相宜……我們要在冰冷而麻木了的良心，吹起烘烘的炎火，招起搖搖的激震。」

對於時代的虛偽與牠的罪孽，我們不惜加以猛烈的砲火。我們要是真與善的勇士。猶如我們是美的傳導者。

我們的時代，已被虛偽，罪孽與醜惡充斥了！生命已經在濁氣之中窒息了！打破這現狀，是新文學家的天職！」

他將新文學的使命分為三個：一是對於時代的使命，一是對於國語的使命，一是文學本身的使命，但其所論，前後矛盾甚多。他將「時代」這個名詞，僅用作反抗心的漠然對象，但郭沫若則已將其當作與現實有密切關係的各種。他在「藝術之社會的使命」中說：「我們的中國現在弄得這般糟，大局不能統一，一般的國民，不論那一階級分子，都懷着自私自利，因循苟且的精神。我們的中華民族，實在醜化到不可思議的地步了。」而認為其最大的一個原因，便是美意識的解痺。他說：「並不是希望一切藝術家，都成爲宣傳的藝術家，我們是希望他把自己的生活擴大起來，對於社會的要求，要加以充分體驗，要生一種救國救民的自覺。」

由此可知，他們雖說是浪漫的，也決沒有脫離了人生社會，而且並不是與抽象的人生一般連結的觀念文學論，而是與國民的民族的苦悶連結的現實的浪漫主義。並且因為是與國民的民族的苦悶連結的浪漫精神，所以已經包藏着推進現實的實據破力。這在起初，連他們本身也沒有感覺到。

# 敦煌本溫室經講唱押座文跋

傅 芸 子

「頂禮上方大覺尊，壽命難思清淨衆。四智三身隨衆顯，慈悲文六釋迦文。百千萬劫作輪王，不樂王宮恩愛事。捨命捨身千萬劫，直至今茲證菩提。生死海中久沉淪，不知不覺業力引。垢障消除同級位，光照三千世界中。毗耶離國有菴園，衆女還生衆花中。寶樹枝條光色好，非凡非聖化生身。祇樹邊從衆女生，妙通法術救衆生，能療衆病一切差，國釋之寶大豎王。父號祇樹邊慈惠賢，下針之疾立輕便。名高八國爲長者，迴應起死隨浮中。祇樹邊念牟尼尊，明發勸家俱詣佛。直到靈山法會七，請伽沐浴及凡僧。傳說七物各有功，不遠祈願浴法身，香湯能淨凡聖衆。功德無量滿願中。今茲擬說甚深文，唯願慈悲來至此。聽衆聞經罪消滅，德證菩提法寶身。濁深淵惡實堪悲，老病終朝長似醉。已捨喧喧求出離，端坐聽經能不能？能者虔恭合衆音，經題名字唱將來。」

右倫敦不列顛博物館 (British Museum) 藏敦煌古卷子一本，編號 S. 2440，與維摩經，三身，八相講押座文，合爲一卷。日本矢吹盛輝博士自英倫攝影歸影印原卷於鳴沙餘韻外編 (注一)。復收於大正新修大藏經卷八五古逸部，押座文傳世無多，巴黎國家圖書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尚存降魔變押座文 (編號 P. 188) 一本，字內蓋僅此矣。所謂「押座文」者，乃以偈頌若干疊構成，其體蓋源於六朝以來之唱導文 (注二)，或爲經變之序辭，以讀誦而開導之經大意；或作經題之權聲，以高音而鎮押座下聽衆，近儒錄置佛座下之說 (注三)，殊不盡然也。溫室經具名佛說溫室洗浴衆僧經 (注四)，乃印度醫王耆婆 (注五) 請佛及諸子弟洗浴，佛爲說諸功德事。押座文第一疊至第三疊頌釋迦過去歷千萬劫，捨命捨身，得證菩提，光照三千世界，爲「押座文」冒頭之通例。第四疊述耆婆之母衆女生前異聞。第五六兩疊述耆婆神醫事。第七八兩疊始正言耆婆誦佛，佛爲說七功德。以下則爲「押座文」不易之體，所致問詞「端坐聽經能不能？」，「能者虔恭合衆音！」，亦猶之敦煌本唱道文 (P. 3320) 「汝等諸佛子能會邪歸正，發菩提心否？」，「能斷一切惡，修一切善否？」 (注六) 之爲用也。

考者婆神醫事，極富小說趣味，此本於其母奈女降生奇異及醫術神妙，四五三傑中已略叙及。釋典關於奈女書婆事，有佛說婦女祇域因緣經及佛說奈女書婆經等（注七），押座文所叙，即出奈女書婆經。意者書婆事迹神妙動聽，齋會俗講，藉之以宏揚佛法，固足引人入勝也。徵之維摩詰經既有押座文，復存唱經文若干卷，八相押座文，北京圖書館所藏濟字八十號殘卷（注八）則有詞有白，而降魔變押座文之後，綴以變文，是則溫室經押文亦當有詞白，或附經變，惜今無可稽考！以講唱趣味觀之，溫室經情節簡單，或即合奈女書婆經，共為講說，以期神異感人，亦未可知，蓋變文不據經文，廣為渲染，固有其例也。

書婆神醫奇迹，如偽羅悅祇國羅迦越女破頭治刺蟲，為維耶離國迦羅家兒破腹還肝，以及為南方某大國王（經未明言）以五願治奇疾諸事，皆富神官價值，可資演為說部者。余前旅東時，赴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觀書，獲觀國字演義醫王書婆傳一書，（寶歷大阪刊本），內題巢居主人譯前有寶歷己卯（乾隆六年）六藏主人序文，有云：「……二十年前，有雲遊僧自吳往肥，裝中藏書婆演義，視之非肆中物。世既有奈女經號稱漢安世高譯者，大者同彼，而演義過半，僧飛編過，倉卒作譯，丁而冊之，既而為兒戲有年焉，幾委塵埃，後生之徒，念茲在茲，訂而授梓，退願其業，不有以貽笑乎。……」既題日譯本，當有英文原作，時余正搜訪日本佚存中國小說戲曲，深為注意。因錄其全回歸，其書在日本今亦罕觀，茲附錄如下：

國字演義醫王書婆傳目錄

- 第一回 弘納涼金雞藥異產 把生冷翠雀資珍果
- 第二回 梵志家踏碓得化生 莽沙王董地會嬌女
- 第三回 持針藥醫王降產 捧金環太子歸來
- 第四回 王門強中巧得藥王 香門醫裏能去毒蟲
- 第五回 獨孤莊小官香肝恣 迦耶山大鱗驚神醫
- 第六回 虎張鬼去田夫回命 獨脚怪獲商婦做聲
- 第七回 妖狐前知解靈藥 素師方試悟藥機
- 第八回 心疾恣起百官憂 口才張舌五願開
- 第九回 烏神尼寧會擒魔王 洛羅官救危老七岳

觀此十回所演諸事，其題材除增飾者外，則全出自秦女弄香塵，吾國演義小說雖富，然尚未見撷取此事，敷衍成文者。又察其回目，雖力求工整而平側欠協，疑爲東瀛文人託名之作。按石崎又遺支那俗語文學史（注九）所載：巢居主人及六藏主人均爲日本江戸時代（公元一六一五—一八六七）京阪唐話小說流行時代之翻案名家都賀庭鏡氏之別號，都賀氏爲名醫香川太仲弟子，大阪人，蓋儒醫又爲祖述稻生若水之本草研究家，著作甚富，其譯品有香婆演義五卷云云。余因恍然所謂香婆演義者，實無其書，乃都賀庭鏡所弄之狡慧耳，彼既學醫又治本草之學，蓋思藉此以頌神醫。原序又云：「……近日以國字譯之精言，綺言，水滸，西遊數種出焉，俱皆勉爲通俗矣。此舉也且得資一席之談，而有矍矍於寂寂之居，實現於寥寥之窗，其餘則所不論焉。……」蓋是時正流行翻譯中國小說之時，都賀氏有四鳴蟬（注一〇）日譯漢之作，復以秦女弄香婆爲題材，製爲小說，僞託譯品，藉以出奇炫世者也。香婆演義雖溫室經押座文無關，然押座文之後，吾國香婆神醫故事不傳，宋史藝文志醫書類雖載香婆古醫書三種（注一一），然今僅存目，而此故事乃經東瀛好事文人在日本中國傳奇小說流行之際，託名華人作品，製爲小說，亦可見當時日本之喜慕中土說部矣。

註一 鳴沙餘韻，矢吹慶輝編，昭和五年，岩波書店刊。

註二 詳見拙編俗文學綱要。

註三 說見倉石武四郎：日通變文紹介の後に，支那學第四卷第三號。

註四 佛說溫室洗浴業附經一卷，後漢安世高譯，見大正大藏經第十六卷經集部一。

註五 溫室經作香婆，請察時比丘經作香婆，按女祇域因緣經作祇域。

註六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不著撰人，原題唱道文一本。按唱道文正作唱導文，省稱導文。

註七 佛說女祇域因緣經，佛說秦女香婆經，俱後漢安世高譯，見大正大藏經第十四卷經集部一。

註八 見許國霖編：敦煌石室寫經類記與敦煌雜錄卷上。

註九 見石崎又遺：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第五章白話文學と國文學，頁二二。

註一〇 石崎氏支那俗語文學史，頁二三。又云：譯品有四鳴蟬等，按四鳴蟬凡收譯文四篇，一雅樂借花記，二蘭芝記，三俗劇

移松記，四傀儡囀鏡記，知堂先生葉集，有文記之。

註一一 志誠有香婆脈經三卷，香婆六十四問一卷，香婆五藏論一卷。

# 曲稗小識

李 嘯 倉

## 一 鄭德璘傳

鄭德璘小說，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二引，謂出於德璘傳。德璘傳之著者爲誰，人皆不曉。余考之綠窗新話〔註一〕定此傳爲唐裴綽所撰，並爲裴著傳奇中之一篇。因綠窗新話卷上載有「德璘娶洞庭章女」一則，末註謂：「出於傳奇可證。或以爲綠窗新話誤記，則考之綠窗新話書中所注出於傳奇者，此外尚有「封陟拒上元夫人」「裴航遇藍橋雲英」二篇，按太平廣記卷六十八有封陟，卷五十有裴航，皆注出自傳奇，知皆不誤。且綠窗新話之著者皇都風月主人爲宋時人〔註二〕，其時距唐甚近，傳奇一書恐尙未亡佚，其註云出於傳奇，必有徵也。太平廣記雖亦宋時編輯，然多舛誤遺漏，若傳奇之誤爲奇傳，張鷟，袁滋等之未注出處皆是也。故今斷之爲裴綽所撰，要亦可據。唐裴綽所撰傳奇一書今佚，長樂鄭西諦先生有輯本，刊於世界文庫第一集中，先生所輯計二十四篇，其目爲：崔杼，陶尹二君，許棣巖，裴航，封陟，金剛仙，崑崙奴，聶隱娘，張無頗，曾季衡，趙合，章自東，盧漸，陳鸞鳳，江叟，周邯，五台山池，馬拯，玉居貞，齊茵，蔣武，孫恪，鄧甲，高昱。皆從太平廣記出，今補以鄭德璘一篇。傳奇逸文可得二十五篇矣。綠窗新話所引鄭德璘傳，僅屬提綱之性質，文甚簡略。爰依太平廣記〔註三〕逐錄如次，藉省讀者翻尋之苦焉。

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居江夏，每歲一往省焉。中間涉洞庭，歷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雖白髮而有少容。德璘與語多及玄解，詰曰：「舟無棹，何以爲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長挈松醪春過江夏，遇叟無不飲之，叟飲亦不甚媿荷。德璘抵江夏將返長沙，駐舟於黃鶴樓下，傍有齋屋章生者，乘巨舟亦抵於湘潭，其夜與鄭舟告別飲酒，章生有女居於舟之柁樓，鄭女亦來訪別，二女同處笑語。夜將半聞江中有秀才吟詩

曰：「物觸輕舟心自知，風恬浪靜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紅蕖香惹衣。」鄰舟女善筆札，因覩章氏粧奩中，有紅箋一幅，取而題所聞之句，亦吟哦良久，然莫曉誰人所製也。及旦，東西而去。德璘舟與章氏舟同離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與章生舟楫頗以相近。章氏美而麗，瓊文膩雲，蓮葉疊波，露灑薜蘿，月鮮珠彩，於水窗中垂釣。德璘因窺見之，甚悅；遂以紅綰一尺，上題詩曰：「纖手垂釣對水窗，紅蕖秋色艷長江，既能解佩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双。」璘以紅綰惹其鈎，女因收得，吟詠久之；然雖諷讀，即不能曉其義。女不工刀札，文恥無所報，遂以鈎絲而投夜來鄰舟女所題紅箋者，德璘謂女所製，疑思頗悅，喜暢可知，然莫曉詩之意義，亦無計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紅綰繫臂，自愛惜之。明月清風，章舟遽張帆而去，風勢將緊，波濤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悵悵。將暮，有漁人語德璘曰：「向者買客巨舟已全家毀於洞庭耳。」德璘大駭，神思恍惚，悲惋久之，不能排抑。將夜爲弔江妹詩二首，曰：「湖面狂風且莫吹，浪花初綻月光微，沉潛暗想橫波淚，得共鮪人相對垂。」又曰：「洞庭風颯荻花秋，新沒青蛾細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有青鷗。」詩成時而投之。精貫神祇，至誠感應，遂感水神，持詣水府。府君覽之，召溺者數輩曰：「誰是鄰生所愛？」而章氏亦不能曉其來由，有主者搜覽見紅綰而語府君曰：「德璘異日是吾邑之明宰，況兼有義相及，不可不曲活爾命。」因召主者携章氏送鄰生。章氏視府君乃一老叟也。遂主者疾趨而無所礙，道將盡觀一大池，碧水汪然，遂爲主者推墮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時已三更，德璘未寢，但吟紅箋之詩，悲而益苦。忽覺有物觸舟，然舟人已寢，德璘遂乘炬照之，見衣服綵綉，似是人物，驚而拯之乃章氏也。繫臂紅綰尚在。德璘喜驟良久，女蘇息及曉方能言，乃說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終不省悟，遂納爲室，感其異也，將歸長沙。後三年，德璘常調選，欲謀醴陵令。章氏曰：「不過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章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屬巴陵，此可驗矣。」德璘志之。選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縣，使人迎章氏，舟楫至洞庭側，值逆風不進，德璘使傭篙工者五人者而迎之，內一老叟挽舟若不爲意，章氏怒而唾之。叟回顧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爲德，今反生怒。」章氏乃悟，恐慙，召叟登舟，拜而進酒果，叩頭曰：「吾之父母當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須臾舟楫似沒於波，然無所苦。俄到往時之水府，大小倚舟號慟，訪其父母，父母居止儼然，第舍與人世無異。章氏詢其所須，父母曰：「所瀾之物皆能至，此但無火化，所食唯菱芡耳。」持白金數事而遺女曰：「吾此無用處，可以贖

爾。」不得久停，促其相別，韋氏遂哀慟別其父母。叟以筆大書韋氏中曰：「昔日江頭菱芡人，蒙君數飲松檉春。活君家室以爲報，珍重長沙鄭德璠。」書訖，叟遂爲僕侍數百輩，自舟迎歸府舍。俄頃舟却出於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覩。德璠詳詩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鸞菱芡者。歲餘，有秀才崔希周，投詩卷於德璠，內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詩，卽韋氏所投德璠紅箋詩也。德璠疑詩，乃詰希周，對曰：「數年前泊輕舟於鄂渚江上，月明時當未寢，有微物觸舟，芳馨襲鼻，取而視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製詩，旣成謠詠良久，敢以實對。」德璠歎曰：「命也。」然後更不敢越洞庭，德璠官至刺史。

〔註一〕此書罕見，無刻本，余據天一閣明鈔本。

〔註二〕皇都風月主人，不曉其眞名爲何，但宋槧本新編醉翁談錄卷一甲集云：「引俸底俸，須還綠窗新話」醉翁談錄爲宋人撰，旣引綠窗新話一書，則皇都風月主人爲宋時人可知。參閱拙撰新編醉翁談錄述攷第二節。

〔註三〕據明嘉靖間談松校刻本。

## 二 湖海奇聞

錢曾也是圖書目錄宋人詞話之後著錄宣和遺事，煙粉小說，奇聞類記，湖海奇聞等四種，今人以爲宋人平話及宋人平話之總集，若近人胡懷琛之中國小說概論等皆曾徵引。余前撰「宋人話本考目」亦曾徵引入目，四種中除宣和遺事一書確爲宋人之話本，蓋無疑義外；他三書皆似有加以考訂之必要。煙粉小說及奇聞類記二書究爲誰撰，是否爲宋人所輯，今不可知；而湖海奇聞一書，余已考出爲明人所撰，非宋人所著也。案百川書志：

湖海奇聞五卷 餘杭周禮德著，聚人品，脂粉，禽獸，木石，器皿五類，靈怪七十二事。

周氏之書，其靈怪七十二事，爲搜采里巷之傳聞，或憑空虛造，或採摭前人舊篇，皆不可知，要非宋人話本之總集可知也。

## 三 蘇子瞻風雪貶黃州雜劇校記

蘇子瞻風雪貶黃州雜劇，元費唐臣撰，初僅於雍熙樂府得逸曲十數支，今也是園舊藏古今雜劇發現，全本始重顯於



世。費唐臣之所清俊絕倫，王君九氏評此曲云：「現今所存元人及明初雜劇三百餘種，此本堪云觀止。」洵非謬譽也。余素喜費唐臣曲，既得讀其貶黃州雜劇完本，因參以雍熙樂府及宮譜之逸曲，校其異文，爲貶黃州雜劇校記。

第一折 詞文不學

〔點絳脣〕與雍熙樂府（以下簡稱雍）所引同

〔混江龍〕「想那那絲綸閣上」雍無「想那那」三字

常則是紫綵花對紫綵 雍無「常則是」三字

翰林風月 雍句上 非是「三」字

洞庭煙雨 「雨」雍作「樹」

金谷鶯花 「鶯花」雍作「瓊園」

詩吟的動魄鬼哭 「的」雍作「得」

文驚的地老天荒 「驚」雍作「啓」

〔油葫蘆〕不比長安三月荔枝香 「月」雍作「日」

翠鬟拋出芙蓉帳 雍句上多「那里」二字

又不是醉醺醺誤入平康巷 「又不是」雍作「須不會」

筆歌幾處聞 「幾處」雍作「處處」

淨鞭三下騎 「淨」雍作「靜」

沒揣地半張鸞鴛從天降 「沒」雍作「沒」 「鸞」雍作「鸞」

舉首彷彿見君王 「舉首」雍作「舉聲中」

〔天下樂〕恰便是 「恰」雍作「却」

官裡呵慌忙回未央 雍作「止不過陪陽飲玉觴」

則恐怕六宮中美人愁夜長 雍作「那里取六宮美人恨煞秋夜長」

數金蓮步步響 「響」雍作「撒」 「響」雍作「香」

〔那吒令〕

月明下 「下」雍作「中」  
我立一身紀綱 雍無「立」字

〔鵲踏枝〕

步金馬玉堂 「馬」雍及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下簡稱九）門  
都分付水國江鄉 「都分付」雍九俱作「都變做」「鄉」雍作「邦」  
上君王 「上」雍作「獻」

〔寄生草〕

索離了 「索」雍作「愛」  
學不的李太白逍遙在醉鄉 「的」雍作「得」「在」雍作「入」  
參破了韓昌黎夕眩潮陽 「參破了」雍作「可做了」「夕」雍作「昔」  
臣則待 雍及太和正音譜（下簡稱太）「待」作「願」  
再誰想立廟堂 太無「再」字  
今日有曾參 雍無「有」字

〔么篇〕

難免投梭誰 「投」雍作「機」  
「今日有周公」 雍作「周公也」  
有仲尼難免狐裘誇 太句上多「今日」二字 雍尼字下多「也」字  
本是簡長門獻賦漢相如 「簡長」雍作「轅」 太無「本」字  
怎做的東籬賞菊陶元亮 「怎做的」太作「怎如他」  
臣折腰貶夜郎 雍無「臣」字

〔金盞兒〕

一箇因詩杜甫江邊狎、雍無「一箇」二字 「江邊」雍做「雲陽」  
一箇因文李白波心裏 雍無「一箇」二字 「波」雍作「江」  
臣觀屈原千載汨羅江 「臣觀」雍作「臣本是」 「就」雍作「古」  
便是禹門三月桃花浪 「便是」雍作「怎生做」太作「恰便是」 「月」雍作「古」  
不荒唐不顛狂 雍作「不愿狂，不荒唐」

【賺煞】

折末雲陽鼻首高竿上 雍「雲」字上多一「你」字雍「高」字上多一「在」字。  
也要將碧天風月兩平章 「也要」雍作「煞」  
攪着夢魂遊故國 「攪」雍作「拚」  
雍作「尾聲」

則爲不入虎狼群 「則爲」雍作「罷罷罷」 「虎狼」雍作「犬羊」

驟離鯨鯢浪 「驟離」雍作「難難」 「浪」雍作「網」

直貶過淘淘大江 「淘淘」雍作「滔滔」

不信行人不斷腸 「信」雍作「是」

赤緊的接天隅烟水茫茫 雍無「赤緊的」三字 「隅」雍作「涯」

助淒涼衰草斜陽 雍句上多「更有那」三十字 「斜」雍作「夕」

休想我築起高臺望故鄉 「休想我」雍作「再休想」

那裡有拍天風浪 「那裡有」雍作「他那里」 「拍」雍作「潑」

我要過水雲鄉，則是跳出是非場 雍作「趁祥烟飛過水雲鄉」

第二折

【端正好】 與太和正音譜所引同

【么篇】 與太和正音譜所引同

【滾繡球】 英俊如仲宣子建 「俊」九作「邁」 倉案「俊」是下句有豪邁二字，此句用邁重複。

爲不學乘桴浮海鷗夷子 「桴」九作「槎」

生扭做踏雪尋梅孟浩然 「扭」九太及北詞廣正雍作「紐」

【三煞】 太作【煞】

紫袍金帶心懸 太句上多「我把」二字。

兒女浦口 「兒女」太作「女兒」

〔煞尾〕 太和正音譜及北詞廣正詞所引同。

右尋撫「賤黃州」於宮譜及雍熙樂府中所存之曲，余之見聞已盡於是，取而比之，異文異句於讀曲者或可稍供推敲，此所以陽春白雪本「睡起玉屏空，鶯去亂紅猶落」之勝于詞綜等本之「睡起玉屏風，吹去亂紅猶落」也。詞曲中之因一字增色，一字減色，有如是者。

所用校本：雍熙樂府據四部叢刊本；太和正音譜據涵芬樓秘笈本；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據殿板本；北詞廣正譜據北大影印本。

# 讀「紅樓夢」札記

張 琦 翔

有清一代，是中國小說突飛猛進發揚光大的時期，中國文人，向來不重視小說，而清代的文豪袁枚，紀昀，金人瑞，李漁，蒲松齡等，頗能欣賞小說，批評小說，創作小說，並不以小道而看之，因之清代小說於描寫技術上，頗達到完美高妙的境地，偉大的「紅樓夢」即產生於此時。

## 紅樓夢作者

紅樓夢原書，只八十回，是曹雪芹作的，後四十回，是高鶚續成，此是所謂高本，曹雪芹字雪芹，號芹圃，祖諱寅，父諱頴，公元一七一九清康熙五十八年，生於南京，時類任江寧織造，家業甚富，生活豪華，乾隆四年，遭遇家難，困窮不堪，住居北京西郊，乾隆十九年，開始作紅樓夢，二十九年卒，享年四十五，無子，有婦孺居，書未作完，高鶚補成。高鶚，漢軍旗人，乾隆戊申舉人，乾隆五十六年，補紅樓夢後四十回。

## 紅樓夢背景

(一) 茶香室三鈔，「世傳紅樓夢小說，偽演說明珠家事，今觀嘯亭雜錄所載，則明珠之子納蘭性德，至成安籍沒時幾及百年矣，於事固不合也，雜錄又云：『納蘭侍衛寧秀，爲明珠太傅曾孫，生時有髮數十莖，羅羅顯下，年弱冠，顏貌蒼老，宛如四五十許人，未三十，而卽下世，其家，因之日替，亦一異也』小說所稱生有異徵者，豈即斯人歟。」此納蘭性德家事說，陳康成愈樹主之，認爲金釵十二，卽性德所奉上客。(二) 隨園詩話批本：「乾隆五十五年見有抄本紅樓夢一書，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書中有皇太后，外有王妃，則指忠勇公(傅恒)爲是」，此說詳避及者，只有小說考證一書，如此記載。(三) 王夢沈沈瓶庵主張，賈寶玉卽清世祖，其事係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四) 榮光會筆記：「紅樓夢爲政治小說，全書所記，皆康熙年間滿漢之結構，此意近人多能明，按之本書賈玉云：『男人是土作的，



缺 39-40 页

# 關於唐代女子騎馬之士偶

原田淑人著  
聶長振譯

唐代盛行女子騎馬之風，不佞嘗由文獻上考證之漢學(東亞研究)第三編第六號。旋因自西安洛陽等地唐代明器土偶之中，頗多表現此種風習者；又因文獻之檢索，亦有所不足，須加補正，故茲再草本文，乞識者教之！

中國女子騎馬之起原，自昔不詳。忽現於吾人腦際者，乃漢宮王嬙嫁胡之故事；但如宋王楙所謂野客叢書第五：馬上彈琵琶者，似非昭君其人，乃慰昭君長路之悲，侍行者之所爲也。不佞寡聞，猶未曉漢代史籍有載馬上昭君之事者，却於舊石渠王明君辭文選卷五見有：

「僕御涕沆離，轍馬悲且鳴，」

之句，豈非明敘車上之昭君？樂府，歌詠馬上昭君，有北周庚信王昭君詩，句云：

「衫身承馬汗，紅袖拂秋霜。」

又信明君詞謂：

「冰河牽馬渡，雲路抱鞍行，」

恐屬最古之句。比及唐代，例幾不遺枚舉。又見於圖繪者，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謂：

「圖立本圖昭君，戴帷帽據鞍。不知帷帽創從隋代，雖弗密爲名際，亦丹青之病。」

可見初唐已繪馬上昭君之圖。蓋馬上昭君之詠於樂府，見於繪畫，實乃普通女子盛行騎乘當時之事。

普通女子騎乘風俗之見於文獻也，晉陸翹邪中記曰：

「石季龍常以女騎一千人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縷帶，五文織成靴。」

又隋書楊帝本紀，謂：

「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乃人所熟知，可以曉其爲北朝之習俗，唐代恐亦倣自北朝也。舊唐書輿服志曰：

「武德貞觀之時，宮人騎馬者，依齊隋舊制，多著鞞羅之鞞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窺之。」

又宋高丞事物紀原九跨馬鞞條，謂：

「蘇氏演義曰：『唐曆云：國初以來婦嬀之禮，皆胡虜之法也。謂坐女於馬鞍之側，此胡人尙乘鞍馬之義也。』西陽

雜俎曰：『今士大夫家婚禮，新婦乘馬鞍，悉北朝之餘風也。今娶婦家，新婦入門跨馬鞍，此蓋其始也。』

可以推知唐代女子騎馬，乃屬北朝之餘習，源出北方之民族也。

據舊唐書輿服志，謂：唐初武德貞觀時，女子出門，著有鞞羅一物。高宗永徽以後，帷帽流行，始廢而不用。鞞羅

後唐馬綱中華古今注，謂：『鞞羅之象，類今之方巾，全身障蔽，繪帛爲之。』又唐書李密傳謂：『密簡驍勇數十人，衣

婦人之服，載鞞，藏刀裙下，皆易女子之裝，而下蔽城。』云云。帷帽，舊唐書輿服志謂：『施裙到頸，漸爲淺露。』似

較鞞羅爲簡單。女子士偶，冠有方巾一類之物，障頭及頸者，豈非可以窺知鞞羅，帷帽形式之資料歟！開元以降，帷帽

殆亦不存，輿服志曰：

「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妝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倣效。帷帽之制，絕不行用。俄又

露髻馳騁，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內外，期一貫矣。」

冠著胡帽乘馬之女子，獲見於羅振玉氏古明器圖錄士偶之中，圖錄雖未明記，然據容貌姿態觀之，疑爲女子。尺寸色彩

士偶之帽，其形頗類日本正倉院所藏木書案櫃非局側面象嵌人物見東瀛珠光，以及德國 Le Coq 氏所發現喀喇和卓摩尼

教寺院廢墟壁畫人物 (Le Coq, Chotscho, Tarteid) 之帽，意是所謂之胡帽，唐無名氏詠美人騎馬詩唐詩：

「駿馬嬌仍穩，春風獨岸晴，

捉來金盞短，扶上玉人輕，

帽束雲鬢亂，鞭垂翠袖明，

不知從此去，何處更傾城。」



可用以形容此類之士偶。騎馬女子之盛譽者甚多，其最著者，可觀西本願寺探險隊所獲喀喇和卓古墳出土之騎馬女子木偶（見西域考古圖譜，施有焉支，花銅，鑿銅等。其服男子衣冠靴衫者，見於美國 Lauffer 氏土偶 Lauffer: Clay Figures, Plate LXXXI）一書中者是。據氏說明，乃河南出土之男裝女子土偶，長一尺二分，中尺一尺左右。李賀追賦畫江潭苑曰：

「小鬟紅粉薄，馬騎珠珮長，

路指臺城迤，羅帶榜檣香。」

悉道此種風習。

開元時代女子觀戲乘馬，流風頗盛。開元十二年進士第祖詠古意詩，有：

「夫差日淫蕩，舉國求妃嬪，……宮女教千騎，常遊江水濱。……」

之句，蓋用吳王夫差之淫，以喻玄宗。又明皇雜錄（唐鄭元載楊妃姊妹騎馬之事曰：）

「貴妃姊妹競飾車服，爲一輦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貫。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復上

聞，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黃金爲銜轡，組織爲障泥。」

同書又謂：

「魏國，每入禁中，常乘驪馬，使小黃門御，紫騮之駿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

魏國夫人，即杜甫詩：

「魏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所詠者是。

唐宮之人，既僅乘馬，猶佩弓矢，時行狩獵，可以下列證之！

「蒙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嚼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杜甫長江頭）

「新鷹初放兔猶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妝飛騎向前歸。」（張籍宮詞）

「武宗王才人……每教苑中，才人必從，袍而騎，……」（唐書后妃傳）

才女，女官也。

後蜀孟昶妃花葉夫人宮詞：

「殿前宮女總纓屨，初學乘馬怯又嬌，上得馬來穩欲走，幾回抽鞚抱鞍橋。」  
乃歐宮女學騎之狀，極形巧麗，唐代恐亦如此。

唐女子騎乘之俗，匪止限於宮人，殆普徧行之。茲舉數例：

「一種錢塘江畔女，著紅騎馬是何人。」（白居易代賈韜女贈諸妓）

「銀篋穩籠烏羅帽，花幘宜乘叱撥駒。」（同前雪中馬上妓）

右如女妓騎馬之一例。叱撥駒，與紀異錄馬部所引所述：

「天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六匹，一曰紅叱撥，二曰紫叱撥，三曰青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丁香叱撥，六曰桃花叱撥。」

相符，蓋指伊蘭所產。叱撥，可作 As Pah (Ferghana) Aspa (Bactria) Asp, Asb (Persia) 等擬之。唐白鳥庫吉博士所論

唐代土馬駿逸之姿，率多擬此。

「紅粉青蛾映楚雲，桃花馬上石榴裙。」（杜審言戲贈趙使君美人）

石榴裙，恐係石榴花色之裙，唐代似頗流行，詩多詠之。東京帝室博物館所藏，裙塗朱色，與此詩意適合。

「寶釵驟馬多遺落，依舊明朝在路旁。」（張翥送趙使君）

「綺羅人走馬，遺落風風釵。」（殷堯藩上巳日贈都上人）

右詠唐都女子馬上行樂之狀，足窺當時女子風習之一端。

女子騎馬土偶，有姿容優雅者，以見於「三三三公分」氏土偶第六十八，九兩圖之陝西出土者，約合一尺一寸為最。氏以此土

偶爲冠附遮簷之騎士，實則彼乃女子，所謂帽之遮簷適與日本正倉院所藏樹下美人屏風中女子之垂髮相同，無待論證。

女士偶中雖有似此垂髮者，因氏撰土偶時，猶未寓目，乃有此誤。

女子騎馬之方法，究如之何？曰：原有縱橫三式。前引事物紀原一書，所謂：「坐女於馬鞍之側」。似爲橫乘之意。

吾人所見土偶，率屬縱乘，其乘法似與男子無異。且文獻上似亦多記縱乘，茲舉一例：

「一丈夫一女子跨白黑衛。」（唐孟浩然傳）

「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後蜀花蕊夫人宮詞）

既用跨字，乃縱乘無疑。更求於日本之例：天武紀十二年（唐高宗弘道元年）四月乙酉詔謂：

「婦女乘馬如男夫。」

又十三年(唐中宗開元二年)閏四月詔曰：

「女人四十以上，乘馬縱橫並任意。」

可見當時日本女子騎乘之法，有縱橫二式，雖不知此與唐代女子乘騎之法有無關係，似乎中土亦有二式，或無可疑；且可推察以縱乘之法爲多。

要之，唐代女子騎馬之風與開元以降洛谷之盛，同其流行。觀秋露面，馳騁於長安大道，不難相見，可謂中國女子風俗之一大變革也。

原文載大正七年四月考古學雜誌第八卷第八期，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譯於故都客次。

# 佛家哲學思想略說

魏善忱

## 一 印度之思想界

在古代印度雅利安 (Aryan) 人，本著人類思想啓發自然的程序，建立了他們的吠陀 (Veda) 聖典，先由多神的崇拜，進而到 Upanishad 時代，Brahman 梵的觀念發展，遂有了一神的傾向。在這一時期，全以神話體裁，來說明宇宙現象了，表面上是最豐富的有神論，而其內容却含著許多哲學意味；後來印度思想之大潮流皆依此為源泉而導出。始而由天空地上之神祇思考，而產生地論、水論、風論、仙論等之天然哲學，用具體物質說明世界原理，再進一步，則以抽象的方式，發明時論、方論、虛空論等學說。如是對天然哲學開自由討論之風，山間林下，多靜坐思維之人，遊心玄遠，極其想慧悟之能事。逐漸發達，於是 Vedānta 派，主張「梵」為精神的表現； Mimāṃsā 派，主張聖言為定量聲是常住； Nyāya 派，主張抉擇正理進於解脫；這些學派，雖其見解與態度各有不同，但對解釋宇宙本類，都近於有神的傾向，其思想的說明，皆偏於主觀的觀念論 (Subjective idealism) 主義。及繼承天然哲學之 Vaiśeṣika 派出，主張唯物物的經驗論 (Materialism, empiricism)，對上述各派顯然是一種反動態度；當此觀念的與經驗的兩思潮之橫流，其綜合融合能即為 Sāṅkhya 派之心物二元論 (Dualism)；至是，印度思潮遂完全注到哲學上之討論，高高低低各種不同的思想，都交流到社會。佛教興起，就是正用這個環境之中，所以佛教也不能不把形上哲學，作一番具體研究！

## 二 佛家的思想

說來也很奇怪，佛陀為小乘說法，絕口不談形上之學，到了說大乘法的時候，專來高談形而上的哲理；這是我們從

大小乘經典裏所見到的異象。這其中很有一點緣故；因為當時一般人講形而上學，都是本著自己統一的意識作用，對客觀界亦取同一的態度，想來明白宇宙的統一之體；以此衝動，見世界上一切生滅現象，莫不依物質的聚散離合，便冒然的主張唯物論 (materialism)；又有見外界物體非異常之存在，其被現之相，根本在於精神上的認識，便冒然主張唯心論 (spiritualism)；又有以宇宙基根的實在，不外精神與物質之二者，便冒然的主張二元論 (dualism)；在佛陀覺著這樣來講形而上學，根本是錯誤的，是危險的；因為前提沒有弄清，絕不會得到合理的結論；所以佛陀一反當時的學風，但爲一般人講色心分析的機械論 (mechanism)，來引導印度人傳統的厭世主義 (Pessimism)；及至機緣成熟之後，便依先講之分析基礎，加以歸納的安立，遽然成了高尙的形上哲理，並一變多苦厭世觀而傾向了樂天主義 (Optimism) 這分明是表示佛陀講形而上學的意思，必須先要具正當合理的基礎，有了合理的前提，才能推到無謬誤的斷案；審慎前提，把推理的過程釐定清晰，向上步步探討，去曖昧，去籠統，去混淆，去武斷，這樣去講形上哲學，才是佛陀的態度因此佛陀對當時各思想家的主張，認爲皆無一顧之價值；毅然爲印度思想界開闢了很大的一個新領域，造成了一副甚深的哲學系統！

然則佛家究以何法而建立他的哲學系統。在佛家的意思，應先從認識論入手，去考察知識的來源與他的効力；看常人的知識都是些什麼東西，何底是真實的是虛妄的，如果若用他認識本體，應當怎樣糾正與煥鍊。其次再說他的研究形而上學，須要理智判斷，以假定的方法，逐步推究，乃至最後的離言法性，從認識與本體爲一實在。我們現在很概括的可以分作這兩層來講：

#### A 知識論的研究；

#### B 本體論的研究。

〔知識論的研究〕 佛家關於知識論上各種問題各種道理，精深博大，非短時少數言語所能說明；余在唯識哲學中，已講示概要，此處不能多說，僅粗略介紹，認識方面，與認識本體方面，兩部分的大概意思：

#### 甲、認識方面

- (1) 知識的材料
- (2) 知識的構成

乙、認識對本體方面 (3) 經驗之界限  
(4) 超越的問題

一、知識的材料——所謂知識的材料即是官能性上的感覺。因他是知識的未成品，在西洋名爲 *objectum*；但依佛家去看，他是很複雜的；簡單的說，從最初心識與外界的衝撞，惹起官能性的反應，隨之而激起感情作用，再經印像作用，製成了明白的珠相 (*Particulars*)，始可進入思維之境。依此過程而言，可知每一事物，達到被知的區域，其事物的印像自身，已經摻上感情的作用 (*Affective process*)，等到被概念選擇時，主觀的色調越發增加；究竟講認識的各家，能不能在這一剎刻落的如真如實，實爲一大問題，苟其不能，則基本原料先受了主觀渲染，又何能認爲所知的可靠呢？我記得「了菴燈」上，有幾句話說的很好：

『問，諸佛菩薩豈不緣瓶？答：不障緣瓶，但心不作實有能解，得瓶所依四塵自相；於實有中，不作餘行相假合餘幾分別轉故，以能了知。世間緣彼，作實瓶解；故現是境如遍計性。』

可見佛家在這一點，主張先揀淨主觀的成分，再講認識；不然，餘論都屬虛妄。

二、知識的構成——從知識本身來講，他是依著對境接觸的單純的感覺 ( *sensation*) 而來，加一番綜合分類推斷等作用，由觀念 (*idea*) 而造成概念 (*Concept*)。這裏有兩點最堪注意：第一是製造概念專依其抽象作用 (*abstraction*) 而加以比較總括等；第二在感覺與知覺二者之上，另有一種不可靠的幻知 (當於 *illusion* 與 *hallucination*；但爲西洋認識論家所不談，最近批評的實在論家所謂 *Character Complex* 亦略似之)。常常浮現。依前者而論，所謂知識者，不過僅爲得共相 (*universals*) 的片段而已；姓不論他基本的自相 (*Particulars*)，到底真確的程度如何？就具體之物體而安立屬性 (*Attribute*)，已屬於遺真而立假；又況乎依屬性而施其綜比，待同待異，虛上重虛，可完全謂之自心分別自心，與所認識之物體 (此處物體略由當於康德之 *Ding-An-Sich*) 早不相干，乃新實在論家更進而執著概念世界爲實有常住，皆可謂之逃實擊虛，幻妄已極。依後者而論，知見內之事物，既含有許多之性質，則自見達知，從種種關係方面，橫增了多步本無今有的意思，縱退一步許有範疇 (*categories*) 經驗 (*empirical*) 之說，但他兩種概念是互爲因果的，理念不能與經驗分立，故入知之闕，唯視其人興趣所向，而橫生一種意味 (*meaning*)，結果與所知者，遂相差甚遠，甚至亦可說並非實有 (*non-existent*)。佛家謂前者爲計度分別，謂後者爲謬誤的推斷，要糾正其謬誤的知識，更進而了知感覺知

覺皆於心上顯現，泯此幻知修無分別智，透過妄感虛知的隔膜，能冥會靈識的本性物體的眞如，始得謂之眞知。

三、經驗之界限——前述所說：由官能性所得之材料 (stoff)，以真給理解性之形式 (form)，以外部經驗爲知識要素，似乎近於經驗派之感覺論 (sensationalism)。其實不然，在佛家雖然承認經驗論的一部分理由，而他以爲心理上經驗是有界限的，不過爲精神的一部；若僅恃常人的經驗，是有爲的差別法，永不會窺見形上的本體。那麼，離經驗而推到先天 (A Priori) 則常人之理念也爲範圍所限，共屬於有爲差別法，與官能經驗的界限相等，依然沒有擔任認識本體的能力，故佛家移常人之內知併於外官 (external sense) 之實現，而成以深遠的內省 (reflection) 法，形成特殊的絕對經驗；因爲他開拓現實經驗的領域，合內心外界而爲一，却在撤去知識的牢籠，所以能親領本體。這種擴充過量的見解除佛陀之外，爲中外古今學者所不能知！

四、超越的問題——常人之所謂知識者，不過存於外物及感官接觸之關係，感官所見亦即萬有差別的知識；若如此者，則知識爲個人的亦爲一時的，如異人異時，其知識亦必隨之以異，因爲觀點不同，所以隨點之位置而差異 (羅素謂 Perspective point of view)。那麼，彼與我見可以不同，前與後知可以相異，固不能定爲誰是誰非。一切知識既是主觀相對的，則絕對的不易之眞理，決非我們所能想像。所謂唯心，唯物，實在，虛無等，何一不是想像，本體自本體，想像自想像，一是平等絕對，一是相對差別，本非一事，故決不能相通。在佛家以爲凡有肯定便是主觀，既爲主觀便是想像，既是想像便是生滅；以此而談超越，真同痴人說夢。所以他主張將一切知見掃除淨盡之後，許你證會眞理；這不是理想言語所能解決之事。他以否定的態度論超越問題，的確是最合理的，但在哲學上却是另一種氣象。

〔本體論的研究〕 我們從上述所說的，已經可以看出佛家對本體論的態度，他覺得我們所認的外界一切事物，都不過是些現象影子，把這些亂相根本剷除，以不知齊其所知，自然可達於本體的眞知；爲此他的本體論還有什麼可研究呢？不知道他主張的結論，是由嚴格的大次第推論而達到的，很有系統，也有趣味。我們不妨極簡單的講一講下邊幾層道理：

- 第一 主觀客觀的研究；
- 第二 時間空間的研究；
- 第三 心物的研究；
- 第四 有無的研究；

## 第五 現象本體的研究。

一、主觀客觀的研究——本來宇宙之爲物，不外主觀客觀兩方面的交涉而成。所謂主觀者即自身與精神作用，客觀者即外界知覺之對象。今爲追求其統一性之絕對的獨立，姑假定客觀界爲實在，移我身心於客觀，則我身不過爲有機物質一個複合體，我心不過是乍生乍滅的幾種複雜作用；所謂自成者，踪影全無，渺不可見。此即佛家機械的無我論之說法。

二、時間空間的研究——在第一步假定之客觀界爲實在之說，究竟可靠與否，應當作進一步的研究。現在再推察客觀界的存在，原來是依仗空間與時間的支持，空時是相對的，不能使其隔離，但我們所覺知客觀界的存在，非是靠過去與未來時，乃是純仗現在時雖然物前而覺其存在，因爲過去已滅未來未生，都不得謂之實在；唯現在的雖然歷然的現前不能謂之無有。雖然如此，但是現在的每一個現象發生，有主動與被動兩要素而成，主動者有一種功用能支配被動，被動者自無功用只爲主動所支配。如此可再假定現在有用者爲實在，其餘過未無功用者皆爲假立非是實有。此即佛家現法假實論之說法。

三、心物的研究——在第二步的假定，若再進一步研究，每一現象之功能，必由能知與被知的兩面交組而成，換言之即心物對峙而後才有其體與抽象等認識。但外界之物的動作變化，必於心識上認知，是即存在之相非顯於物而實在於心。今再假定心體之精神爲實在，一切現象作用皆基於心，而變生現影。此即佛家萬法唯心識之說法。

四、有空的的研究——就上邊假定精神的實在，再加研究，所謂精神作用者，必待因待緣而後始顯，才生即滅不能暫停，純爲生滅有爲之法。凡屬生滅有爲者，無論其作用如何皆爲現象中事，必非實在之本體。於是概括爲心所知之一切象，統謂之有；假定有之背面的實在名之爲空，空爲絕對的平等的，有爲相對的差別的。此即佛家空有論之說法。

五、現象本體的研究——前邊假定空之實在，不過爲有之反面，但落在我們認空認有的心識中，都成了相對的一個概念。有的概念固然是相對差別，而認空的概念何嘗不是相對差別而立，所以不論概念內容是屬於何等，而總是浮於心識上一個影子，此概念影子既是生滅有爲之法，則所認之空，仍非絕對實在。至此，佛家遂有離言法性非空非有的說法。

## 三 結 論



佛家的知識論與本體論是一致的，因為他要求真實，所以每一個前提上的研究，步步都不肯放鬆，以慎審的極端態度，推到最後的實在，完成了偉大的哲學思想。要把他的方法來與印度各派思想家的主張比較，他們的確淺陋，不如佛家的合理且高明！

不過還有一節，佛家的歸宿，是要認識絕對；所以注重在超情超智，最後達於無知之真知；無知者無所不知，故謂之真知，真知即是物我如一的絕對境界；他與哲學家求知的目的大大不同。以法而論，究竟佛法是不是哲學，我真不敢說。現在引一段佛經作為結論，大家看看便知道這個意思：

『爾時世尊告法涌菩薩摩訶薩曰：……我於超過一切尋思勝義諸相現正等覺，現等覺已，爲他宣說，顯現開解，施設照了。何以故。我說勝義是諸聖者內自所證之尋思所行是諸異生展轉所證；……我說勝義無相所行，尋思但行有相境界；……我說勝義不可言說尋思但行言說境界；……我說勝義絕諸表示，尋思但行表示境界；……我說勝義絕諸諍論，尋思但行諍論境界；是故法涌，由此道理，當知勝義超過一切尋思境相。』

# 扶南史略輯

藍文卿

(一)序說

(四)官號

(二)立國年代

(五)社會風俗

(三)王系

## (一)序說

中國史書載云，古代扶南在日南郡之南，去日南七千里。(註二)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註三)其境廣袤三千里。(註三)當今越南半島南端東埔寨並括今泰義國(暹羅)，法國伯希和(Berlioz)教授考定，昔之扶南，當今東埔寨與下南圻地方。爲中印間浸染印度文化最深之一國。自三國吳孫權時，國勢日強，其後歷兩晉南北朝，海上交通愈盛，至隋唐之頃於海上極占優勢，一時南海西部盛爲其支配。唐貞觀初年，爲真臘國所滅。(註四)

註一 梁書卷五四扶南傳。

註二 梁書卷五四扶南傳云：「扶南在海西大灣中。」文獻通考卷三三一與通輿卷一八八皆云：「扶南在海西大島中。」南齊書卷五八扶南傳云「扶南在大海西壘中。」按「壘」爲「灣」之譌，晉書「在海大壘中」，疑「海」字下脫「西」字，又通考通輿大灣皆作「大島」，意與大灣同說文解字詁林山部島字下引孔傳云「海曲謂之島」此大島大約即指今之越南半島而言。

註三 晉書卷九七扶南傳。

註四 按真臘兼並扶南爲笈多斯那時，隋書卷八二真臘傳云：「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其王姓利利氏，名笈多斯那。自其祖漸已強盛至笈多斯那遂漸扶南而有之。新唐書誤以其事在利利伊舍之時，新唐書卷三三二下真臘傳云：「真臘國其王利利伊舍(金係舍或奢之譌，隋書真臘傳作伊索那先)貞觀初並扶南，有其地。又據唐會要卷九八真臘條云：「梁大同中，真臘

始並扶南」。茲考陳壽高祖宣帝後主諸本紀，扶南是時尙來朝貢，至後主而後始絕朝貢事。唐會要之記載疑有誤，馮師承鈞所著中國南洋交通史第二章真臘傳註三謂，真臘勝扶南蓋在五五〇年前後，此與唐會要所載梁大同中（五三二—五四二）真臘並扶南，二者年代相近似，疑此五五〇年前後真臘勝扶南之記錄，似據唐會要之誤。

考中國與南海交通有確實記錄者，始於漢書地理志。漢書卷二八粵地條後云：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莫不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割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遣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至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泉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西域傳云：「至桓帝延熹九年（一六六）大秦王安敦遣使至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

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使諸國，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註一）三國志吳志卷一五呂岱傳云：

「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註二）

扶南之名即始見於此時。考扶南一名左思三都賦作「夫南」，蓋淨南海寄歸內法傳作「跋南」，漢書地理志「夫甘國」下顏師古注「夫音扶，「扶」有「蒲」或「匄」音，「跋」蒲「匄」三字聲近似，是知「跋南」「夫南」「扶南」皆爲同音異譯字。

註一 按朱應康泰所立之記傳，今可考者，朱應有扶南異物志一卷，書今全佚。康泰書亦佚，今故見於水經注藝文類聚通典太平御覽等書。

按呂岱傳雖載有遣使事，並未見朱應康泰名，至漢書始見其名，漢書卷五四扶南傳云：「吳時遣中郎康泰從事朱應使於尋國」

此「尋國」按即扶南王范曄在位時代。此次遣使在何時，史書無明文記載，按呂岱於黃武五年（二二六）平交州，孫權召岱還，時在黃龍三年（二二二）（吳志卷一五呂岱傳），則遣使之時，約在此六年間。若此遣使年代不誤，康泰宋應至扶南所見扶南王，應是范曄，三國志吳志卷二云：「赤烏六年（二四三）十二月，扶南王范曄遣使獻人及方物。」即其一證。

### （二）、立國年代

關於扶南立國年代，史書無明確記錄，據晉書扶南傳云：

「扶南國，其先本是女子，字葉柳（他書皆作柳葉）（註）時有外國人混潰者（註）先事神，夢賜之弓，又教載舶入海，混潰且詣神祠得弓，遂隨賈人汎海至扶南外邑，葉柳率眾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爲妻，而據其國。」

此柳葉爲何時人爲史書所未載。據西方學者，考定最晚在一世紀下半葉，是其立國年代，可上溯至東漢初季，然據後漢書卷一一六南蠻西夷傳記載，此時越南半島尚爲無文化之蠻夷人所占據，無國家組織可言。當混潰侵據扶南時，扶南國人保身跣行，尙未至有衣服時期，嗣後吳晉之時，乃有城邑宮室，彫刻，書記府庫文字，大船，外交使臣，文化蒸蒸日上可知矣。此開化時與柳葉時代保身跣行之時，相距已有數百年之長久，中國史書正式有扶南記錄，亦始於此時。最早之記錄爲三國志，至晉書始有扶南傳。是知扶南正式立國，應在混潰王扶南後，漢末三國初年。

註一 按南齊書梁書扶南傳及太平御覽卷三四七引外國傳皆作「柳葉」，法人伯希和（P. Pelliot）考定「柳葉」爲「椰葉」之譌。

註二 按南齊書卷五八扶南傳云：「有激國人混潰」，「激國」梁書扶南傳作「傲國」，太平御覽卷三四七引吳時外國傳作「瑛跌國」，同書卷七八七引扶南土俗作「瑛跌國」，伯希和考定原名爲「瑛跌國」，爲譯名。此處「混潰」應作「混潰」，南齊書梁書扶南傳皆作「混潰」，太平御覽卷三四七引吳時外國傳作「混潰」。「潰」與「瑛」字形近似，故各書易誤。

### （三）、王 系

南齊書卷五八扶南傳云：

「扶南國……其先有女人爲王，名柳葉，又有激國人混潰，夢神賜弓二張（註）教乘舶入海。混潰晨起於神廟樹下得

心，即乘船向扶南。柳葉見船，率眾欲襲之。混填舉弓遙射，貫背一面，通中人，柳葉怖，遂降。混填遂以爲妻。惡其裸露形體，乃疊布冠其首。(註三)遂治其國，子相傳，至王繁況死，國人立其大將范師曼。(註四)曼病，嫡子旃立；殺蔓子金生。十餘年，蔓少子長襲殺旃，以刃鑿腹曰：汝昔殺我兒，今爲父兄報汝。旃大將范尋又殺長，國人立以爲王，是吳晉時也。

自混填至繁況，其間約有數百年之長久，祇言「子孫相傳」，而混填以後之若干王，爲史書所未載。茲據梁書載稱，混填之後，扶南王其數在五六人以上，梁書卷五四扶南傳云：

「扶南國俗本裸，文身被髮，不制衣裳。以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微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填，治其國，納柳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繁況以詐力開諸邑，令相疑阻，因舉兵攻並之，乃遣子孫中分治諸邑，號曰小王。繁況年九十餘乃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諸大將范曼。盤盤立三年死，國人共舉曼爲王。曼勇健有權略，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窮漲海，攻屈都昆。(註四)九稚。(註五)典遜。(註六)等十餘國，開地五千里。次當伐金隣國。(註七)曼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時爲二千人將，因篡曼自立，遣人殺金生而殺之。蔓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民間，至年二下，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將范尋又殺長而自立。文中「分王七邑」，王名並未舉出，而混繁況盤盤范曼諸王在位時代，亦未能詳舉，惟南齊書言在吳晉時也。范尋而後，王扶南者，爲天竺婆羅門橋陳如。梁書卷五四扶南傳云：

「其後王橋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橋陳如心悅，南至盤盤。(註八)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橋陳如死，後王持梨隨跋摩。(註九)末文帝世(四二四—四五三)奉表獻方物。齊永明中(四八三—四九三)王闍邪跋摩遣使貢獻。天監二年(五〇三)跋摩復遣使獻珊瑚佛像，並獻方物。詔曰：扶南王橋陳如闍邪跋摩，介居海表，世襲南服，厥誠遠著，重譯獻舞，宜蒙酬納，班以榮號，可安南將軍扶南王。(註一〇)十年(五一—五二)跋摩累遣使貢獻。其年死，世子留隨跋摩殺其嫡弟自立。

齊永明中，似有扶南王名鳩蘭羅者，因畏罪逃至林邑，殺林邑王而自立。南齊書卷五八扶南傳云：

「永明二年(四八四)闍邪跋摩遣天竺道人釋那伽仙上表，稱扶南國王橋陳如闍邪跋摩叩頭啓曰：臣有奴名鳩蘭羅，委臣逃走別在餘處構結凶逆，遂破林邑，仍自立爲王，永不恭從，違恩負義，叛主之響，天不容赦。」

按鳩酬羅之破林邑，時在林邑王位繼承紛爭解決以後，即文敵在位時梁書卷五四林邑傳云：

「須（按須爲胡之譌）達死，子敵真立，其弟敵龍攝母出奔，敵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捨國而之天竺，禪位於其甥，國相藏麟固諫不從，其甥既立，而殺藏麟，藏麟子又攻殺之，而立敵真同母異父之弟，曰文敵，文敵後爲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而自立爲王，諸農死子陽邁立。」

此當根純亦即扶南王闍耶跋摩之子鳩酬羅也。按扶南王子當根純之篡立，及范諸農復國之事，應在林邑王范神成之後，而梁書卷五四林邑傳則以此事在敵真禪位之後，證以南齊書，自應以此事在范神成之後爲是。南齊書卷五八林邑傳云：

「陽邁子孫相傳爲王，未有位號。夷人范當根純攻奪其國，篡立爲王，永明九年（四九一）遣使貢獻金銀等物。詔以爲林邑王，范陽邁子孫范諸農，率種人攻當根純，復得本國。十年（四九二）以諸農爲林邑王。永泰元年（四九八）諸農四朝，海中遭風溺死，以其子文款爲林邑王。」

據宋書卷九七陽邁死後，王林邑者有范神成。

註一 按百衲本南齊書作「夢神賜弓一張，晉書作「夢神賜之弓」，太平御覽卷三四七引吳時外國傳作「夜夢人賜神弓一張」。按晉書南齊書等皆據吳時外國傳而作，應以太平御覽之「夜夢人賜神弓一張」爲是。

註二 按「疊布」即花布之謂，後漢書卷一一六西南夷傳哀牢條下，李賢注引外國傳曰：「諸薄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引魏文帝詔曰：「夫珍祚所生，皆中國及西域，他方物比（疑皆字訛）不如也，代郡黃布爲細，樂浪練爲精，江東太未布爲白，故不如白疊布鮮潔也。」

註三 梁書作「范曼」。

註四 參見馮承鈞先生著中國南洋交通史二一九頁註八。

註五 參見馮承鈞先生著中國南洋交通史二一九頁註九。

註六 按即頌遜。

註七 參見馮承鈞先生著中國南洋交通史二二〇頁註一一。

註八 按盤盤之名，初見於此，通典作「槃槃」，卷一八八云：「槃槃在南海大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至其國。」舊唐書卷一九七云：「盤盤在林邑西，南海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乃至其國。新唐書卷二

二二云：「盤盤在南海曲，北距環，限少海，與浪字修接。環正即林邑，少海即小海，指今暹羅灣言。」

註九 宋書卷九七扶南傳作「持利跋摩」。

註一〇 按梁書卷二本紀云：「貞事在天監二年，七月册封事在天監三年五月。」

#### (四) 官 號

扶南國王大臣，皆號爲崑崙，太平御覽卷七八六引南州異物志曰：

「扶南國，在林邑西三千餘里，自立爲王，諸屬皆有官長，及王之左右大臣，皆號爲崑崙。」  
通典卷一八八云：

「隋時其國王姓古龍，諸國多姓古龍，況耆老言，古龍無姓氏乃崑崙之訛。」

由上文諸屬皆有長官，及王之左右大臣皆號崑崙，及「諸國多姓古龍」而知古代南海諸國多以「崑崙」爲官號，惜史書未有記錄。今可考者有頓遜，盤盤林邑等國太平御覽卷七八八引竺芝扶南記曰：

「頓遜國屬扶南，國王名崑崙。」

新唐書卷二二二下盤盤傳云：

「其臣曰敦郎素蓋，曰崑崙帝也，曰崑崙敦和，曰崑崙敦詠素甘，亦曰古龍，古龍者崑崙聲近耳。」

文獻通考卷三三二林邑條下云：

「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郡婆帝，其二曰婆婆地歌。其官三等，其一曰（歌）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一地伽蘭。」

宋史卷四八九占城傳曰：

「元祐七年（一〇九二）以其使浪保故倫軌丹，副使傍木知突爲保順郎將。」

通考之「歌倫」宋史之「故倫」與「崑崙」聲近似，皆古代占城（占波）之官號也。

#### (五) 社會風俗

扶南社會風俗，大較與林邑同，有城邑宮室（註）國王居重閣，以木構爲城，海邊生大管葉長八九尺，編其葉以覆屋

人民亦爲閣居，爲船八九丈廣裁六七尺，頭尾似魚。國王行乘象婦人亦能乘象，閉雞及豬爲樂。<sup>(註三)</sup>民人以焦蔗龜鳥爲禮，<sup>(註三)</sup>人皆醜黑拳髮，裸身跣行，性質直，不爲盜冠，以耕種爲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爲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略類於胡。<sup>(註四)</sup>大家男子裁錦爲橫幅，女爲貫頭，貧者以布白蔽。<sup>(註五)</sup>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sup>(註六)</sup>

扶南因染受印度化關係，故社會風俗頗多帶有印度文化色彩，如宗教爲最明顯之一例：古代扶南主要之宗教爲印度婆羅門教，婆羅門教者，崇奉大自在天王之教也。梁書卷五四扶南傳云：

「扶南國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爲獸，或日月。」

此天神大自在天王，亦即摩醯首羅天神南齊書卷五八扶南傳云：

「那伽仙詣京師，言其國俗事摩醯首羅天神，神常降於摩訶山。土氣恒暖，草木不落其上。」

扶南人信奉婆羅門教外，亦信佛教，南齊書扶南傳天竺道人釋那伽仙所寄呈齊武帝表文中多言佛經之說如。

「書曰：吉祥利世間，感攝於群生，所以其然者，天感化緣明，仙山名摩訶，吉樹敷嘉榮，摩醯首羅，依此降尊靈，國土悉蒙祐，人民皆安寧，由斯恩被故，是以臣歸情，菩薩行忍慈，本迹起凡基，一發菩提心，二乘非所期，歷生積功業，六度行大悲，勇猛超羣數，財命捨無遺，生死不爲厭，六道化有緣，具修於十地，遺累度人天，功業旣已定，行滿登正覺，萬善智圓備，惠日照塵俗，衆生感緣應，隨機受法藥，佛法遍十方，無不蒙濟灌，皇帝聖弘道，興隆於三寶，垂心覺萬機，威恩振八表，國土及城邑，仁風化清皎，亦如釋提洹，衆天中最超，陛下臨萬民，四海只歸心，聖慈流無疆，被臣小國深。」

又有扶南僧人名伽婆羅，聞齊國弘法，隨船至都，梁天監五年（五〇六）被勅召於扶南館等五處，傳譯佛經十有六年。普通五年（五二四）卒，年六十有五。<sup>(註七)</sup>又一扶南沙門名曼陀羅，梁初，大窟梵本，遠來貢獻，勅與婆羅共譯。事傳譯，未善梁言。<sup>(註八)</sup>此益證明扶南在南北朝時代佛教已很盛行。

扶南婚喪禮儀，晉書扶南傳云：「喪葬婚嫁，略同林邑。」國俗居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爲灰燼；土葬則瘞埋之，烏葬則棄之中野。<sup>(註九)</sup>按此與林邑國風俗頗多相似處，隋書卷八二林邑傳云：

「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篋導從，輿至水次，積薪焚之，收其餘骨。王則納金罍



中，沈之於海，有官者，以銅鑿沈之於海，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棧髮隨喪至水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然香散花，復哭盡哀而止，盡七七而罷。」

晉書卷九七林邑傳云：

「居喪麤髮爲孝，殮尸中野以爲葬。」

梁書卷五四林邑傳云：

「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

關於扶南婚姻風俗，史書未載，晉書風土與林邑略同，按林邑婚姻嫁娶風史書載之甚明舉之如下：梁書卷五四林邑傳云：

「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男而貴女也。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塔見姑，握手相付，咒曰吉利吉利，以爲成禮。」

隋書卷八二林邑傳云：

「每有婚媾，令媒者齎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賓，歌舞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女至男家。婿盥手，因牽女授之。」

扶南之司法制度，甚爲單簡，梁書五四扶南傳云：

「國法無牢獄，有罪者，先齋戒三日，乃燒斧極赤，（註一）令囚者捧行七步。又以金銀雞卵投沸湯中，令採取之，若無實者，手卽焦爛，有理者則不；又於城溝中養鱈魚，門外圍猛獸，有罪者輒以饑猛獸及鱈魚，魚獸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

南齊書卷五八扶南傳云：

「又令沒水，直者入卽不沈，不直者卽沈也。」

註一 晉書卷九七扶南傳。

註二 南齊書卷五八扶南傳。

註三 梁書卷五四扶南傳。

註四 晉書卷九七扶南傳。

註五 梁書卷五四扶南傳云：「楛幅今于漫也」，按「于漫」南史卷七八作「于漫」，通典一八八作「汗漫」。「干」與「汗」「漫」與「漫」皆同音異譯。梁書五四狼牙修傳云：「以青貝爲下漫」，同卷林邑傳云：「男女皆以楛幅青貝纏腰以下謂之干漫」。

註六 梁書五四扶南傳。

註七 續高僧傳卷一。

註八 續高僧傳卷一。

註九 梁書卷五四扶南傳。

註一〇 太平御覽卷六四三引扶南傳「斧」作「鑿」，南齊書五八扶南傳又作「鎖」。按「斧」「鑿」「鎖」皆古代行刑之具，辭源鎖斧也古行刑之具。說文解字詁林「鎖」通作「項」鐵鎖也。漢書王莽傳云：「民犯錢錢，五人相坐，爲入沒官奴婢，其男子擻車兒女步以鐵鎖環其頸。」

# 少昊考<sup>1</sup>

宿 白

一、概說昊族

二、說少昊與自東方

三、說少昊之西遷

四、說秦爲東方民族

2、說秦之西遷始自蜚廉

3、說少昊之西遷即蜚廉之率秦族西遷

四、說少昊即蜚廉

附錄 周公鸛蜚廉於海陽解

附註

## 一、概說昊族

中國上古族，可分三系<sup>2</sup>，而其中之東方民族系，更可岐之若干支<sup>3</sup>，昊族其一也。昊族者，即大昊少昊之族也<sup>4</sup>，昊，說文無其字，拾遺記云：「昊者，明也。」然細審其形，蓋爲人拜日下之象，說文矢部：「矢，傾頭也。」段注：「人部曰：傾者，矢也。」卜辭天字有矢（殷虛書契前編卷二第三葉）矢（同書卷二第二十七葉）天（同書卷四第十六葉）等形，羅振玉曰：「說文解字天从一大，卜辭中有从二者，二即上字，大象人形，人所戴爲天，天在人上也。」由大矢天各字爲人形推求，則昊下部亦爲人形，昊上从日，是有人拜於日下爲昊，而昊之本義，蓋爲崇拜太陽之人也，昊或作暎。暎。暎。暎。

暎 說文日部：「暎，暎吁也。」段注：「暎，錯本作暎，集韻類篇從之，暎吁謂潔白光明之貌，吁同日出光軌之軌，」繫傳曰：「日轉高暎吁盛也。」

咭 說文日部：「咭，日出貌，从日告聲。」段注：「謂光明之貌也，天下惟潔白者，最光明，故引伸爲凡白之稱，又改其字从白，作皓矣。」校註：「藝文類聚卷一引作日晝貌也。」

顯 說文無顯字，集韻：「同輝，光也。」小爾雅廣詁：「輝，明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注：「輝，光明貌。」  
顯 說文頁部：「顯，白貌。从頁从景（通訓定聲：「从景，景，日光也，日光白，故白从日。」）楚辭大招王逸注：「顯，光貌。」

是暎、皓、暎、顯四字亦直接間接取義於日，然則名吳之族，其與日有關，實斷然也。與日有關者何？託日爲族先奉日爲圖騰之謂也<sup>13</sup>。

吳族既以日爲圖騰矣，復又崇信鳥，何以知之。左傳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司太皞之祀者，大皞之後也，故左傳昭公十七年杜注：「太皞，伏羲氏，風姓祖也。」路史國名紀亦云：「太昊後，風姓國，」大皞之後風姓<sup>14</sup>，則大皞亦必風姓無疑，故曹植庖犧贊曰：「木德，風姓。」皇王世紀：「太昊帝庖犧氏，風姓也。」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太皞庖犧氏，風姓也。」<sup>15</sup>風者，風也<sup>16</sup>。是大昊之族，又崇信鳥，左傳昭公十七年：「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鳥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吾知之……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鵙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鷦鷯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帝王世紀：「少昊帝，名摯……時有鳳鳥之瑞，以鳥紀官。」少昊鳥師而鳥名，且其名摯，摯者，鷺也，是知少昊之族，亦必崇鳥者也，此種日鳥之混合性圖騰，爲我國上古東方濱海民族之特殊現象，此已詳述於拙著上古東方民族與日鳥之關係一文中<sup>17</sup>，望並覽之，不復多贅。

## 二、說少昊興自東方

大昊即帝顓頊、帝嚳、帝顓頊、帝嚳、帝舜俱東方民族，是大昊亦東方族也，大昊既爲東方族，則其同族之少昊，故亦必興自東方也。茲略集諸可證少昊興自東方之文，列之如次，以實吾說。

一、左傳定公四年：「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魯公以股民六族。因商奄之民命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史記魯世家：「封周公且於少昊之虛曲阜。」鄭魯頌譜云：「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少昊之虛在東方，則少昊當與自東方也。」

二、左傳昭公十七年：「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鄭，漢書地理志東海郡：「鄭縣，故鄭國也。少昊後裔姓。」故址在今山東鄭縣西南，鄭爲少昊後，即少昊爲鄭之先，鄭在東方，少昊亦必起自東方也。

三、山海經大荒東經：「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之國在東海之外，此雖虛渺之語，但少昊之在東方，可藉之覓得。

四、釋史卷六引尸子：「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帝王世紀：「少昊邑於窮桑，以登帝位，故或謂之窮桑帝。」窮桑，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杜注：「地在魯北，」孔疏：「土地名：窮桑闕，言在魯北，相傳云爾，」御覽卷六百九十

引田俛子：「少昊都於曲阜，帝王世紀：「少都……都於曲阜，」是少昊都於東方。

五、山海經海內經：「少皞生般，般是始爲弓矢。」般始爲弓矢，而羿亦作弓善射，論語憲問篇：「南宮適闕於孔子曰：羿善射，」墨子非儒篇：「古者羿作弓，」呂氏春秋勿躬篇：「夷羿作弓，」世本：「夷羿作弓。是般羿原爲一人分化，羿爲東方之人，神，是生般者，亦必東方人也。」

六、少昊與燕之傳說，登如商股，詩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鄭箋：「玄鳥，燕也，一名颯，」楚辭天問：「簡狄在台響何宜，玄鳥致貽安何喜，」王注：「玄鳥，燕也。」呂氏春秋晉初篇：「有娥氏有二佚女（詩長發：「有娥方將，帝立（辛）子生商。」），爲之九成之台，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嗷嗷，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遺二卵，北飛遂不反。」而釋史卷六引田俛子云：「少昊都于曲阜，體疑毛人獻其羽

裘，赤燕一羽，飛集少昊氏之戶，遺其丹書。」二者之所異，祇彼燕而此赤燕，彼遺卵而此遺丹書耳。是其爲傳說之：所分化，實顯而易見，然則殷商之族，亦即少昊之族也。故少昊名契，世本：「少昊，黃帝之子，名契。」

年代曆「少昊名契，或云名契，」即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降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之契，契爲殷先，殷東方民族，則少昊亦必東方族也。

七、說文女部：「颯，帝少皞之姓也。」太平御覽卷七十九引古史考：窮桑氏，颯姓也，以金德王，故號金天氏，或

曰：宗師太皞之道，故曰少皞，「漢書地理志：「鄭縣，故鄭國，少昊後，盈（鳳）姓，」齊有鳳邑，春秋桓公三年：「公會齊侯于鳳，左傳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克博至鳳，」漢書地理志泰山郡下有鳳，鳳縣是鳳位東方，鳳姓之國，當必出自東方，鳳姓國出自東方，則鳳姓之祖少昊，自當與於東方也。山海經海內經：「鳳民鳥足，」是鳳民之以鳥爲圖騰，由此可窺，以鳥爲圖騰之族，必位東方。是少昊之當位東方，實斷斷也。

### 三、說少昊之西遷

少昊之族，既與自東方而爲東方民族，何古代傳說又屢道其主於西方耶？此點，即使本屬簡單而有序之少昊傳說，一變而爲極複雜而糅亂之傳說，予之爲少昊考，目的即在求斯解也。茲先述秦族之原於東方。

#### 1. 說秦爲東方民族。

一，秦族亦東方民族，史紀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賜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錫爾早游，爾後世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舜賜姓鳳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爲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行，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行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鳳姓多顯，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禧，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秦爲高陽氏顓頊之後，是奉日爲圖騰，而其先代世系，又與鳥類有不可分之情勢，因知其亦崇拜飛鳥，崇拜日鳥之民族，應在東方，是秦族原爲東方民族。

二，秦之崇拜飛鳥，更可於另一方面，考察得之。墨子明鬼篇：「昔者秦穆公，嘗寢日中處於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秦穆公見之，乃恐懼，神曰：無懼，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秦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名，曰予爲句芒，」按此鳥身素服之句芒，即秦人崇拜之對象，亦即秦之圖騰物，不然，何能出現於秦之廟，且錫秦穆公壽與「若國家蕃昌，子孫茂」耶，呂氏春秋孟春紀：「孟春之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山海經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是句芒本爲東方之神。

則秦之有句芒錫壽福，實不足表現其源於東方也。

三、史記秦本紀：「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阜游……大費排受……是爲柏翳，其賜姓嬴氏……孝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是秦嬴姓，而嬴姓之國居東方，則秦原於東方，蓋必然也（參看說少昊與自東方之第七證）。

四、春秋莊公三十一年：「秋，築台於秦。」杜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水經注卷五河水：「河水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經書築台于秦者也。」水經注卷二十四瓠子河：「（將）渠受河于范縣西北，東南逕秦亭南，杜預釋地曰：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者也。」通志氏族略：「魯又有秦氏，居於秦邑，今濮州范縣北，新秦亭是其地，」是東方有秦亭之地，而後漢書郡國志：「隴西有秦亭。」之秦亭，蓋秦族西遷後，習其舊名而仍以之名新遷地也，致水經注卷十七渭水：「（清水，秦水）二源雙導，歷三泉，合成一水，而歷秦川，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也，秦之爲號，始自是矣」者，實不知秦之由來，而望文生義也。

## 2、說秦之西遷始自蜚廉

史記秦本紀：「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邈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秦隱：處父，蜚廉別號。）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水經注卷六汾水：「飛廉以善走事紂，惡來多力見知，周武王伐紂，兼殺惡來，飛廉先爲紂使北方，邈無所報，乃壇於霍太山，而致命焉。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汝石棺以葬，死，遂以葬焉。」蜚廉爲秦先，當爲東方日鳥之族，東方日鳥之族，亦即殷族，故蜚廉之所以爲紂之臣。後之霍太山，霍太山在今山西霍縣東南，水經注卷六汾水：「汾水又南流，水合，水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也，即霍太山矣，上有飛廉墓，」續漢書郡國志：「河東區聞有崑崙，崑崙有霍太山，劉昭注：「蜚廉於山得石棺，乃葬也。」水經注卷六汾水：「霍太山，在衛州霍邑縣，按在衛州朝歌之西方也。」是由東而西向也，所以向西，蓋周之亡殷，懼其民族復爲叛亂，故分散之，如左傳定公四年所記：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魯公以……殷民六族……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分康叔以……殷民七族……或遠逐之，蜚廉之西行，即周遠逐殷族之一例，至石棺之銘，正可示蜚廉曾率其部下與周族相抗而敗績者也，由上秦之西行，始於蜚廉之帥，必矣！

又按秦本紀記秦先公之世系曰：「秦之先，帝顓頊之帝裔，孫曰女節，女節織，玄鳥隕卵，女節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爲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此始祖誕生之神話，即殷民族始祖誕生之神話，詩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馨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參看上文所引)秦殷本爲一族，由是益知其然，致大費與其子大廉，疑即蜚廉一人之分化，蜚廉即少昊(詳下文)，故大費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大廉爲鳥俗氏，與少昊之師鳥師，以鳥名官相同也，且秦本紀之述秦失公，獨於蜚廉反覆述之，不厭其繁，此足證秦人之對蜚廉詳細，而對蜚廉以上與蜚廉以下，則甚渺茫也。其詳於彼而茫於此之故，即其所詳者，與秦關係切，其所茫者，與秦關係不切也。秦與蜚廉之關係何以切，即蜚廉曾帥其先人創國於西方也。故秦族之西遷，始於蜚廉之率也明矣！蜚廉率族西奔，故傳說中有「蜚廉善走」之神話，閩音讀四書釋地：「說者謂：武王誅紂，并殺惡來，飛廉獨以善走漏網，」頗能中蜚廉所以善走之肯綮也。

### 3、說少昊之西遷，即蜚廉之率秦族西遷。

少昊居西方，徧於古記載，茲略輯之如次：

- (一) 山海經西山經：「積石之西二百里，長流之山，其神白虎少昊居之。」
- (二) 呂氏春秋孟秋紀：「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其神少昊……天子居總章左个(高注：「總章，西向堂也。）」……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禮記月令同)
- (三) 周書管蔡解：「昔天之初，誕作二后，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神，命蚩尤守於少昊，以臨四(西)方，」
- (四) 史記封禪書：「自周幽王爲犬戎所敗，東徙維維，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
- (五) 楚辭離騷：「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王注：「西皇，帝少昊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昊來渡我，」
- (六) 楚辭遠遊：「鳳皇翼其承旂兮，遇浮收乎西皇。」王注：「西方庚辛，其帝少昊，其神浮收。西皇，即少昊也。」



離騷經曰：「西皇使涉予。知西皇所居，在於西海之津也。乎，一作於。」

(七) 竹書紀年沈約附注：「帝孽少昊氏，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夢接，感，生少昊，登帝位，有鳳凰之瑞，或曰名滿，不居地位，帥鳥師居西方，以鳥紀官。」

(八) 越絕書：「少昊治四(西)方，蚩尤佐之。」

(九) 淮南子天文訓：「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商注：「少昊……號曰金天氏，死託祀於西方之帝。」

(十) 淮南子時則訓高注：「少昊之神，治西方也。」

(十一) 漢書禮樂志：「西顧流碣，」韋昭注：「西方少昊也。」

(十二) 禮記月令孔疏：「西方之帝，謂之少昊。」

(十三) 拾遺記：「少昊以主西方，一號金天氏，亦曰金天氏。」

(十四) 路史後紀卷七：「(少昊)惟能任道不事策勳力遠憲大昊，而乘西行。是稱少昊。」

少昊之西居，實由東方遷來。其何以遷，上列諸書中，僅竹書紀年沈約附注略述因曰：「少昊不居地位，帥鳥師，居西方，」由是可窺，少昊西遷之背後，實有一幕氏族興亡割伏其間也。「不居帝位」者，被異族所逐之諱言耳！按少昊之族，即商殷之族(詳前)，商殷西徙爲而爲秦，則秦亦少昊族矣，然則，少昊之西徙，非即晝廉之率秦族西遷歟！且兩者俱以被逐而之西，是知此二者，殆一事之分化也。

史記封禪書載秦襄公祀白帝。文公夢黃蛇，作廟時，又祀白帝。宣公作密祠，祭青帝，靈公作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獻公作畦時，復祭白帝，計祠青帝，黃帝，炎帝各一，而白帝則三。初學記十引河圖帝：「帝孽少昊氏，母曰女節，見大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夢接意感，生白帝朱宣。」(帝王世紀：少昊帝，名鑿字青陽……即圖識所謂白帝朱宣者也。)「是白帝者，即少昊，秦人之尊少昊，自此可見，而史記封禪書：「秦襄公……自以爲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秦本紀：「襄公……乃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集解：「徐廣曰年表云：立西時，祠白帝，」是竟以少昊爲上帝矣！秦之崇少昊，何如是之尊，若非以「與其關係密切，」則莫可解也，與其關係密切者，始祖大業(即殷契)外，當即率其族西遷之人也。

#### 四、說少昊即蜚廉

少昊，非一人之專名，乃一氏族之名也。如商殷然，亡夏者爲商殷，爲周滅者亦爲商殷，是少昊之得爲契，復又得爲蜚廉，其說並非矛盾也。又古人思想樸質，故每假×民族之名，以名凶氏族之酋，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有契方將，帝立子生商，」之誼，即契也。是爲契之少昊，乃早期少昊族中之酋，爲蜚廉之少昊，乃晚期少昊族中之酋也，此種情勢，孫雨庵師於飛廉攷中，剖之詳明，望讀者並參考之，少昊即蜚廉，其證有六，茲列述於次：

一，蜚廉即鳳，鳳古讀作鳳鸞，鳳鸞蜚廉一音之轉也。鳳即玄鳥<sup>47</sup>，玄鳥即燕（詳前），燕即柏翳<sup>48</sup>，益即柏翳<sup>49</sup>，史記秦本紀：「大費……是爲柏翳，」大費爲蜚廉之分化，是柏翳又即蜚廉，而大費之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sup>50</sup>，與左傳昭公十七年所載少昊有若干鳥相似，且蜚廉即鳳，即鳳者，以鳳鳥爲圖騰也。左傳昭公十七年：「鄭子曰：我高祖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曹植少昊贊：「儀鳳帝世，官鳥號名，」帝王世紀：「少昊時，有鳳鳥之瑞，以鳥紀官，」拾遺記：「少昊以主西方……時有五鳳隨方之色，集於帝庭，因曰鳳鳥氏，」是少昊與鳳之關係，與蜚廉相若矣，故少昊即蜚廉。

二，廉即天老力牧<sup>51</sup>，而諸書之記天老力牧也，必涉及鳳鳥之事，諱詩外傳：「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鷄喙……」河圖挺輔佐：「黃帝修德立義，天下乃治，乃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圖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龍圖，洛出龜書，紀帝錄，列聖人之姓號，興謀治太平，然後鳳凰處之……」宋書符瑞志：「秋七月庚申，天霧三日三夜，晝昏，黃帝以問天老力牧容成曰：於公何如，天老曰：臣聞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居之……」說文鳥部：「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麟後，蛇頸魚尾……」史記屈原列傳正義引應璩圖：「黃帝問天老曰：鳳鳥何如，天老曰：鴻前而麟後，龍文而龜身……」尚書正義引陰陽書：「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而少昊與鳳鳥之關係，亦密不可分，且天老力牧爲黃帝臣，而少昊亦有爲黃帝臣之記載。周書齊解：「（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乃命少昊濬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名，故名曰質，是少昊即天老力牧，亦即蜚廉。」

，墨子耕柱篇：「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論語摘輔象：「黃帝七輔，風后受金法，」而少昊以金德王，漢書律曆志：「少昊帝，考德曰：少昊名清，清者，黃帝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引古史考：「少昊以金德王，故號金天氏。」越絕書：「少昊治四方，蚩尤佐之，使主金。」拾遺記：「少昊以金德王……亦曰金窮氏，」路史後記七注引資潛記：「(少昊)一曰金寶氏，」是蜚廉少昊俱與「金」發生關係。

四，蜚廉爲秦之先，而史記本記：「襄公……乃用駢駒黃牛羴羊各三，祠上帝西時，」集解：「徐廣曰：年表云：立西時，祠上帝，」白帝者，少昊也，帝王世紀：「少昊帝，名摯，字清陽，姬姓也，即圖讖所謂白帝朱宣是也。」秦人祀白帝之勳且尊，有異他帝(見史記封禪書)，故封禪書曰：「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昊之神，」主少昊之神者，以少昊神之先也。蜚廉少昊之傳說，既如上之相似，而又俱爲秦之先，故知其必爲一人也。

五，史記秦本紀：「孝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嬴附庸，邑之秦，使復嬴氏祀，號曰秦嬴。」伯翳即蜚廉，說文女部：「嬴，帝少昊之姓也。」古史考：「嬴桑氏，嬴姓也……或曰：宗師太皞之道，故曰少皞，」是蜚廉俱少昊姓，且記載中，二人並有嬴姓之驟使者之意，是其爲一人分化，當必然也。

六，左傳昭公十七年：「鄭子對曰：我高祖摯之立也，」漢書地理志：「郿縣，故郿國也。少昊後，」郿，古屬郿郡而凡風，廉，風，古亦覃韻字，是少昊即蜚廉，於音韻上，得已證明，決非牽強附會者矣！

### 附錄 周公戮蜚廉於海隅解

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蜚廉於海隅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趙注：「蜚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

蜚廉即蜚廉，蜚廉既率族人西遷，何又爲周公驅去海隅？按蜚廉即風詳前，是風之族，抗周敗績後，有東奔者矣，周公何獨率師逐東奔者，概以東方爲殷族勢力範圍，若不即殲，其禍至大，而西奔蜚廉族，因得保殘喘於霍太山也。國之滅國(此指同民族之國)，猶有不共城坑共人者，況周之與殷，民族即相異耶！然數千年來，儒者以文武爲範，故不仁

之事，爲文武所必無，是亡人國殲人種之慘劇，竟泯而不彰，但周書有云：「武王遂征四方……」，「虜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虜魔億有十萬餘，此雖非實數，然當時殺戮之慘，至可想見，故尸子謂：「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炸股村之頭，手汚於血，不溫而食，蓋此之時，猶猛獸也。」如猛獸者，言其殘忍若猛獸也。是孟子所載，周公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即驅殷族至絕境而戮之，）概實情也。

註1 路史後紀七作小吳，註引周書云：「乃命小吳濟司馬長師以正五帝之官」，然今本周書作少吳。

註2 三系者，東方系，西方系，武舉例焉：商爲東方系，夏爲中原系，周爲西方系。參看孫作雲氏世尤考一篇上論中國國體社會之三大系統節刊中和二卷四期，五期，及拙著顛末考一、引論（刊留日同學會集刊第四號）

註3 此問題實甚繁重，俟暇自當另文詳之，茲略發其端。先史之時，東方濱海之地（北自遼東，南迄江南），爲多數小民族所佔據，但此諸小民族，彼此之信仰，頗屬相近，故時有集合應侮之現象，此由周之東拓，東方民族皆俱不屈不撓之精神而相繼反抗，可以概見，細釋此等小民族，可分爲七支：

- A, 肅慎族——位於東北，金清之先。
- B, 貉族——位於東方，後漸北移而爲夫餘句麗之族。
- C, 萊蕪族——位於山東半島，殷亡不服齊命。
- D, 扈族——位於河北，即有易之族，亦即九疇之族。
- E, 窮族——有窮后羿之族也。
- F, 吳族——大吳少吳之族也。
- G, 殷族。
- H, 徐淮族——位於蘇皖，終周之世，爲亂於東方。
- I, 楚族——位於湖北。
- J, 吳族——位於蘇南浙北。

註4 大吳少吳俱以吳名，是以吳名大吳少吳之族，亦非偶然，又疑畢陶亦吳族，說詳另文。

註5 但說文亦部有養：「養，春爲養天，元氣養春，從日亦，亦亦聲」，說文女部黨校錄：「吳，當作養。是養原爲一字之異體，說文亦部緊傳：「臣錯曰：（亦）大人也」。然則亦亦人在日下之家。

註6 見殷虛書契卷中。

註7 帝王世紀：「殷人氏沒，周武王代之，周人而生，首德於宋，爲百王先，帝出於宋，未有所因，故位在東方，主存，象日之明，是稱太昊。」是莫爲東日之明，以象日之明之義者，則崇拜太陽，可窺知矣！

註8 詩經：「昊天罔極」，漢書儒學傳：「昊天罔極」，尚子：「昊天」，是莫或作昊；月令，左傳定公四年，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少昊俱作少昊，按說文部：「昊，說文女部：「昊，引作帝昊之姓，即即昊之俗說。」

註9 荀子賦：「昊天不復」，夏承碑：「昊天不弔」，是莫或作皓。皓，楚辭遠遊：「解太皓以左轉」，註：「太皓，太昊也」。又由皓聲轉爲浩，淮南子覽冥篇：「得浩淨之道，太浩之和也。」

註10 太昊少昊，潘夫論作太昊少昊，潘山注：「與暉同，書書象之字多作暉。」

註11 空子逢盛碑：「顯天不惠」，是莫或作顯。漢書禮樂志：「西顛沈顛」，韋昭注：「西方少昊也」。路史後紀七注引圖書作小顯。

註12 又切韻殘卷三十皓：「皓，皓軒」，爾雅釋天：「夏爲昊天」，郭注：「言氣皓軒」，邢疏：「郭云：言氣皓軒者，皓軒，日光出之貌也」。楚辭九歌遠遊：「曳慧星之皓軒兮」，王注：「皓軒，光也」。文選七啓：「丹旗耀野，戈尖皓軒」，良注：「皓軒，白色」，又：「閭宮顯敞，雲屋皓軒」，良注：「皓軒，明貌。」

註13 除名吳之消息外，孝經援神契曰：「伏羲氏，日角衡連珠」，宋均曰：「伏羲，木精人也，日角者，骨表取象日所出房所立有星也，衡中有骨表，而連珠象玉衡有星也」，伏犧日角，與顯頤頤眉（參看拙作顯頤考）意同，大昊以日爲顯，得此益彰。路史後紀七：「（小昊）亦曰顯也」，顯者，猶顯頤之高陽也，是少昊之尊日，亦得另證。

註14 書舜典：「帝旒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孔傳：「生，姓也，別其姓氏分其類使相從」。是姓之起，始爲分別族類。左傳隱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是姓因所生而得。由上知姓與顯之關係矣，大昊風姓者，非以風爲顯，顯顯顯！

註15 又路史後記引宋何承天纂文：「伏羲，風姓之後」路史後紀：「太昊伏羲氏，方牙，一曰蒼牙，風姓」，釋史引釋海：「伏羲，風姓。」

註16 甲文中風鳳一字。商承祚氏殷虛文字類編云：「王徵君云：卜辭屢云漢大鳳。周禮大宗伯風師作之，音轉鳳師，从鳳，而卜辭作鳳，二字甚相似，余案王說是也。考卜辭中諸鳳字，並均爲鳳，占金文不見鳳字，周禮之鳳，乃卜辭中鳳字之傳，蓋通字爲鳳，讀凡爲鳳耳，據此知古者設鳳爲風矣。」

一 71 一

註17 載顯類考中。

註18 詳見拙著顯類考。

註19 由傅斯年氏夷夏東西說文中引，未查各輯本。

註20 噓噓齊作證，陸今從玉獨寶典改正。

註21 意者，丹書爲丹果（滿洲寶錄：「天降三仙女浴於泊（布爾湖里泊）……三名佛摩倫，浴畢上岸，有神詣銜一朱果置佛摩倫衣上，色甚鮮妍，佛古伽愛之，不忍釋手，遂銜口中，甫著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之誤，而赤燕原亦無赤字，後以丹誤書丹果書後，人以赤鳥銜丹書之故，遂將妄赤字於燕上，殊不知燕決無赤色者，且赤燕道丹書之事，記載中無此例。

註22 參看陳夢家氏商代的神話與巫術上編第二章第二，商爲人名。（刊燕京學報第二十期）。

註23 鳳姓之國，皆位東方如：鄭，苗，奄，徐，江，黃，莧，豷，費等，惟秦，趙，梁，莫位西方，意此西國，必係由東方遷去者。又鳳股古爲雙股字，同隸影紐，因疑鳳股古通，其殷商之所以名股，以姓爲國名也。然則鳳姓之國，與股國爲一族，其與自東方，不亦然乎！

註24 「鳳民鳥足」與「顯類戴冠」，「伏羲日角」，「女媧蛇身」，「番民狗冠」，「羌人羊首」，之類同，按圖騰社會中有「須表徵其圖騰物之形狀，於體，眼之上」之例，是此謂鳥足，日角，蛇身，……者，得其解矣，而鳳民之爲鳥圖騰，更必然也。

註25 見拙著古代東方民族與日鳥之關係。

註26 參看拙著顯類考一三，高陽顯類解。

註27 句芒鳥身乘兩龍與天間：「焉有蚪龍，負熊以遊」之情形同，蓋鳥圖騰戰勝蛇圖騰後，而以蛇圖騰之人爲牛馬，並乘龍之也。

註28 地名每隨民族而遷移，詳見錢穆氏周初地理考（刊燕京學報第十期）

註29 參看孫作雲氏飛廉攷頁十，十二（刊國立華北編譯館刊二之三）

註30 石當作使，梁玉繩史記志疑曰：「水經汾水注述此事云：飛廉先爲村使北方，御靈引史記亦曰：時飛廉爲村使北方，傳寫誤使爲石。洪頤煊，沈澆，姚鼐，張文虎說同。」

註31 殷當作發。沈澆御靈斗軒篇：「御靈引作不與發亂，發，武王名也，言不與周武之難耳。」

註32 「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者，即道殷族被竄之情況也。

註33 梁玉繩史記志疑，據趙世家於鳥身人。已之上增「仲衍」二字，其意以仲衍鳥身人，而孟獻則否也。按孟獻或作孟獻，路史後紀七：「大康事夏后啓，爲鳥俗氏，路俗氏，復有孟獻，仲衍，孟獻能帥賢者，作士於燕，是爲孟獻，夏后氏復，孟獻去之，而鳳皇隨鳥。仲衍臣商太戊，其裔或齊軒，內鄆山氏，生仲滿，而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五引括地志云：「孟獻人首鳥身，其先爲虞氏馴百獸，是孟獻亦鳥身人而，則秦本紀之鳥身人，已四字，乃兼指孟獻仲衍二人也。

註34 參看楊寬氏中國上古史導論第十七篇伯益句芒與九鳳玄鳥，(刊古史辨第七冊上編)。

註35 史記秦本紀：「(中玄)玄孫口中滿……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死，遺葬於霍太山，蜚廉復有子曰季勝……自蜚廉生季勝，已下五世至造父，別居趙，趙襄其後也，惡來華者，蜚廉子也，蛋死，蜚廉在秦本紀中所佔之地位，實非其他秦先公所可比擬，其生也。其經歷也，其死也，其後嗣也，均詳道無遺焉。

註36 蜚廉善走之說，除史記水經注外，文選郭璞江賦：「飛廉無以喻其蹤，追黃不能企其景。」(喻，廣雅曰：「喻，視也」)，路史後紀七：「處父健步，是爲蜚廉。」

註37 月令鄭注：「迎秋者，祭白帝」，自按迎秋者，迎秋之帝少昊也。

註38 四當作西，路史後紀四注：「圖書作四方，黃庭堅云：當作西方。」

註39 「而乘西行」，乘風西行也。乘，治也(詩七月：「馭其乘屋」)，乘風西行者，治風之族而西行也。

註40 竹書紀年沈約附注，路史後紀七均先言之。

註41 說文天部：「秦，伯益之後所封國，……从不存省聲，存古聲滿部，滿與之關係，爲陰陽對轉，是秦爲吳之音轉，而秦之所以爲秦，得此彰矣！」

註42 由秦先公之神話，知秦族崇拜飛鳥，竹書紀年沈約附注：「帝少昊氏……不居帝位，帥鳥師，居西方，以鳥名官」，是鳥圖騰之西來，由於少昊之遷移，蓋顯然也。而少昊之率即蜚廉之徒，得此更可確定矣！

註43 又，文選齊王融策文，後漢書賈逵傳李賢注引河圖均作朱宜，但後漢書賈逵傳則云：「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圖靈所謂帝宜也」。是朱宜又作帝宜，朱宜即少昊，宋均河圖注：「朱宜，少昊氏也」。(李賢後漢注引)

註44 亦曰白精之君，禮記月令鄭注：「此白精之精，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昊金天氏」，路史後紀七注引洪範

善云：「以金德王，白稱之君。」

註45 史記封禪書：「三年一郊，秦以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按始皇已改尚黑何郊天時，竟「衣上白」耶，蓋在昔崇拜白帝之遺也。郊天，祭上帝也，祭上帝則「表上白」是上帝即白帝，又得一旁證。

註46 參看孫作雲氏藝叢考「二，說飛廉爲風之榭輪音，白按漢書武帝紀（元封二年）夏四月，遼東大山……上作長安飛廉館」，

（又見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漢武故事）注引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迎取飛廉，並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置卓悉銷，以爲錢」，之飛廉，實即鳳，故爲「神禽」能致風氣者也。

註47 參看楊寬氏上古史導論第十七篇伯益句芒與九鳳立鳥。

註48 參看楊寬氏上古史導論第十七篇伯益句芒與九鳳立鳥。

註49 參看趙翼二十二史劄記，梁玉繩史記志疑。

註50 記柏翳（益）伯益）調馴鳥獸之文，除秦本紀外，尚有：尚書堯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食口，益哉，帝曰，欲吞益，汝作朕虞」，國語鄭語：「伯翳能辨百物以佐舜」，漢書地理志序：「伯益知禽獸」，潛夫論志氏姓：「伯翳能辨百物」，以佐舜禹，極調鳥獸，舜賜姓翳」，鄭玄詩秦風譜：「孝王爲伯翳能知鳥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後漢書蔡邕傳：「昔伯翳能於鳥語」，唐李賢注：「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能與鳥語，見史記。」

註51 參看孫作雲氏藝叢考「三，說風后力牧及天老亦爲飛廉之轉音。」

註52 據孫詒讓墨子閒詁。

註53 左傳昭公廿九年杜註：「窮桑，少昊之號也」，帝王世紀：「少昊帝……有聖德，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窮桑，故虞謂之窮桑帝」，拾遺記：「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路史後紀七注引世紀賈逵云：「處窮桑以登帝，天下號曰窮桑帝」，又曰桑丘氏，拾遺記：「少昊亦曰桑丘氏」。

三十年十月脫稿於西齋  
三十一年二月重抄於西齋



詩 五 首

沈 寶 基

Serenic

不要問我所好

依戀就是拘束

一無所有

你倒有了世界

(偶有遠鳥棲我枝頭

可喜又遠去)

高山不爲高

生根的總不能飛昇

少年學老年

聞飯香而自足

也不歎晨花忒嬌豔

笑和淚的過失中

凝滿天空碧

淺顯的經驗

再不唱艷情的歌  
不唱雙心的離合  
如我真能回春  
我一樣要犯從前的錯誤  
青春果然值得惋惜  
眼前歲月的平凡却所期待的  
在昔緣何太忽略  
繞遍地球的翠綠呢  
我的注視偏喜停留在  
幾個紅與黑的點上  
如今我不復夢無邊  
神女不復爲我崇敬  
豈是真的入道是我已失却了心  
平穩安靜  
行於吐芳的花濃  
平穩安靜  
行於落花の狂風  
一向的哭泣與歎息

僅換得這淺顯的經驗  
從此祇肯微笑了  
我怕剩餘的幸福  
又將浪費成冷霧寒雨

夕  
巷

暮色湧來  
城市的洪荒  
我手足如翅尾  
游入水霧瀾漫  
家家的門相視沉思  
多時纔由沉思中  
閃出一個  
心靈的影子

何必用好奇的手指  
激起戶內回聲  
即便是相識的  
亦總是相期的人  
況門上雙環

總像你命運前  
司芬克斯的眼睛

(我的獨白)

亦就是對話)

讓關閉的門

謎樣地關閉着

而又謎樣地待着

讓門外的過客

慢慢踱步

而又茫然走過

心與黃昏一樣模糊

晨 郊

無痕的路

前面是天後面是天

露珠的收獲

可喜得不能贈與和私貯

我略感衣薄

房屋亦染翠綠

回首不覺得形單  
終點的起始嗎  
地球是圓的人也是圓的  
懂得摸索與祈禱  
解得緊密  
我的手  
猶有明月的記憶  
晨風裡做了魚鱗  
聽自己的足步  
尙喜年少  
誰在呼喚我名字  
髮裡放出飛鳥  
衣襟上一些暖  
花枝上幾點閃  
晚睡的人亦應起炊煙了  
開了塵封的門  
夜夢後有畫夢  
將有牛羊的凌亂  
將有城市的遠喧  
將有遊人的困倦

遠處衝來一個長影

這位朋友倒亦早

我對他望望他對我望望

同路相遇

感不相識的樂趣

前面是天後面是天

行過的路上無痕跡

空虛呢無限

晨暮中一樣怡然地孤寂

### 姑妄言之

千里外的樹影映入此地池中

千里外念我的人應在聽夢

看過滿山紅葉後

又將有滿山梅雪

千里眼的人

寒夢裡亦不知休息

閉眼去嚼故鄉野菜的根本罷

去汲故院陰井的水罷

去摘故園高枝的實罷

日夜我來去無踪循着思路  
一念間道里歲月與今古

秋陽下

體如披霞

植物的人占盡四季快樂

年年隨花草枯了又綠

千里外的雲青流入我鏡中

千里外見我的人可知誰夢

千里眼的客子時亦心地朦朧

### 西齋詩草

黃

雨

### 易水上

易水上溜走了壯士的歌聲

古楊村只存掛劍的痕迹

我有影子

足禦寒冷

且待一會吧

黃昏的雪下已迷津

聲

聽說他愉快的去了  
爲了明日的自由  
這個陰天  
我們軒轅墓下  
又開了朵寂寞的白花  
(可不是麼  
門外的哭聲)  
爲了你們  
聽說他愉快的去了

母親的遺言

該是你們的小拳頭  
微笑的時候了  
用了母親的血鑄成的巨手  
我的孩子  
你們是「今日」的  
我羞慚的將我埋藏着了



創造去呵  
我的孩子  
健全的步履  
不再踏着回去的塵土

生 命

生命平靜  
在深邃的子夜的門外  
春潮微透着凝視的脈息  
莊嚴若古希臘神座的火炬  
城頭隱去了曲終的青山  
我們勇敢的孩子  
就掉去了

運 河

你說我的行程  
是你生的河流  
而你的呢  
我說也是我的呢

我心喜悅  
沒能誇說  
這碧綠的  
默默的巨流  
不是平庸的小河  
我們把偉大留與將來的人類  
這可是天堂和地獄間的運河  
載着淨化的人性的船舶  
乃受謳歌

太平洋

外一首

東

菊

你的渡濤會是我的心情  
我將作你的朋友

是水手？  
是海盜？

東

菊

我久久在思慕你

淚 水

腕環叮嚀

井底一朵嬌艷的花開了

白鴿子如有戀情

吻吻繩子

小的波紋~~~~~

大的波紋~~~~~

牧童的笛子響徹山谷

藥

旭

明

病中如六月無風之夜  
我靜靜注視着藥碗  
將何以此而致神仙呢  
野服葛巾荷鋤携籃而來  
大都有鶴鹿之追隨

皓髮中已悟得青春之永住  
且盡此一杯

慰

一年何日不開花  
無煩爲長途跋涉  
一杯冷水不足爲殷殷的感謝  
看看七月的雲

——六月的雨

滿庭芳草將阻你遠遊之意

## 影子和時間

鄒仲倩

影 子

亮了燈光  
影子輕輕走進來  
帶着記憶的微香

月光徘徊在窗格上  
蟋蟀在壁縫中幽訴

多情的敲更人

睡夢裡敲起深更的冬意

濛濛

夜的氣氛

凝任清晨的濃霧

模糊綺麗的朝日

時 間

過去纏伏在坟墓中的玫瑰啊

無名的傷痕留待時間去醫治吧

燃燒的感情在記憶的毒液中去浸洗過

春天來時

蝴蝶要送你裝飾的花粉

黃鶯贈你宛轉的歌咽

你寶愛的青春

依然是春光中的玫瑰

田園

徐行

不論什麼時候  
我都盼你出來  
從農夫殷勤的播種  
再抽出新芽  
帶一團歡笑伴你回家  
無言的領略着陽光與土的氣息  
正如站在田野中  
滿意的輕吹着口哨  
風也吹動了蘆管  
讓年華送走你的年華  
不論什麼時候  
我都盼你出來  
我知道地的波動  
海的飄搖  
都是你安閒的呼吸



黃昏的時光已籠罩原野

禮讚

若木

我已徘徊許久  
翹首遙望你歸來  
今夜白雲的純美猶如昨夜  
團圓潔白的，如璞玉  
靜待你靈光的洗濯  
素心溫情的撫慰  
幽靜附着你的靈魂  
你願慢慢的來嗎  
是的，海上的獨步多詩意  
海濱的遐思更寥廓  
請賜你的福音  
給看守燈塔的人  
安排你的純潔  
在海灘的閃光片上



慈悲的神，在這裡  
高空的白雲沒有悲哀  
我們不言中有無限叮嚀  
我們靈魂有深沉的諾和  
請留下你從容的深吻在海波上  
他們全待你鼓舞  
哦，婀娜而靜穆  
聖潔的神，人間的燈光  
早該熄滅了  
你清澈的眼睛  
觸着家家的夢窗  
祝福那些甜睡的人  
崇高的神，請忘記  
我是一點凡塵  
長髮披兩肩  
請伸你的柔腕來  
何處不可憐呢  
帶我到樹下檢松實  
或緩步松蔭下

舉手撫着松針  
允許我選一枝最嫩小的  
作我靈魂的武器  
或許我訴說一個故事  
哦！我不知影兒已傾斜了  
莊嚴的神！我要求太過了  
我的絮語擾你深思的步履  
你已行過遠山坡  
神，我甚麼時候也來山坡下了  
影子也來了

讀

畫

沈義羚

三歲的友誼，  
我們原是默默的  
只這無言的撫慰  
又似何等的深情  
在涼雨涼風的涼夜裏

沈義羚

我對着「妳的春天」  
也像嗅着了青草香了  
在那狂犬狂吠的狂寒中  
爐邊書頁子裏兩片黃花  
乃是我的長冬點綴  
但在眼睛落到永開的丁香土時  
北風勢勢也變成東風了  
唔 只是姑娘啊  
妳穿了輕紗  
伸着玉臂  
長伴我這流浪的遊子  
不覺得冷麼

## 路

配

林

我沿着燕尾以馳想  
燕子有無盡的晴空  
勿以路小而不入

廟門上掛出杏黃的有求必應  
大槐擺着撐天的姿勢

酒帘挑出一尾紅

楊柳黃了

口外是綠沫之小河

讀 畫

——我的懺悔（麥絲萊劬刻）

世界給簡單以無限新奇

像西風與落葉以萬態翻騰

幻想裝飾現實始有樂音與美麗

我遂懷抱青春的凸凹之柔體以舞

別拆透萬花筒的碎玻璃

明亮的謳歌者，平靜臥於夏之森林裡

（上帝慰其在天之孤獨）

夜是永恆的顏色之歸宿

小 河

雅

昭

小河緣上生了薄冰，

細碎的——

水沫要在河床上寫一些淡淡的字跡麼？

我則獨自輕輕的跨上小橋。

誰能尋求泥土中的足跡？

欄干說，他明瞭一切京西的隱密。

退失的顏色裏，

還能找到幾分往昔呢？

珍重這無憑的記憶吧！

彩雲是易散失的！

### 年輕的母親

窗簾上的深綠色遮斷彩雲。

想窗外的雪已經漂白了宇宙。

鏡如遠道之溫暖，

黃色的光是受誰之重托呢？

筆尖乃有寂寞的低訴。

蠶食桑葉的聲音該是春天的事情，

寒冷的季候，

該向爐火道着溫情了。

## 聖誕前夜

陳蓮葉

當月白風清的夜晚，  
我們在無故的趕着路，  
像找歡狂似的；  
而最關切的言語總不會輕易的說出，  
於是時間便多變成了平凡。  
深巷的高牆上停留多少的風霜，  
縱橫的枝影結成更深的清寒，  
微微的寒戰不禁令我却步了，  
還是走進更深的夜一步吧，  
安靜的大海。

我是睡在幸福的船裡了，  
天上無數的小火焰，  
我想望聖誕的紅燈籠  
和末日的審判？

失 題

荷 靜

小小的田園說是春的海  
我喜悅這柔柔朝陽是愛蘭花  
古風的船頭特鮮如之雲  
呵 柔弱的小章  
誰勞你縹緲到無窮遠  
繞樹籬信肩上添圓影  
但願負荷這平靜的顏色  
虔誠的伸手選一顆嫩小的葉子  
當作我的靈魂之行舟  
呵 流浪的風  
請伸你的柔腕來  
送一路海闊天空吧

悼

你是結夢在植樹林裡

認真不再歸來  
今夜的月明如洗  
我感嘆于陳年話笑隨風  
你欣然于占有一個完整的寂寞了  
絃上不復有高山流水

## 因為愁

高玉英

因為愁  
韶光偷綠了細柳  
桃花嬌羞着低頭  
仍然是鳥語嚶嚶處  
同樣的美麗是不待人尋跡的  
回憶着小河邊  
太陽靜靜的向山那邊溜  
晚風輕輕的飄在河面上  
黃昏裡有平靜的顏色  
浣裳的少女



臨別時她也拉長了影子  
頻頻的回頭

翡翠色的春

凝淨的綠野

滿山儘是菜花香

唱着椰子的赤足少女

向停雲的小河

作一個清淨的沉思

每夜數着星光

度着美麗而愛愁的日

讓小燕子蹲在籬笆上

自由唱

安然的期待着每個春天

像蝶兒一樣

飛進幽香的叢林裡

停翅在招展春風的花枝上

## 夜

舒

斐

我愛這沒有聲音、  
也沒有顏色的夜——

當裹着面紗的婦人

向我走來，飄着玄色的衣裙，

我擁圍兩臂環抱她無邊的靜穆與雍容，

並且我說：你帶去吧，我所有的一切。

無數的金星迴盪在她的裙際，

如黑色的波濤捲着一天星斗而來。

——她的耳語是如此的甜美，

毒藥混合着蜜滴的甘味。

如傳說中的女魅，

聽鶴鳴而即去，

但夏窓之邊沿，

猶留她溫馨之髮迹。

——殞儀館裡化粧後的遺容，

留給人間的最後的美妙的一瞥

我愛這沒有聲音，  
也沒有顏色的夜——

### 沙灘

舒眉

睡在鬆軟的沙灘上  
海水灑濕了我的衣角  
給你

這枚美麗的貝殼  
不要讓牠看花了你的眼  
風帆上掛着的雲朵  
去吧

海水的深處  
有你們甜蜜的家

### 衣服

陸白人

衣服在身體上  
薄了又厚了  
身體在衣服裡  
胖了又瘦了  
衣服上有季節的轉換  
身體上有感情的遺痕  
但，終有一天季節變而衣服不變  
感情不變而身體逐漸消散  
如今我又脫下一件棉衣  
在箱子裡鎖住了冬季  
並撫摸一下遍身的骨肉  
看是瘦去了一把憂傷  
還是胖上了一層歡喜  
依舊慢慢的慢慢的  
向着「那一天」走去

### 白髮

白髮上有光陰的泣痕嗎

我輕輕問我的鏡子  
鏡子說已數不清我的記憶  
暗叮嚀

撫白髮念來路，崎嶇  
理智的解脫也掩不住  
狼藉的足跡

然而今我終收獲了一棵果

一個生的不解之解

(牠原就是一個無底之謎)

唯嘆我爲人類啊

乃揉折了白髮

對鏡子一笑擲於地

風  
雨

麗  
澤

烏雲一朵，雨朵，  
如人間的冷酷重重，  
下一陣大雨吧，

落盡滿天憂鬱。  
垂頭的野花，  
將舉起更多的企望，  
漲滿的河水，  
更快的流向海洋。  
烏雲一朵，兩朵，  
又隨着風的嘆息遠去，  
不願向大地吐訴衷曲，  
隨時。

### 茶

一潭死水，  
沉默，  
沒有小鳥爲它歌唱，  
野獸也從不來訪。  
潭底有最恬靜的安息。  
魔法的手攏，  
撫着現實的邊緣，

喝了吧，這一杯

——紅茶！

對 月

昨夜向你說憂愁，  
你無語，但撫慰，  
心境乃因光明而鼓舞。  
願懷有宇宙之空闊，  
鬱悶的人肯低訴，  
我要以光明為贈。  
流星過時，  
緊緊打一個結。

古 人 心

孟

嘉

被時日遺棄的古代人  
也該在壺中天地  
睜開朦朧的睡眼了

流水仍漂過黃葉  
載長長歷史的酸心  
聽銅駝哭  
鮫人夜泣  
這世界還是那世界嗎  
悠悠千古夢 認不清  
是白髮  
還是紅顏  
丟下的日子  
在風塵夢裡 正徘徊  
一步一踟躕  
一步一沈思  
（寂寞的走來了  
又寂寞的走去）  
「生死勞勞」  
古代人忽輕聲嘆息  
眼底秋容  
腳下黃沙  
遂皆成暮色蒼茫了



# 水江浦島子歌

高橋蟲磨·作 錢稻孫·譯

已許仙鄉住	水江浦島家	朱顏改皺面	搖袂攘臂追	未開一線隙	玉匣其有靈	念我出家門	剎那返澄江	似此長相守	歸告父母來	無如凡世愚	雙雙處其中	倘悅共話言	一去杳七日	水江浦島子	春日光彌漫
凡思何自紛	宛見在瀟瀾	白髮代青鬢	顛蹄擲足喚	白雲從中竄	或還我舊貫	璇璣纒三轉	尋覓家鄉徧	此匣莫開看	須臾不逾旦	不能免羈絆	長結神仙眷	權悅成繾綣	遺家不復戀	海上行舟慣	步出澄江岸
一念斯利刃	一息遷延斷	追喚復何及	直飛去仙宇	但忘且且誓	如何垣已頽	家鄉乃無有	盟誓一再三	妹曰若還思	興言謂妹子	不老亦不死	携手去仙鄉	遠適蒼海外	松魚赤鬣魚	漂蕩見漁舟	遐想古老傳
愚矣哉此君	溢然終壽算	倏焉魂魄漣	縹渺伴天半	開匣微一練	如何人已散	異哉信疑幻	丁寧幾千萬	仍復來霄漢	且欲白吾願	人間歲月換	海關與宮觀	邂逅海若媿	矜能釣不倦	還想古老傳	矜能釣不倦

反歌

# 莫娜麗莎

Walker Pater 作  
朱芳濟譯

她比那些巖石還年長  
在她所坐著的地方裡；  
像那魍魎，  
她已經逝去多時了，  
而學得了坟墓的奧妙；  
而會經滄海的潛水人，  
又保守着她遺落的日子；  
而且與東方商人們  
爲了新奇的織物運輸；  
而，像麗達，  
是海倫的母親，  
又，像聖安娜，  
是瑪莉的母親；  
而這一切對於她

仿佛都是七弦琴和笛子的聲音，  
而生活着  
僅在幽美之中  
因此牠作出變幻的姿容  
而沾惹着睫毛和手指

譯 後 贅 語

莫娜麗莎 (Mona Lisa) 爲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的名畫，靈心秀手，態度安詳，堪稱藝術之寶；據云此畫不過高三尺，闊二尺，而遠那獨却花却四年的光陰，結果自覺尚未完成，這誠慎的心雖有流弊，却是要看怎樣的說法吧。寒齋昔日懸有此畫印影，長髮披肩，也尙可觀，所畫口邊微笑，態度沈着深密，難於理解，有尼采女性是一個謎之感。意大利的楊玉環也。(Sextus Beau) 達文西蓋是奇才，或以爲男子們都是易打的燈虎歟。

W. Pater (1839—1894) 係美文論者，這一個斷片也富於批評的性質，或相當於中國的題畫詩，中國向來有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之說，這殆爲聰明話而已，不見得妙語如環之無端也，此固可見中國美術的範圍之大，而鄙意却以爲一幅真正的圖畫可以逕名之曰詩，無所謂有有，正如一篇小說與戲劇，或者一篇散文，一個人的生平，一個行爲，一件事物，以美學的標準論均得以稱爲一首詩。Pater 的詩其着意的究竟不必深考，今又以近於今文派的方法譯之，只可應補白之需而已。如 Vampire，v 字大寫，頗以爲異。又 Troy 省去。「潛水者」上應有「一個」字樣，以中國文下無 S 問題，同理，「遺落的日子」上有「那些」字樣，均隨意從略了。此詩載在夏芝所選的生津本

現代詩選裡，因係第一首，有開門見山之樂，曾隨手譯出，今檢出加一後記，實乃表示別無變更介紹之意，却不覺絮語囁囁矣。此詩老而不乾瘠，大約總是 Pater 寫慣了剛德之美的論文的緣故吧。

T. S. Eliot 在其「散文的界線」(The Borderline of Prose) 裡有一處說到沛德云……

「我曾有意留心沛德的莫娜麗莎，——因為我不確信那是好的散文。對於詩，我們往含糊的把詩與散文歸諸一個性德，而可以同樣的喜悅，然而那於彼此之間都不是可以長此以往的。」又在「散文與詩」的末尾有云：

「我只想對莫娜麗莎的散文當心的看去……一個懷疑而詰問的眼睛，而描摹的誠然很可靠，無論任何一點充實與純正的生命局部，都已經突然飛昇到詩之。高貴的地位了」這裡沛然的詩是其散文「文藝復興」中的節錄夏芝特為拈出，茲不贅述。關於詩與散文，鄙人與「荒原」作者會有同感。即如蘇東坡的「赤壁賦」歐陽修的「秋聲賦」才正式的是他們最好的詩；陶淵明的詩是散文，而那樣特殊的散文乃正是他的詩，故與眾不同，但是在文學史裡例證也就寥若晨星了。這正如近人說徐志摩的散文比他的詩好，以我的私見看來，其實勿寧說他的散文才正是他最好的詩為宜耳。嘗與人言這個現代詩裡惟「西窗」一首差堪共語，此在當時為閒話，（瞧不起「新月」）及至臨文時又覺得真可以這樣寫，固不見的是悠然自得也。三十一年小雪節夜記于北京之無樹庵。

# 冬 天

南 星

安靜的冬天。當我擡起頭望着窗外，看見天空與樹枝的時候，我就要中止我的談話，如若這屋裏有一客人；或者閉起我的書，無論它是不是一本緊握住我的心思的。天空永遠是灰白色，純淨，普遍。樹枝稀疏地排列着，有的負着幾片變了色的葉子，它們與天空完全調和，互相依傍着，酣然欲睡的樣子，其間流露出的一種愉快的沉默。凡過冬天的日子，都應當有冬天的性格。你不安靜的人，無論住在甚麼地方的，看一看窗外吧，看那樹枝和天空吧。

我曾在幾個地方遇到冬天，冬天的神情總是一樣的。它安然地徐步而來，不隱藏也不張揚地站在戶外。我認識它。比對一切別的東西更熟悉，我們的交誼深摯，長久。冬天的沉默是可讚美的，不是完全沒有聲音，而是那聲音決不刺耳。喧噪的夏與秋的歌者都隱匿了。從早晨到晚上，必須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聽得見一個小販的長呼，一聲麻雀的嗚叫它們都是輕細而且隱約的，像在遠處。另外是煙或水氣衝入天空的聲音。那需要深切的聽覺上的注意。

但這一個冬天有過異樣的日子，彷彿故意地給我一次驚嚇或試探，在我們初見的時候。就在前一天，那個早晨，我帶着溫暖的愉快開了屋門，看見地面變得陰濕了，天在落雨。我退回來，找出我的傘，帶着一種新奇的心情把它展開，然後走進院裏，聽着傘的聲音，幾乎以為另是一個季節了，我走在街路上，雨點却變做雪團，而且漸漸地轉了方向，正對着我的身子。雪團接觸到地面便消溶了，泥水被堆在整個的道路上，陰濕的感覺那時候我不很留意，只懼怕着驟來的寒冷，風吹起來，却是沒有聲音的。我的手似乎僵硬了，幾乎失去了舉傘的力量。讓我更其驚訝的是河沿上已積滿了葉子，濕透了，毫不動轉。那一片暗黃的顏色把河沿裝飾成一個生疏的地方，那一天以前，我看見河沿上還很乾淨，柳葉和槐葉都留在枝上，我思索着，懷疑一早的雨雪有這麼大的力量。寒冷又加重了，仍然攻擊着我的手。前面，同樣的落葉夾着泥水，那一條道路變得意外地長，對面的房屋，模糊，遙遠。我聽見雪打在傘上，簌簌地響，聲音中滲雜着沈

悶和憂傷的調子。沒有另外的行人。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旅客。我熱切地四顧，願意發現一個小店，我就可以走進去停息一會，緊緊地閉上門。但不久我到了真實的所要去的地方，進了屋，隔窗向遠方望去，有一列密集的山峰，大部被雪蓋住了，那兒的寒冷直臨到我的心上。

想來是很足以安心的，這異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緩步在溫暖的爐邊，窗外的樹枝和天空仍然是柔和的，而且有可喜的陽光守護着它們，這只是冬天的開始，還有許多寧靜的日子在後面。這樣想着，便輕輕地開了門，預備到院裏去。

## 二

一個長年裏，日子過到秋末，我才会想到那已經不很遙遠的，寒冷的季節，它在預想裏多少是可怕的。由於回憶前一個冬季，腦上浮現上來的是雪的，暴風的，霜的或霧的天氣，雖然似乎並不十分艱難地度過去了，把它們加在未來的日期中，而且想到自己必須重新與它們相遇，心裏總會起一種懷然之感。沒有逃避的方法，於是當開始覺到清晨或深夜的加濃的冷意時，就盼望着有一個更好的爐火，它將守着這屋角，耐心地，散放着熱氣。窗與門再嚴緊地閉起來。但出外去的事仍然是不免的。走在那樣冷冽的路上，厚重的衣服也只能壓下去少量被侵襲的感覺。儘可能地減少出外的次數總是很重要的事罷。

近來是在過着實證這預想的日子了。霜與霧更迭地裝飾了每一個早晨。雪降過一次之後就生疏起來。暴風沒有時間的選擇，但不會在這兒長住。有幾次我離開這已經有了爐火的屋子，在略有些不同的溫度裏，走在大路上或胡同之間，行人的神色都是嚴肅的，正如頭上的天空，於是想像着自己的雙頰也必與他們一樣地發紅了，從心裏生出一種已慣了冬天的人的感覺，沉默着，聽各人的腳怎樣踏在硬起來的土地上。但那冷意，從每一條樹枝每一個牆角透出來的，仍不足以讓我禁不住而有些悚然。街頭上的人們仍然不少。警察的態度永遠是從容的，無論在靜立着或緩緩地移步的時候。推車或趕車的人們總是望着前面，那眼光說出他們只有趕路的一事在心裏。小販們有的守着他們道旁的攤子，有的暫時在那兒停歇，如若他們不凝視着他們的上升的熱氣，必會揚聲地叫賣或對一旁的人閒談。冬天彷彿沒有得到他們的重視。在每次外出的路上，我所見的情況大致是相似的。奇怪別人何以不怕寒冷的心思已經沒有了。這一個冬天從開始就少有嚴厲的日子，此後也不過是這樣的罷，這似乎已成了自己的信念，以為出外與守在屋裏並不是十分不同的事了。

# 無題

李道靜

有一天傍晚我去看望一位朋友，那正是在夏天，正趕上天又落起雨來，我一個人撐了油紙傘經過清冷冷冷的街巷向城的東邊走去，斜風細雨裡那身影顯得孤單的。到了河沿，眼前突然開朗了，我乃看見那弱不禁風的細細雨絲輕輕細細地飄灑在那細細的如夢如煙的柳絲上，柳蔭一角樓上正有人站著看雨，一個細長的俏麗身材穿了件白色衫子。我和那個細長身材之間有相當距離，心與心之間的距離却又那麼近，但是我們忘了人與人間那點應有的關係，我們都是在欣賞風景了，我真願意我老是這樣在行路中，這顯然與一個風雨途中的天涯旅客不同，想像那漢子乃是一個伶仃無依的人，我雖亦失怙，自身却並非一個旅客，欣賞風景走完這條路後，我還可以有溫暖的友誼來烘乾我濕冷的身子。走進那小院子裡我聽到的第一句話是一個無聲的笑，我想說我倒實實是爲了欣賞雨景才離開我的家的，言外的意思是說我也實實是爲了來看望你，爲了你我才走了這一程路，可是我並沒有說，好像我們都沒有什麼話想說了。

這一天黃昏裡我才離開了朋友的家，天上邊在落著雨，我的腦下多了一個朋友送給我的書包，且裝了滿身的快樂和憂鬱回來。燈下我給我的朋友寫信，一時却又想不起什麼話說，便很惆悵地在白紙上畫了一叢石榴，因爲朋友的窗外正有一叢石榴在那寂寞的雨院裡開得火紅熱鬧而已。

# 落花時節

聞 國 新

浙浙零零地下了一夜的春雨，到天亮時方才停止。有春綠楊城郭雅號的江南某一個小城市，還整個地隱藏在霧後的煙霧裡。

在一條小弄堂的盡端，那座孤獨而簡陋的旅店的階前，音樂家李龜年悄悄地站着。他時而仰起頭來：似乎注視着溜上垂落下來的不絕如縷的水珠，又似乎眼光並無所屬，僅僅是充分地反映着這可憐的老人所有一肚子悵悵的情緒——彷彿一塊鉛板，像此刻天空裏的顏色一樣。白髮飄飄的覆蓋之下，他有一幅寬滿的臉龐，突出的前額和深陷的眼眶以及那些縱橫的皺紋，都表示他已然飽經無效的生活上的慰安與磨難了。

雨後的春風有時故意逗弄他底滿堆于下頰部的潔白鬚鬚，使他也下意識地舉起自己的一隻手撫摸着這老年的禮物。他底手並不太大，膚色還白而細嫩，如生長在深閨之中的女人的手一樣。

老人底沉重的心情，隨同此刻天宇間又鋪展開一大塊黑雲似的，更加深濃的凝滯成一個結。對於往昔在長安宮裏羨慕碧池頭那些輝煌的眷戀，和昨天在鶯峯寺廟會裡邂逅着知音李暮，這悲與喜的兩番情調，交織爲一幅無形的網羅，使他對於自己的前途，抱着無涯的意外之感。

他終於闔上了他底雙眼，想躲避一下眼前的這種鉛色的刺激；於是殘留着的，祇有耳畔叮咛響着的，那階石上水珠迸落的微響。而這種微細的聲音，却彷彿是橫在他隱感之前的一條大道，巧妙地導引着他底回憶像曇花一現般的，他不自覺想起自己一篇三年前的傑作，盡一夜不眠之力譜成的那一闕李太太的三章清平調來了。

然而，和這種黃金似的生活成爲兩極的對比，那許多許多深印在他底腦膜上的慘酷印象，很迅疾的迸了上來，澈底地擠去了他底遐思。尤其是，當他在長安留住的最後的一天晚上，他蹣跚地擁塞在跼跼呼號哭聲震天的老百姓之群裡，



燕窩逃出城關的道路的時候，城裏那一條繁盛的十里長街，火從各處同時燒了起來，必剝剝，終於燃在一起，如一條瘋狂了的藤龍相似。其中有一處在高樓窗上嘶聲求救的少女，當無情的火舌第一次抵到樓窗以前，那少女忽然像一隻燕子似的竄了下來。他在緊緊閉自己的眼睛；耳輪中便聽見轟然一聲，再回過頭看時，高樓已然坍在幾丈高的火焰之中了。

「唉！他所能助力的祇有這一聲絕望的歎息。」

逃出了城關兒，渡過邪溝，眼前是山明水秀的江南，也是他夢魂中時常牽惹着的江南，緊張到極度的心絃漸漸地鬆緩了下來。但像他這樣生長在宮廷裡的樂人對於生計究竟是大太外行的，他直到一摸囊匣裡的錢幣已竟僅餘到很少的數目，而肚子又在呼喚着的時候，才感覺應該如何打發自己將來的日子，却是眼前一個最大的難題。

像夢境一般，他流落到這座小城市一個偏僻的旅店裡。在這裡，他將重理過去五十餘年的風花雪月之夢了。雨的長絲繚繞着；但他昨天黃昏時候從鴛鴦寺走了回來的時候，還打算今天一定是個晴明的好天氣哩。

「老客官，你早。」具有一付黧黑面孔的老闊從前面櫃房裏耗子似的踱了過來。這人，是在昨天上午還因為李龜年積欠了幾天的房飯錢而施之以白眼的；但黃昏時候，意外地忽然瞧見本地的李大相公却足恭恭敬敬地跟在他所看不起的人的後面；而自己正在驚訝的時候，李龜年竟把這筆債務代他清償了。

李龜年謙恭地和老闊一拱手，剛才的思緒給扯斷了。又默默地仰起頭來望望天色說：

「真是那句話，『天有不測風雲，』一點也不錯啊。」

「老客官，你們北方來的不知道，有這場雨接着就是黃梅時節的了。——可是今年似乎早了半個月的樣子。」

李龜年幽幽地說道：「這樣遠天氣，不知李大相公能來不能。」

老闊擠一擠他底鮎魚似的小眼睛，「李大相公不來，你老客官也就屈尊在我們店裡住着罷。可是，不知道能跟你老大哥打聽打聽，你們是在那兒會過的。」

李龜年「啊」了一聲，被扯斷的思緒又給老闊的一句話牽連上了。但具有着崇高意識的這個老音樂家，在這裡却絕對不屑於暴露自己的真相。他皺了一下眉頭，就清朗地答覆道：

「我和李相公不過是在長安大市上見過幾次面，何嘗有什麼深厚的交情；昨兒是幸會，彼此都覺得分外熱稔了許多。」

似的。」

老圃歪着臉孔，鬚眉的樣子依舊巧妙的懸挂在上面，又似乎有些像信不信地問道：

「你老哥不是彈得一手好琵琶嗎？」

「繼承台愛，真是過獎了。」

「李大相公的笛子在我們這裏真是甜到料的呢。」

李龜年點了點頭，在他爲樂白鬚所籠罩的嘴角間露出一點若隱若現的笑紋。

在另一個亂離人間的角落裡，詩人杜甫也混雜在可憐的群眾之中從長安城逃了出來。漸漸地，杜甫發覺在自己前後的百姓們的數目是越來越少了，有的過老或者幼弱的人們，常常被群眾落在後面；或者在啼飢號寒之餘，就呼出自己最後的一口氣，輪倒路邊的也有。杜甫祇有含著一包眼淚，送他們永遠的歸去；而自己却還得撐起脊梁骨，在人生的懸刺道路上毫不停息的奔馳著。

後來，只存餘他一個人在同谷的蒼涼的山間了。糧食也斷絕了，只靠採摘些橡樹和栗樹的果實勉強挨過；這樣，他終于回到了自己的可憐的家裡。然而，家裡的環境只有更壞；當他聽到他的老妻泣著報告說，前歲生的那個男孩子，因爲母親三天兩頭沒有東西吃，奶水不接，竟生生給餓死了這樣的消息時，自己呆瞪了半天，眼淚却連一滴都沒有。停了許久，忽然握緊拳頭，向天空築了幾紮，音調沉重的說道，彷彿病人的囁語：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晚上，杜甫和他的老妻弱子，棲息在冰冷的僅存下一具草薦的床榻上，仰起頭來，從房際盡頭的簷牙缺隙地方，還看得見天空裏閃爍着的星子。

這樣窮苦的生涯，給他壓榨出來不少有血有淚的詩篇，然而這許多詩篇的寫出，却是在換了一個環境的杜甫才寫出來的。因爲遠居在蜀中的節度使嚴武，從道路傳聞之中，曉得他的故人竟是這樣落魄，便特想差人請他還涉山川，到那所謂天府之國境去，臨行時還給這可憐的詩人的家庭留下一些生活費用。而爲了更充實自己的生活這一點，我們的詩人乃決然地踏上了遙遠的征途。

成都的浣花草堂，確實給他物質上的享受增加了不少。但精神上却漸漸覺得空虛起來了。這種內在的原因，日夜在侵蝕着他，似乎並非等待聽到官軍收復河南河北的消息之後，才引起他自己的歸思的。

在還鄉的途路上，詩人杜甫却不像幾年前從關中落荒而走的那種情形；有了嚴大節度使的面子，無論走到哪裏，總是有人接濟，有人供給食住，甚至種種閥氣的酬應如現在的學術講演或者什麼座談會之類，杜甫也不得不出席參加了。就說是「衣錦還鄉」罷，杜甫他的簡單的家中度過了一個靜謐的冬天。在天寶十三年的初春，他又大動游興，僱好一隻快船，迤邐地游到江南來了。

旅店門前的瀟瀟春雨裡，一匹白馬上馱着個壯年的漢子，一身短服適意地包裹着他底強健的軀體。馬從垂柳柳之間絕塵而來，一直蕩到這片幽僻小店的門首，就被強迫着站住了，壯士一翻身，兩隻腳踏在瑩潔的石板路上，並且略微停息了一會，於是抬頭來看着簷頭裡那塊古老的招牌。

這時候，旅店老闆和李龜年的談話已然停止，馬蹄的聲音促緊了兩個人的心壁；誠然，這裡向來很少有這樣的貴客肯來光顧的。抱着一種驚喜交加的心情，老闆倒背兩隻手向前邊來了。

「喂，喂。」壯士喊着說，「你可是客店老闆嗎？」

老闆陡然似乎出於意外的一震，却趕緊把兩隻手順放在膝蓋旁邊，小國臉兒俯着，像是窺察泥窪中可有什麼棲息的動物，音調有些顫抖着說：

「是……是，小的——」

「你店裡可住着一位李龜年——李老先生嗎？從長安來的。」壯士的一隻手扯住馬的韁繩，一隻手很不寧帖地搖動着那一節短短的皮鞭。

「啊，有的，有的。」老闆雖仍忖測不透客人的來意，但顯然地一幅煞白的團臉略略有點血紅的顏色了。勇敢地說了一句。

「好的。你替我看住了馬，我自家去見——見。」

「他剛才和小的還在廊簷下面叙家常呢；等我叫他出來罷。」老闆殷勤地諂媚着。

「去，用不着你多口。」壯士揚揚不采地申斥說。

那裡，李龜年還是神色泰然地踱着舒緩的步子，好像絲毫不爲外物所移似的。而掩覆在方口與下頤之間的雪白的長髮，給這陌生的來客立刻就認得出這決不是一個平凡的老人。

「你老先生可就是李——李龜年……」

李龜年恬淡地點了點頭。

從襁褓的衣襟底下，壯士態度極鄭重地摸出一幅巨大的絳紅顏色的紙片。一壁舒手遞過來，一壁謙抑地說道：

「小的是××府裡的差役，派我送個請帖給老先生，說務必就請去參加一個筵會。席上有李慕李大相公，提起你老先生的名字，大家都歡喜得很。還有位昨兒新進城的什麼杜老官兒，也笑着說：『幸會，幸會，』小的臨來時，勞他親跑到階下囑咐我好幾句話哩。」

一節話使得他經憂患的這個老音樂家腦子裡感覺很紛亂，除了李慕，他似乎的確懶得去見他們。尤其是，在眼前國破家亡的時候，這種於生無補的虛空的酬應，他認爲自己應該澈底迴避才對。一邊這樣不高興地想着，而他底一雙深的眸子却不由已地注視到絳紅顏色的紙片上去了。

長安工部少陵先生頤自其故鄉來我城，×公驛諸官邸。與會者俱非俗士，聞老先生名，咸願一聆雅奏。急足至時，

深望促駕。匆匆，不一。李蔡頓首。

看了柬帖，一頓年青人的蓬勃體態立刻在他底腦膜上頭現出個很清晰的影子。對於這個年青的人天才與智慧，自己倒是頗爲傾到着，他心想，如果那件伶傍宮牆學曲的傳說確是真的事實，將來成爲自己的繼承者，並不是不可能的事。他好像深山中一匹高齡的斑豹，越是自己已當垂暮之年，越要珍惜着自己底寶貴的毛皮一樣。

「少陵先生，聽隨，不就是寫過北征那首巨幅詩篇的杜甫嗎？他怎麼也會跑到這裡來呢？」

在一間華麗的客廳上，杜甫的席位擺在最高貴的處所，上首是李慕，正笑吟吟地舉起琉璃杯來；下首便是主人的位子。在這一個小小的城市裡，這是它的政治與經濟的中心。

杜甫又呷了一口血紅的葡萄酒下去，在他瘦削臉上的顏色越發成絳紅的了。主人更殷勤地勸着酒，但不時因爲受激

于這位遠來豪客的偉大的儀容，就揚起兩撇小黑鬚，和上首坐着的李饗做出許多類型的眼色。又因為首席的談鋒並不怎麼銳利，關於國家大事幾乎是不贊一詞的，所以連主人幾次挂在嘴邊上的廢除節度使制度的大議論也不能傾出來了。

「少饗先生，」李饗忽然想起一句話來問道：「老先生離開長安的時候，想像城里頭的景況還不十分緊迫罷。」

「是的。」杜甫剛吞了一塊白肉，就趕緊放下去說：「我是聽到消息不大好的時候，就告了假回鄉去的。可是還沒有走到潼關，就聽見哥舒翰的兵士一隊一隊的敗下來了。」

「哼，」主人接着發狠道：「國家花了許多錢養着他們，是做什麼用的啊。」

「在江南有逃出來的人說，不少士大夫階級都因為沒有法子脫身，只好觀然事賊的了。」李饗感慨地說。

「是的。然而我却沒有想李樂師居然能從死裡逃生，真是不幸中的大幸。」杜甫說着話又看見林廊子底下兩旁侍立的差役一眼，「今天，不曉得能一賞長安的舊樂不能啊！」

主人也似乎不能忍耐了，瞪着眼睛向那班佇立着的人們，同時有點偏促不安的樣子。連李饗的心里也有些兒發燒，他假假定這位樂師若是不肯光臨的話，這曲霓裳羽衣必定也要失傳的了。

忽然從遠處傳來一陣馬蹄聲，陰晦了的衆人的心都覺得曝露出有希望的黎明來了。一剎那之間，銀色的馬鞍上，歇來了白髮的老樂師。

首先是，李饗先傍若無人的離開了自己的位子，感激地噙着眼淚，過來拖住李龜年的龍鐘的臂膊。

當李龜年緩步邁上廳堂的階石的時候，席間已然連一個人都沒有了。杜甫像是忽然減少了十年歲月的樣子，額上的皺紋都有光采的綻開了。用着今天最宏亮的嗓音說：

「李老樂師，幸會幸會。」

「啊啊，」頻頻點着白髮飄蕭的頭顱，李龜年也神經質的招呼道：「杜老員外，一別多年了。想到岐王府上和崔九堂前的歡會，怕是一場春夢的懷戀呢。」

「對了，老樂師，你的記憶力果然不差。但在這落花時節的江南城市里，上天又允許我們多一二次的聚會。這確是甚可紀念的事情。請主人賞一點紙筆，待我送給老樂師一點文字上的存記罷。」

杜甫的嘴角急速地扯動着，一壁伸開紙幅，蘸好了筆，匆匆地寫了下去。

# 沙灘

若木

從書桌上拿起一本書來，微微理一理頭髮，心裡很輕鬆，又看一看手裡的書，便悄悄的走出來，院落的門外，是一片小小的土坡，前邊便是一條多灰塵的路，路旁有幾棵樹，樹葉已經濃密得常使人感到夏意了；這路很久沒有人修理，現在更被搬運磚瓦的車馬踏踐，泥土更厚了，雖然微微有一點風的時候，也會飛揚起塵土來。

我佇立土坡上，遙遙的夕陽又映着景山發出輝煌的顏色，我是愛這景山的，我每當來去的路上，都默默的注視着它，有時候在朝陽裡，有如被雨水洗過一樣的清新，有時風沙吹起，又朦朧在昏黃中，我愛它清新，也愛它朦朧，我愛它的各種顏色。

我彷彿想起了甚麼，慢慢的向前走着，一隻蝴蝶翩翩飛過，我彷彿又忘記到那裡去了，隨着蝴蝶飛去的方向，又看見那一堆沙丘，那是我每天去檢石子的地方，坐在一堆沙石上，常常有清風隨着柳條飄揚，於是我又順着我的脚步，走上小沙丘。

我還記得這沙丘的故事，她編造過一個美麗的謊，有一天她浸了一盆石子，她欣喜的給我看，她說她半點鐘遊歷了雨花台，這石子便是從那兒帶回的。那些紅的，黃的，花紋的，各種形狀的石子，確是很美麗，很美麗，我想不出她從甚麼地方得來的，我想，這古城的附近，沒有有石子的海濱，沒有大山，後來她告訴我了，領我去找，這一堆沙丘，便是她領我來的地方。

從那一天起，我每天來這裡檢石子，便每天都有美麗的石子帶回去，我珍惜的放在水池裡，每天有新的石子放入時，便換一次新鮮的水。我的石子已經一天一天的多了。石子的形狀和顏色，合在一齊，也更好看了，我便也更愛它們。

## 散文二篇

### 寂寞門庭

徐 行

你曾有一個驕傲的旅程麼？春風沉醉的晚上，有柔軟的歌聲伴了你的脚步，永天雪地裡，你又躍馬橫刀，馳逐於大漠之野了，一切悲哀與嘆息，失望與苦痛，在你眼裡是輕煙般的渺茫，心頭也似著天微風的拂過。你似乎在尋找一個歸宿，天色是慢慢的朦朧了，在月光如水之下，用馬鞭去敲那一家旅店的門呢？

春天去了，大漠的風塵更大了，迷途的旅人啊，你能在茫茫中得到些什麼呢，安息在你古老的家裡罷！

「門雖設而常關」，階前的草綠了又黃了，爬山虎的枝蔓爬滿了牆，早晨的太陽從東方照過來，又從西方流下去，一日日，一年年，霧氣薰染了人心，命運又如秋葉般在西風裡凋零了。

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家，當時何嘗不是一個大的苦難呢，然而熟悉了這滋味，便也把哀愁壓在心底，日久天長，同過去的可哀傷的日子攪在一起，現在也成了淚的化石了。

不，也不是淚的化石，許多堅硬的人化成了鐵，圓滑的成了可方可圓的木頭，只有這禁不起風又禁不起雨的人，才躲在自己的陰暗中，在無聊中打發着寂寞的日子。

便是這樣看着雲，看看星，聽聽蟬叫，便是生活麼？許多的過往人，脚步匆匆的近了又迷了——雖然我們只隔了一堵牆。

然而也要打破這門庭的寂寞麼？不給隣人們一個驚訝麼？否則，還是想躺在厚絨的椅子上，作列子御風的好夢，作摘星的使者麼？

打發着日子過去，又打發日子回來，雖然過去的日子永不回來，而來的日子不正待過去麼？時乎！時乎！願花常好，月常圓。

祈求着他人的幸福，自己是要耐得住寂寞的；永遠的安於自己淡然的日子，心門也永閉了。

### 月將圓的時候

再過兩天月就滿圓了！

奇怪的，風雨消失後，難得這樣一個皎潔的夜晚，沒有一片雲，一絲風，遠遠的燈火照亮了，黃昏中是多夢的，每一個院落都有一方天地，他們的也都是溫暖的罷？在黑暗中，遙望燈火闌珊處，正如古逸士從山頭俯視塵寰，一樣的世界裡，各以其不同的姿態而生長，彼此沒有依靠，也沒有心神的融洽。

我茫然的邁着脚步，將要到那兒去呢？

這世界，鬼如人形，迷瞞着睡眼的正誇着自己的清醒，每一個人都笑孜孜地，生命都似乎給了他們以歡喜，我能涉足於每一個幸福的人的當中麼？我但願能找到我該走的荒涼小徑。

衰弱的細細的聲音，啊！艸沾白露，濕入我的雙腳了！秋の時序，再過三天便是中秋。暖暖的籠罩着的心，能爲思親淚再濕透麼，十年前的孩子，如今我已經該是一個大人了。

「大人」！好難堪的兩個字啊！我的羽翼健全了麼！離開枝棲，又是一年，此時，正如一隻麻雀，在地下展轉的撲騰，欲作天涯之翥飛。

啊！父母懷中的遊子啊！夢中的遊子啊！月下會有的神話，一道白色的梯子，月宮的門開了，我輕步走出……

現在的門還微掩着呢！還有三天才到中秋節！一年容易又秋風，想起來也不免增加惆悵，反而一想，二十年中，我又感到些什麼呢？生命依然似沒有源頭的水，說不定那一天便乾枯了，可以見到的，是心上堆積的污泥。

幻想，幻想織成多少美麗的花朵，在夢中開放在枕旁，在清醒時又在面前的遙遠處，說起來真是令人生嘆，多少年中，我便這樣望風撲影的活着，彷彿這夢幻樣的未來也是我生存的目標，我爲了生存也只好追求着自己的夢。

現實的景象，彷彿隨時都在變着，更無時不與我以空虛之感，我能在這世界上得到什麼呢，金錢嗎？食物嗎？知識



嗎？是的，我都要的，可是我要牠們條件麼呢？這才是我的大疑問，其實我依然有本能的慾望的要求，因為我還生長着，不過什麼是該生存的理由呢？

作一個極端的自私的人，甚致不願給人以微笑的溫暖，真是行屍走肉，麻木的生長着，而自己覺得「我將來一定是了不起的人物啊！」真是令人想來，又想笑，多半又想哭。

一天天混着日子，不久月便圓了，但不久也就缺了，但是仍有復圓的時候，可是人呢？年華逝水，明天便不是今天的面孔了。

讓記憶中加深了多少皺紋，月到中秋分外明，而人的臉上，却增加了無數的陰影。風無休止的吹着，夜深了，「碧海青天夜夜心」，誰是真了解人世的悲哀的人呢。

## 論第三種朋友

單 翔 塵

這「第三種朋友」是在下自造之名。我認爲普天下的朋友可分三種：一，知交；二，仇敵；三，口是心非的假知交。這種朋友，沒有特殊的標記。由外表看去，和第一種朋友（知交）沒有絲毫分別的；因爲他最善於學第一種朋友，學的好，以至於叫你誤認他爲自己的知交。可是等到你認他爲心腹以後，他便要開始實行他那毒辣的手段了。

這種朋友百分之一百是嫻於辭令的；換而言之，也就是最會拍馬。拍的叫你覺得非常的好受。在你聽了他的轉折阿諛之後，心裡便印了個怪好的影子；待他常常地這樣拍，你便會覺得他是常常的這樣好；至甚於你便誤認他是永遠的這樣好了。可是這人的心與殊不一致：口裏雖然說的怪好聽，心裏却別有目的。你若看不透他的用心所在，信用了他，他便乘機詭君於阱。

關於此輩朋友，我倒有兩個好例：

王君有個朋友，名叫秦明，最會挑撥是非。王君與李君最善，互相幫助，不啻手足。秦明卻想欺侮李君；但王君與之一體，勢力雄厚，對付不了。於是他便從中挑撥：對李君說王君怎樣批評他，而對王君說李君怎樣對他不好。久而久之，雙方的心，各都冷了，彼此便失了連絡。於是他便乘此機會挑出別人來和李君打架。在打架的時候，他又要出來拉架，以表示他對雙方皆不錯；其實，我也早偷看明白了：他只是抱住李君（挨打的方面）。然而事後他還要對李君說：「幸虧我給你拉架；否則，他就把你打壞了。」（事實上，若是沒有他老在旁拉架，也許李君挨打不至於那麼重。）

你想這種朋友夠多滑，叫你吃了虧而不知其所以然。這種手段，不能說不厲害吧？！

民國二十年的五月，有個姓王的旅客，住在了上海的一家旅店裏。遇見了一位與他同時下榻的客人。那人一見了他就十分的客氣，談的親熱透了，簡直就像故知重逢一樣。處處優厚王某。王某以爲其人是自己的知交了，便把身邊的財物也告知了他；因爲他覺得既是知己的朋友，就無須再隱藏了。

數日後，此人便乘王某酣睡的時候將他的衣物錢財都運走了；而同時把自己的也運走了。次晨起來，他便大喊「失盜」，裝出驚惶失措的樣，並自云丟了五千圓錢，以及多少銀行條子。此外自己先到了警察分駐所，報告了失盜的情形。王某始終不知道那些東西是他運走的。

普通這般先生們欺弄朋友的程序如下：

- 一、起因：一陣心血來潮，思欺弄朋友以自娛，或因名利問題之引誘。
- 二、手段：笑言悅耳，努力拍馬，務使對方入於圈套。
- 三、目的：爲個人之利益或興趣。
- 四、結果：陷人於阱，不留絲毫痕跡。

### 因病引起的一點小感言

前幾天因爲氣候不調，害了一場大病，幾幾乎下了陰曹地府。當時病情，據我個人的觀測，已經可謂「不爲不重」；反腸倒胃，連夜不能安息。據同學說：我的面色已與黃土一樣，身體軟的幾乎不能站立，食物早已不能進了。

這個時候，自己也正在計劃着去找醫生看看；可是究竟是找中醫呢，還是西醫呢？還不一定。籌備了半天，敝意便決定了去找西醫，因爲在我的理想中，西醫的治法總是能比較中醫科學一些的，且他們用的藥也一定比較有根據一些的——不至於像那些自號名醫的舊式中國大夫，用他們祖先先單傳秘授的法子，用紅磚麪子團成球，名曰「虎骨丸」；用綠豆粉混上石粉，名曰「無極丹」。（註：此處不是一概而論。）

欲找西醫，那就是須要上醫院（因爲像區區這樣一名窮學生是叫不起「外出醫生」的。）至此，我又猶豫起來：是到國立醫院去呢？還是到私立醫院去呢？據聞私立醫院十之八九是些買賣性質，講的是金錢主義；不管男女老幼，緩急安危，一診察，就要國幣三十元（用藥不在此內）；若想住院，則須先交聯銀一百五（就是上交房錢的意思；可是病人苦只住了幾日就好了，醫院老爺也絕無退錢之理，你就只好自認倒霉。）

千思萬想。只有「死逼梁山」一策：就上國立醫院，因爲可以省兩錢。當時就到了××醫院。誰知不但沒治好了病，却惹了一肚子氣回來。病室裏面滿排滿的盡是病人，却瞪着一雙雙找人憐恤的眼睛，敬待着醫生老爺快發慈悲，替把病

根剪除了吧。但是那位大夫是個「時刻遵守家」，寧願吸着烟捲向那些看護密斯們談天，也不肯看看我們這些「不待時刻」的危急的病人；爲的是「遵守時間。」我當時覺得太難過了，央求他老早點給看看，他便不加思索的回答曰：「醫院的規矩，不到點，不看病。」

後來到了點，便不得不照應故事了。說起來這位醫生大人，真也有點萬難：雖然形式上是在施其手術，而他老的尊心還在繫念着與那位看護小姐談話，對於我的病，只是大體一看，順手開了個蠅頭字形的藥方（並不細問病情）就算完事。以敝意的推測是不出於此二大原因：一，一心不能二用，一面回答着看護小姐的問題，自然是無心再顧及病人的；二，在那位醫生老爺心裡一定是：回答看護小姐的問題是目前的要務；反而言之，看病便是「屁也不值」的事情。

一個被他看過的病人，若很遺憾似的；因爲他覺得病情醫生沒問清楚，怕所下的藥治不着病，欲想再申述申述病源。而醫生老爺不耐他說完，就止住他說：不用說了，我已清楚了。那病人只好閉緊嘴（其實，你試問問那位醫生先生，他究竟清楚的是什麼？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不過是因自己是明醫（注意：此處的明是聰明的明，而不是高明的明）便應該如此說，因爲不如此說便無以顯其「明」了。因爲現在處世，越會省事，才越是聰明人，所以以此類彼看病也須要省事爲妙。嗚呼哀哉！醫生老爺！您老這一竅聰明，可把無數的病人害苦了。

據我聽說××醫院會有個醫生老爺，因爲省了一省事，竟把個病人的命就誤上了。那人害的是腦部充血的病，而那醫生老爺因爲私務太忙（凡與女看護閒談等余皆名之曰「私務」，不知切當否？）便沒細問其病源。那病人便述說怎樣頭腦疼痛。他老便爽口而出曰：夏日氣候不調，頭痛是常有的事，我給你開個藥方，你吃了這藥就好了。那病人因爲他是大醫院的醫生，便全部信任了他。誰知藥不對症，食而無效，次日腦部血管破裂，便死了。

我有個朋友，深鑒於此輩明醫的「誤人手段」，便令他兒子入了醫學院，爲的是自己有病時，治着方便，死也不受此輩醫生老爺的氣了。這個方法固然大妙，可是有多少人的兒子甘心從父命而學醫呢？

於是余願普告四海八方後世同胞曰：好好注意你們的身體，勿使病菌侵入；只要沒有病，便不須去看此輩醫生老爺的臉子了。

最後建議於諸公者：在沒有病的時候，多多交幾個醫生朋友，至有病的時候，因友朋的關係，自然那醫生會拿出良心來給你醫治的。

# 冬 天

希臘朗戈思作  
文 佑 重譯

冬天到了，對於達夫尼斯同赫洛謨比打仗（註一）更其痛苦的冬天。突然間下了一場大雪，迷了小路，堵住大路，封鎖了所有的牧人和農夫。融流捲成大溜直衝下來，湖面結冰，水晶似的閃光。籬笆和樹木好像是給拔倒了。地面全被震嚴，除了有着泉水小河的地方。再沒有人趕着畜羣到外邊去牧放，甚至門也不出，只在雞鳴時分把火生得高高的，有的搓麻，有的織海用防水布，還有些人費盡心思做着捕鳥用的機關，羅和夾子。一面分心在欄裏餵着料的牛，餵着青的羊，和圈裡該要養肥的豬的身上。

所有的都這樣的讓家事給纏住了，一般農人牧人倒覺得十分高興，因為暫時之間擺脫了苦工，能夠在睡過曼長的冬夜之後起來喫早飯；這樣，冬天對於他們就比夏天秋天甚至春天都更為愉快。但在赫洛謨同達夫尼斯，想起來從前有過多麼溫柔的密談，怎樣親吻，怎樣擁抱，怎樣用一個共同的乾糧袋過日子，這一切都像失掉了的快樂，現在却過着長而無眠的夜，愁悶多思的白天，就比什麼都急切的盼着春天快來，好讓他們恢復生機。

除此以外，只要一個合着用過的乾糧袋或是乳酒桶碰到手裏，或者偶爾瞥見不久以前愛人贈送的現在却擱在一邊不管的編籃，就也生出悲哀和抱怨來。因此他們好幾次禱求牧神和神女，像從別的災難裏似的從這些之中把他們救出來，再給他們和他們的羊羣以陽光。一面禱求，一面苦苦搜想着彼此見面的方法。可憐的赫洛謨，既無處商量，又沒有主意。她名義上的母親（註二）那位老太太老在身邊，教她刷羊毛，教她繞紡錘，不然就唧唧咕咕的，嘮叨着她結婚的事。幸好達夫尼很夠清閑，又比女孩子心計多，就想出這樣的一條妙策：

在德萊亞斯的小屋之前，簡直就在籃底下，立着兩棵高的桃金娘和一片常春藤。兩棵樹離得不遠，常春藤叢生在中間，兩端纏住樹枝，層層的枝葉糾纏着，形成一架涼棚，大個的果實從蔓上垂下來，好像葡萄珠。成羣的冬天的鳥不斷

的飛向這里，山鳥，鸚鵡，野鴿，白頭翁還有別的喫菓的鳥，大概因為外邊沒有喫的了。

藉口到那里去捕鳥，達夫尼斯走出門來，乾糧袋裏裝上好喫的東西，但爲了表明來意，就也隨身帶了鳥網和膠尺子。  
〔註三〕那地方距離不過十浪〔註四〕遠，但是沒有化的雪走過去也很費點事。然而，愛情打通一切，即使是水，火或亞細亞〔註五〕的雪。這樣，他一步步的穿過雪地走到小屋前面，抖下滿腿的雪，安上鳥網，插好膠尺子。他就坐下來等着赫洛謨，也等着鳥兒。

好多鳥朝着叢莽飛來，到手的足使達夫尼斯忙個不了，跑上跑下，收在一起，弄死，褪毛。但是小屋裏總沒有人出來，男子婦女一個看不見，門口連一隻雞也沒有，所有一切都緊關在暖和的屋子裡面了；可憐的達夫尼斯真不知道怎樣好了，茫然的好像自己的運氣比這些鳥兒還壞。只要排得出一種足可藉口的理由來，他早就壯着膽闖進去了；於是自己反復的想着什麼是最好的口實：『我來烤烤火；但他們將說，何必十浪，一浪以內不是就有接房？我來借面包；你口袋裏就滿盛着糕。要點酒；你們的葡萄酒新近做成的。一隻狼追我；狼的腳印在那兒？我是來捉鳥的；已經捉了不少爲什麼不自己回家？我安心來看赫洛謨；你是什麼人竟對着女孩子的父母說出這樣的話來？——句句都被駁倒，我就啞吧住了。算了罷，沒有一個說辭不招人疑感的。我還是一聲不響立刻離開的好；等春天剛一透露我就來看赫洛謨，既然命運女神彷彿是不許在冬天。』

這些念頭在他焦灼的心裏七上八下，拿起打得的鳥兒就預備走開了，却不想好像愛神憐恤了他，事情趕得這麼巧：德萊亞斯同家人圍着飯桌，肉分份端上來，面包擺好，酒碗也放好。但是一隻牧狗趁着忙，偷了一塊羊肩胛就從門口跑出去。德萊亞斯氣了（因爲這份正是他的），抓起一根棍子，像對別的狗似的緊緊追上去。『追就到了常春藤前，瞥見達夫尼斯背了鳥兒正要走開。看見這個，忘了狗和肉，他就大聲的喊，「喊，好阿，孩子！」跑上前去親他，拉住他的手，領他一同進屋裏來。』

彼此剛一見面，達夫尼斯同赫洛謨差一點就都暈倒在地下。好容易站直了，問候和親吻纔像梁柱似的支住他們不至於暈厥。達夫尼斯出於望外，不只親吻，更得到赫洛謨本人，就靠着火坐下來，把山鳥和野鴿放在桌上；然後告訴他們，家裏和獸在家裏多麼讓他厭煩，這纔出來捉鳥消遣，如他們所見；又怎樣用膠用網各自捉到一些，當鳥兒食飽的喫着常春藤和桃金棧子的時候。

他們這面開始稱讚起達夫尼斯的勤快來，又勸他喫那塊沒有被狗偷去的(肉)；吩咐赫洛藹伺候着，給他們斟酒。她帶着笑容給別人斟滿，末後纔輪到達夫尼斯；是因為他既來到這里又想不見面就那麼的走開而故意裝作嬌嗔的。但是在給他之前自己先親一下盞緣，又抿一小口，然後纔遞給他。達夫尼斯，雖則乾渴得快要噙住了，却慢慢的嚥，延宕着挑選着自己的快樂。

午飯很快的喫完，桌子上面包，肉都沒有了，大家坐下來，問起這些日子拉謀和默台爾的狀況，接着又說他們真是有福氣的人，老來有這樣的安閒，這樣的好兒子。當着赫洛藹的面這樣的受人誇獎，在達夫尼斯真是一種不小的快樂。而當他們又說起明天他們將要祭獻酒神，他一定得住下的時候，這狂喜的情人快活得幾乎沒把他們就當作酒神自己來叩拜；立刻從口袋裏抓出一大堆甜糕和捉來的鳥，讓弄好了當晚飯。

一碗新酒放好，一爐新火生着，夜很快的來臨，他們又開始晚飯。晚飯過後，一半的時光說些古老的大事，一半唱些田間小曲，然後就睡了，赫洛藹同着她的母親，達夫尼斯同德萊亞斯。這時候除了明天早晨能再見到她的達夫尼斯之外，在赫洛藹一無可喜；達夫尼斯却用一種幻想的空洞的快樂來慰藉自己；僅僅同赫洛藹的父親睡在一起在想像中也是甜美的，他就不住的抱他吻他，幻想着那就是她。

早晨都起來預備祝祭，是刺骨的冷天，北風也非常尖利。一隻小公羊獻給酒神了，旺旺的火生起來煮肉。內波做面包德萊亞斯煮小羊的時候，達夫尼斯同赫洛藹就有機會一直走到常春藤叢那里去；等到重又把網下好膠尺子插好之後，他們不只捉住好多鳥，也還得到不受阻礙的親吻和溫柔的談話：「赫洛藹，我來是爲了你。」「我知道，達夫尼斯。」「因爲想你我害了這些小鳥。」「你要我怎麼樣？」「記住我。」「我記住你，憑了從前對她們發過誓的前面洞裏的神女，一等雪化我們還到那里去。」「雪可是深得很呵，赫洛藹，我怕我要先化了。」「勇敢些，你；太陽燒得滾熱呢。」「只要像正燒着我這顆心的火那樣就好了。」「老是損人騙人！」「一點不，憑了上次你讓我指着發誓的那些山羊。」

赫洛藹，像是又一個謊珂，(註六)正和達夫尼斯輪唱着，內波來叫，他們就一起跟進去了，鳥捉得比昨天還多。向酒神奠過酒後，就開始喫飯，頭上都戴着常春藤冠。一會到了時候，喊過了 Jaccus 和 Ego (註七)他們就打發達夫尼斯回去，乾糧袋裏頭一次填滿了肉同面包。又讓他把野鴿和山鳥帶給拉謀與默台爾，只要冷天和常春藤還在，他們自己總會再捉到一些的。於是達夫尼斯先吻了別人，末後纔是赫洛藹，爲是一路上她的親吻可以完整而不受融損，就走了。左一

次，右一次，他不斷的設法到那里去，使這一冬不至於全然沒有幸福的度過。

十幾年前在城外上學的時候，第一次從知堂先生的翻譯集「陀螺」裏讀到小說五節「苦甜」和「斷片四則」，即希臘朗戈思著「達夫尼斯與赫洛瑪斯」原作的故事。原文的選擇，覺得很是喜歡，就從學校圖書館裏借來英譯本通讀一遍。當時便想試譯，但因爲英文的實力不夠，書裏插入好幾段拉丁文，更不好辦，尤其是覺得重譯多失精彩，沒什麼意思，就始終不會動筆。近日重讀，喜悅不減，於是把自己最愛讀的這一段，即第三卷三至十一節，譯了出來。這一段，英譯本的編校者爲德孟慈在導言中也曾特別提出來稱道，說是不愧爲傑作的。

譯文根據的是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裏 George Thornley 英譯 J. M. Edmunds 增訂的本子。這是一種希臘英文對照本。有些地方譯得很自由，有些地方更怕免不了錯誤。「冬天」兩字的標題也是臨時加上去的。

關於作者，陀螺裏有一段簡要的說明，現在轉鈔下來：

「朗戈思 (Langos) 的事跡無可考，只知道大約是四世紀時的人罷了。他所著的一部達夫尼思與赫洛瑪斯，是後世田園小說的始祖，正如諸阿克利多思之于牧歌。現在牧羊女的那種擬古的小說雖然已經不再流行了，但是在描寫田園生活的作品裏，一切的清新優美之氣，差不多仍然是從這源泉裏流出的。原書凡四卷，共一百四十餘節……」英國 G. Murray 教授在所著 A History of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的卷末也論及朗戈思，大意說他雖然缺乏熱望與勇氣，逃避現實，但是道德的品格却並不低，對於明智與健康的人他的作品絕不會有害。而且全神貫注地只爲「美」而生活的，在大希臘文學史中他乃是最後一人。三十一年十二月記。

- (一) 前面剛纔敘完 Matalymna 人和 Myliene (達夫尼斯同赫洛瑪斯的家鄉) 人打仗與講和的事。
- (二) 和達夫尼斯一樣，赫洛瑪也是一對老夫婦從山洞裏抱養來的棄兒故云。
- (三) 直譯膠校子。膠尺子是從廟會上鳥販子的口裏打聽得來的。
- (四) Furlong 一浪當「哩」的八分之一。
- (五) Seythia 地名。其民族在公元前六七世紀頃居於黑海以北草原上及亞洲北部及中部一帶。前一世紀時已歸消滅。
- (六) Echo 回聲女神。可參讀陀螺六十四葉的譯文。
- (七) 嬰疑。



# 以書爲友

Samuel Smiles 作

谷 純 華 譯

一個人可以時常被入知道由於他所讀的書，以及其所交往的朋友。有以書爲友的，也有以友爲友的。一個人必須時常生活於好的伴侶之中，或者是書也好，人也好。

一本好書是朋友中之最好者。因爲牠始終一樣，而始終不會變更的。牠是最能忍耐，且最能安慰人的伴侶。在艱難困苦的時候，牠不會對我們掉頭而去。牠始終以同樣的仁慈接待我們；在年青的時候，他娛樂我們，指導我們，並且在年老的時候，牠慰藉我們。

人們時常因爲同時愛好一種書籍而彼此志同道合——這正像兩個人，有時能因爲同時喜愛第三者，而成爲朋友一樣。諺曰：「愛我，而及於我的狗。」但是：「愛我，而及於我的書更有真理。書是一個最真誠，而且最高尚的聯繫物。人們能因爲他們同時崇拜一個作者，而彼此互相默契，感動，和同情。讀者與作者共在，而作者亦與讀者共在。

好書籍是高尚文字，與高尚思想的寶庫，倘記憶之，珍愛之，牠會變成我們共在的伴侶和慰藉的。某著名作家會說過，「德不孤必有鄰。」高尚的和正確的思想，在其受試探時，能像一個慈悲的安琪兒似的，保護和清潔其靈魂。同時牠也能藏匿惡劣的行爲，因爲箴言始終是能鼓勵人的善行的。

書籍具有一個不朽的特性。牠是人類努力的永久的結晶。廟宇能粉碎，毀滅；圖畫和彫像能腐爛；而書籍却能保存。時間與偉大的思想是無關的，今天的新鮮，是和多年前最初經過作者腦子時同樣的新鮮。而在印刷於紙上的他們的思想，和言辭，其逼真情形，一如著作時的生動。時間與書籍所有影響者，只是精選，和淘汰不良的產物；因爲除了真實的事物以外，沒有能在文學上存在的東西。

書籍可以引我們至最高尚的社會；可以帶我們到古代最偉大的思想的面前。我們聽見他們所說過的，和做過的；並且

覺得他們依然在活著；我們在他們的思想中是共享者；我們同情於他們，與他們共憂樂；他們的經驗可以變成我們的，而我們覺得我們在他們所描寫的戲劇中，是他們同節奏的演員。

偉大的，優美的思想，無論在什麼環境中是不會泯滅的。記載於書中，而他們的精神遠播於四方。書是一種活的述說。牠是一個智者，而人一直在聽從牠。所以我們始終是受古來偉人的影響。世界上最大的智者，似乎依然活著，像過去時一樣。

最卑賤的，以及最困窮的人，也可以參預這些偉大精神的社會，而不被視為唐突的。一切的人，只要能讀，就可以得到准許。我們永遠要向記載偉人思想的書籍去找尋教訓，慰藉，或快活——無論在快樂，煩惱，順境，或逆境的時候。

# 青年與死

芥川龍之介作  
岳 蓬 譯

——忘掉了生的人是必須滅亡的

一切都不用佈景。兩個宦官說着走出來。  
——這個月也還有六個到了產期的妃子。如果算算懷孕的，不知要有幾十人了！  
——都不知道她們的對方嗎？

——一個也不知道：說起來妃子們是住在後宮的，除去我們，其他的男子是不能够去的，所以也不該有那種事啊！可是每月却有生孩子的妃子，所以才驚奇哪！

——是不是有偷着進來的男人呢？

——我起初也是這麼想來着。可是既便怎樣增加看守兵的數，妃子的生產也止不住。

——問妃子們也不知道嗎？

——就是這個才奇怪哪。詳細的一詢問，偷着進來的男人有是有，然而說是那，只能夠聽見聲，却看不見身體。

——不錯，這可奇怪啊！

——真好像假話似的。可是，也只有這點事是關於那奇怪的私人男人的唯一的知識啊，以後得想個甚麼預防之策了，您以為怎樣辦？

——我倒沒有甚麼高招，但總之，那男人來不是事實嗎？

——那倒是的。

——那麼撤上了砂子怎麼樣。假若那男人是從天上飛來的則例外，如果是走來的，就該留腳印的。

不錯，這是個高招。如果按那脚印追去的話，想定會逮住的。

——甚麼事都得試，就先試試看吧。

——就趕緊這麼辦吧。(二人都走下去。)

許多的丫鬢在撒砂子。

——瞧，都撒滿了！

——還剩那一個角哪！(撒砂子)

——這回撤走廊吧！(都下去)

兩個青年坐在廢榻之下。

B 自從到那去以後已經有一年了！

A 也快啊！因為一年前，吃傷了唯一實在嘍，最高貴嘍等等的話。

B 現在竟連藝術家這句話都要忘了。

A 我也已經是「優婆尼沙曼」的哲學，再見吧！

B 那時候可常認真的思想些生嘍死嘍的事來着。

A 得了，那時候只不過是說些似乎想的事。如果是想的事，最近倒不知想了多少。

B 是嗎？我從那以後，可一次也沒想過死這類的事。

A 如果能那麼樣，那也好啊！

B 可是無論怎麼想，盡想些不知道的事不也是愚者嗎？

A 可是都有死的時候啊！

B 一·二年是還不會死的。

A 那可說不定了。

B 當然也許明天就死，可是若儲記上這些事，可一件有趣的也不能做了。

A 那不對吧！不是再沒有比不預想死的快樂再無意味的嗎？

B 我想既便是無意味，也是沒有預想死的必要吧！

A 可是那不就似乎是情願生於欺罔之中了嗎？

B 那倒也許是。

A 那末，用不着過現在這樣的生活就成了。你不是爲了破除欺罔而過這種生活的嗎？

B 總之，現在的我，是好像已經失去了思索的了。不管你說甚麼，除了這麼做以外是無辦法的。

A (遺憾似地)那麼，就那樣吧！

B 似乎是在談論着無用的事的時候，夜已經深了。我們預備預備走吧！

A 嗯。

B 那末，給我把那件穿上便隱身的斗篷拿來。(A取來遞給他。B一穿上斗篷便看不見了。只留有聲音。)走啊！

A (穿斗篷。也不見了。只有聲音。)下夜露哪！

x

只能夠聽見聲音。暗黑。

A 的聲音 黑啊。

B 的聲音 差不點就踏了你的斗篷邊。

A 的聲音 有噴水泉的聲音啊。

B 的聲音 嗯。已經來到涼台下了。

x

有許多女人裸着身體坐着，站着，或躺着。微明。

——今晚上還沒來啊。

——月亮都已經不見了！

——如早點來就好了。  
——也是該聽見聲音的時分了。  
——只能聽見聲音真有些美中不足。  
——對了，可是能摸着啊。  
——起初可嚇死人了！  
——我竟抖了一晚上。  
——我也是啊。  
——這時他不是就說「別發抖」嗎。  
——是的，是的。  
——但仍然是害怕啊。  
——那位分曉完了？  
——早就完了。  
——想她定在歡喜吧！  
——是個很可愛的小孩哪！  
——我也想當母親啊。  
——啊，不，我一點也不想當哪！  
——是嗎？  
——對了，多麼討厭哪！我只喜歡被男人愛。  
——嚇。  
A 的聲音 今晚還點着燈啊。妳們的肌肉，在青紗裡動着是真好看。  
——噢，您已經來了！  
——這兒來呀！

——今晚請您到這兒來吧！

A的聲音 妳還帶着金鑰子！

——是的，怎麼？

B的聲音 沒有甚麼，妳的頭髮還有素馨的香味兒哪！

——是的。

A的聲音 妳還在發抖呢，

——是歡喜的。

——到這兒來吧！

——您還到那兒去？

B的聲音 妳的手很柔軟呢。

——請您總愛我吧，

——今晚您到別處去可不成。

——可一定啊，這有多麼好。

——哎呦，哎呦！

女人的聲音漸漸變成微弱的呻吟，終於聽不見了。

沉默。忽然有多數的兵卒拿着槍不知從那兒出了來。兵卒的聲音

——這兒可有腳印！

——這兒也有。

——看！逃到那兒去了！

——休要他逃掉！休要他逃掉！

騾擾。女人們都尖聲叫喊着逃跑。兵卒尋着腳印四面追趕。燈滅後舞台變成黑暗。

x

A和B穿着斗篷出來。從對方來個帶着黑覆面的男子。微暗。

A和B 在那裡的是誰!?

男子 就是你們，大概也不能忘了我的聲音吧，

A和B 是誰?!

男子 我是死!

A和B 死?!

男子 沒有甚麼可以這麼驚訝的。我以前就存在，現在也存在，以後也將存在吧!或者能稱爲「存在的」，只有我自己也說不定。

A 你爲甚麼事情來的?

男子 我的事情該只有一件事啊!

B 爲那件事來的嗎?噢!爲那件事來的啊。

A 噢!爲那件事來的呀!我已在等着你。現在該能夠看見你的臉了吧!喂!把我的命拿去吧!

男子 (向B)你也在等着我來嗎?

B 不，俺並沒等着你。我是願意活着的。希望你再叫我嚐些生的滋味。我還年青，我的脈管里還流着溫暖的血液。望你再叫我的生活快樂些。

男子 你大概也知道我一次也沒有被欺騙而動過心的吧!

B (絕望地)無論如何我也得死的嗎?唉!無論如何我也得死的嗎?

男子 你和剛明白世事便死了是一樣的。你就想直到現在你能够仰看太陽乃是我的慈悲好了。

B 那不只是我。在生的時候就把死背來的，乃是全人類的運命。

男子 我不是以這種意思這麼說的。你大概直到今天把我忘掉了吧。你大概沒聽我的呼吸在活著吧。你不知道你一面想毀破欺罔尋求快樂而你所求的快樂本身也只不過是欺罔。在你忘掉我的時候，你的靈魂是饑餓了的。饑餓的靈魂乃是時常需要我的。你想躲避我而反倒把我招了來的。



B 哎呀！  
男子 我不是滅亡二切的。乃是生產一切的。你是忘却了爲一切之母的我了。忘却我的便是忘掉生的。忘掉了生的人是必須滅亡的！

B 哎呀（倒地死去）

男子（笑）混蛋的東西。（對A）沒有甚麼怕的。再走近些好了。

A 我等着。我不是那樣害怕的膽小的人。

男子 你是久已想着我的臉不是？大概也快亮天了。仔細的看看我的臉好了！

A 那個臉就是你嗎？我沒想到你的臉是那樣美。

男子 我不是來取你的命的。

A，不我等着，我是除你而外任何不知的人。我即便有生命也是無可如何的人。取我的命吧。而且救救我的痛苦吧。

第三者的聲音 不要說些鬼話。仔細的看看我的臉！救了你的命是因爲你沒有忘掉了我的緣故。但是我並不同意你一切的行爲。仔細看看我的臉！明白你的錯誤了嗎？從今以後你是否能活，是在於你的努力如何了！

A的聲音。我看你的臉，漸漸地年青起來了。

第三者的聲音（靜靜地）天亮了！和我一同到大的世界去好了！

在黎明之光中，可以看到覆面的男子和A走出去。

五六個兵卒拉着B的死屍往這方來。死屍是裸着身子，處處有創傷。

——由關於龍樹菩薩的俗傳中——

# 罪惡消滅不了罪惡

託爾斯泰作  
于濟濤重譯

「你聽人說過，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可是，我告訴你，對於惡人，不要抵禦他。」（「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九節」）  
「伸怨在我，我必報應。」（「羅馬書第十二章十九節」）

## 一

一個貧苦的農人生了個兒子，他很喜歡，去求隣人給這兒子作教父，隣人拒絕了！他不願給窮人的孩子作教父，農夫又去求別的隣人，但也被拒絕了，於是農夫到村莊裏的每一家，可是誰也不願意作他兒子的教父，於是他又到別的村莊去，在路上遇見一個人，那人讓他站住說：

「你好啊！朋友，上那兒去？」

「上帝賜給我一個兒子，在我年青時，使我快愉，晚年時，給我安慰，在我死後，爲我的靈魂祈禱，可是我窮，我們村裡的人雖也不願作他的教父，所以我想別的地方去給他請一個教父。」農夫說。

「讓我來作他的教父罷！」那客人說。

「農夫很高興，向他道謝，接着說：

「可是，找誰給他作教母呢？」

客人說：「你到城裡去，在廣場裡有一座帶鋪面窗的石頭房子，在門口，你可以看見那掌櫃的，你就請他女兒給你兒子作教母。」

農夫有些疑慮，說：

「我怎能求一個富商呢；他一定看不起我，並且不讓女兒來。」

「不要管他，去問去罷；明天早晨你把一切都預備好，我一定去給他施洗。」

貧苦的農夫回到家裏，然後跑到城裡去找那商人，他剛把馬牽到院裡，商人便自己出來了，問：

「你有什麼事？」

農夫說，「先生，你看，上帝賜給我一個兒子，在我青年時，使我快愉，晚年間，給我安慰，在我死後，爲我的靈魂祈禱，現在特意來請你的女兒作他的教母。」

「那麼，什麼時候施洗呢？」商人說。

「明天早晨。」

「好啦，你去罷，她明天早晨一定到會場去」

第二天，教母來了，教父也來了，孩子受了洗，才施完洗，教父就走了，他們不知他是誰，以後，也總沒有看見他。

## 二

孩子漸漸大起來；父母都很高興；他健壯，聰明，而且聽話，十歲的時候，他父母送他到學校去上學，學習讀寫，別人要學五年的，他只消一年，所以不久，他們便沒有可以教他的東西。

復活節到了，孩子到教母家向她致他復活節的賀意，他回家以後和父母說：

「爹，媽，我的教父住在那裡呀，我也應該向他去致我復活節的賀意去呀。」

他父親答道：

「關於你教父的事情，我們一點也不知道，我們自己常覺得遺憾，自從你領洗之後，我們總也沒有看見他，也沒有  
一點兒消息，我們不知道他住在那裡，也不知道他現在是不是還活着。」

孩子向他父母鞠躬，說：

「爹，媽，讓我去找我的教父去罷！我一定要找着他，並且向他致我復活節的賀意。」  
他的父母允許了他，於是這孩子便出發去找教父。

### 三

這孩子離開家，便沿着大路走去，好幾個鐘頭之後，遇見一個陌生的人，那人讓他站住，和他說：

「我的孩子，你好啊，你到那兒去呀！」

孩子答道：

「我方才去看我的教母，向他致我復活節的賀意，可是我回家時，問我父母我的教父住在哪裡，我也應該向他去致賀，他們說不知道，說，我才領了洗他就走了，連生死都不知道，可是我很想看看我的教父，所以我出來找他。」

於是這陌生的人說道：「我就是你的教父。」

孩子很喜歡聽這話，在吻了他教父三次作爲復活節祝賀之後，他問道：

「教父，你現在是走的那一條路，你若和我同路，就請到我家裡，你若回家，我也同你一道兒去。」

教父回答說：「我現在沒有工夫到你家去，我在好些村莊裡還有事情，可是明天我能回家，那時你去看我吧！」

「可是我怎樣找你呢？」

「你出了家門，就直對着那初升的朝陽走去，你就走到一個樹林，過了樹林，有一片空地，你在那空地上坐下休息一下，看你的周圍，發生什麼事情，在樹林的儘那邊兒，你可以看見一座花園，花園裡有一所金頂的房子，那就是我的家，你要到那門口去，我將親身迎接你。」

教父說完這話，就不見了。

### 四

孩子遵照他教父的話去作了，他向東一直走到一個樹林子，又到一片空地，他看見那空地中間有一顆松樹，樹的一枝上掛着一條繩子，吊着一塊笨重的橡木，橡木底下，有一個盛滿了蜜的木箱，這孩子剛要去疑惑爲什麼這蜜放在這兒

爲什麼橡木吊在這上面的時候，他聽林裡有嘩嘩啦啦的聲音，看見幾個熊走近來，一個母熊，跟着一個一年的和另外三個小熊，母熊以鼻吸着氣，一直來到木箱前面，小熊們都跟着她，她把鼻子嘴都伸到蓋裡，教給小熊們也照樣作，他們疾疾的跑過吃起來，牠們這樣一來，那已經被母熊用頭擡開的木頭微微的來回擺動着，給小熊們一個攪擾，母熊看見了，便用爪推開那木頭，木頭動的更遠，更有力的打回來，打着一個小熊的背，一個小熊的頭，小熊們很痛，叫喊着走了，母熊咆哮着用前爪抓住那木頭，舉過頭頂，把它擡開，木頭在空中飛的很高，一年小熊跑到桶前，把嘴伸到蓋裡，很有滋味的吸吮起來，其餘的也都跑來，可是還沒等牠們到桶旁時候，木頭飛回來，打在那一年的小熊的頭上，把牠打死，母熊比以前更大聲的咆哮着，抓住那木頭，用全身的力量把它擡開，它飛的比吊着它的那樹枝都高，因爲這樣高，所以繩子鬆弛了，母熊回到桶旁，小熊們都跟着她，木頭越飛越高，終於止住了，開始下落，來的越近，落的越快，最後，以最大速度打到她的腦袋上，母熊，打了個轉，一伸腿，就死了，小熊們跑到樹林子裡去。

## 五

孩子很驚奇的看過這些，然後，又繼續走去，他離開樹林，來到一座大花園，那裡有一所高崇莊嚴的金頂宮殿，他的教父立在門前，微笑着，他歡迎他的教子，領着他，通過門道，來到花園，像現在他圍繞在他周圍的美麗與愉快，孩子連夢都沒有夢見過。

然後，教父把他領到宮裡，那裡比外面還要美麗，教父把所有的屋子都指給他看，一個比一個光明，一個比一個精緻，最後，他們來到一個密封着的門。

教父說：「你看這個門，並沒有鎖，只是封着，它能夠開開，但是我禁止你開它，你可以住在我這裡，你可以到你喜歡的地方去，你可以享受這種所有的娛樂，我唯一的命令是——不要開這個門，可是，如果你作了，你要記住你在樹林裡看見些什麼。」

說完這話，教父便走了，教子留在宮裡，因爲那裡的生活是那麽光明，那麽快樂，所以在那裡實際住了三年的他，以爲才住了僅僅三小時，三十年過去了，有一天教子偶然經過那密封着的門，他奇怪，爲什麼他教父不讓他進去。

「我要進去看一看裏面有什麼。」他想着，便把門一推，封條掉了，門開了，教子進去，看見一個大廳，比別的都

高崇都美麗，在那中間有一個寶座，他坐在那裡時，注意到那對着寶座傾斜着的王節（代表王權之物），他把牠拿到手裡，這樣一來，大廳的四壁全不見了，教子往四外看，看見了全世界和住在世界裡的人們，他向右看，看見那裡住着未開化的奇怪的人，他向左看，看見那裡是信基督的入門，但不是俄國人，他向周圍看，向四邊看，他看見了像他一樣的俄國人。

他說：「我要看，看看我家現在怎麼樣，收成好不好。」

他向他父親的田地裡看去；看見稻草捆成堆的立着，他數着；看那一個稻草多，這時，他看見一個農夫趕着一輛貨車來了，這時已經是晚上，教子想這是他父親晚上來裝載稻子來，可是他一看，才知那原來是賊人瓦塞里，即德利亞碩夫，趕着車到地裏來裝載裝載裝載，這使教子很生氣，他喊着：

「爹呀！我們地裡的裝稼叫人家偷走啦！」

他父親正同馬群在夜牧場裡，醒了，他說：

「我夢見裝稼叫人偷走了，我得馬上去看去。」

於是他騎上一匹馬向地裡跑去，看見了瓦塞里，他叫別的農夫幫助他打了瓦塞里一頓，然後捆起來送到監獄去。

教子又向他教母住着的城裡看，他看見她現在嫁給一個商人，她躺下睡覺，她丈夫却起來去會他的情婦去，教子喊着：

「起來，起來，你丈夫去做壞事去了！」

教母起來，穿上衣服，找看了她丈夫的所在，她羞辱，而且打他的情婦，又把他擡走了。

然後，教子又看他媽，看見她睡在她的小屋裡，一個賊人爬進屋裡去，破開她盛東西的箱子，母親醒了，絕叫着，賊人拿起一柄斧子，衝着她的腦袋掄去，預備殺她。

教子不由得把王節向賊人擲去，正打在他的鬢角上，登時死在就地。

## 六

教子剛殺了賊人，瞎又合上了，大廳又恢復以前的樣子。

這時，門開了，教父進來，走近教子，用手把他從寶座上拉下來。說：

「你並沒有遵守我的命令，你作錯的第一件事，是開了這禁門，另一件，是你登上這寶座把我的王節拿在手裡，並且，現在你又犯了第三件錯誤，就是：你給世間增加了罪惡，你如果在這裡坐一小時，你將要毀滅半個人類。」

然後，教父把教子領回寶座，拿起王節來，驕是崩散，一切都不見了。教父說：

「你看，這是你的父親作的事情，瓦塞里坐了一年監獄，學會了各種壞事，現在出來了，已經成了不可教訓的人，你看，他偷過你父親兩匹馬，而且，現在還要放火燒他的小屋子，這些全是你給你父親找來的。」

教子看見他父親的小房子，成了火焰，可是教父遮斷了他的視線，讓他看另一件事。他說：

「這是你教母的丈夫，他離開她已經一年，現在又和另一個女人要好，他從前的情婦也陷於較低的熱度裡，悲哀，使他妻子飲酒，這些全是你給你教母找來的。」

教父又閉上這個，給他看他父親的家，他看見，他母親正在那裡為她的罪惡而哭泣，而懊悔，並且說：

「那天晚上，賊人不如把我殺了的好，我不至於負這這樣重大的罪惡。」

教父說：「那，那是你給你母親找來的。」

他把這個也閉上，用手往下指，教子看見了兩個巡邏的人，在監獄前捉着那賊人。教父說

「這個人已經謀殺過十個人，他應該自己贖罪，可是你殺了他，他的罪便移到你自己身上，你現在必須負他犯罪的責任，這是你自己找的，母熊把木頭推開一次，攪擾了她的小熊，又推開一次，殺死她的小熊，她第三次又推，殺死了自己，你作過的事，正和這一樣，現在，「我給你三十年工夫，到人間去替那賊人贖罪，你如果不替他贖罪，你將要和他一樣。」

「我怎樣替他贖罪呢？」教子問，教父答道：

「當你到了那你會經給增添許多罪惡的人間的時候，你將要贖了你自己的和賊人的罪。」

「我現在將怎樣去剷除罪惡呢？」教子問：

教父回答着：「去罷；對着初升的朝陽一直走，不一會就到一片有幾個農夫的田地裡，注意他們在作着什麼，並且告訴他們你所知道的，然後再繼續走下去，並且注意聽見到的事物，在第四天，你將到一個樹林裡，有一個洞，洞裡有

一位隱士，把你所有的經過都告訴他，他就會告訴你應該怎樣作的，你按照他教給你的話作過之後，你就贖了所有你自己的和賊人的罪了！」

說完這話，教父把教子領到門外。

## 七

教子走了，一面走，一面想着：

「我怎樣才能剷除人間的罪惡呢，只有放逐壞人，把他們關在監獄裡，或是置於死地，可是我如果不把別人的罪惡加到自己的身上，怎能剷除罪惡呢？」

教子思量了好久好久，可是得不到結論，他繼續走下去，一直走到一片田地，那裡的教子正長的很密很好，正是該收割的時候，教子看見了一個小牛犢，已經走到教子裡去，有些人當時就看見了，於是騎上馬，在地裡前前後後的追趕牠，小牛犢每要跑出穀地的時候，便有人追過來，牛犢驚慌着又跑回去，他們全在背面疾馳着，把教子都踐踏了，路旁有個婦人哭着，她說：

「他們快把我的小牛犢追死啦！」

教子和農夫們說：

「你們這是幹什麼呢！你們全離開穀地，讓這婦人來叫她的牛犢子。」

人們照辦了，婦人到穀地邊上去叫她的牛犢：「來吧！小犢兒！來吧！」她叫着，小犢豎起耳朵聽了一會，然後自然的對着婦人跑來，把牠的頭擡到她懷裡，幾乎把她撞倒，人們都很喜歡，婦人很喜歡，小牛犢也很喜歡。

教子繼續他的行程，他想：

「現在我才知道，罪惡只能助長罪惡，人們越想像罪惡，罪惡越多起來，罪惡好像是不能用罪惡消滅的，可是，怎樣才能消滅呢，我不知道，小牛犢聽從女主人，自然什麼都好了，可是假使牠不聽從呢，我們應該怎樣才能把牠轟出田地來呢？」

教子思量了好久，可是仍然沒有結論，然後，又繼續他的行程。



他走着，走着，一直走到一個村莊，他停止在儘頭的一家，並且請求允許他在這裡過夜，屋裡的女人正一個人收拾屋子，她讓他進去，他進去坐在磚爐上，看那婦人幹甚麼，他看見她刷完了屋子，又來刷桌子，刷完了，又用一塊髒布去擦，她從這邊擦到那邊，可是總也擦不淨，那髒布留下一條條的污痕，然後她又從別的地方擦，第一次的痕跡沒有了，可是別處又起了新的，於是她又從這一頭擦到那一頭，但仍舊照樣，髒布使桌子不潔，擦去一塊污點又留下一塊污點，教子靜靜的看了一會兒，然後說道：

「太太，你作什麼呢！」

「你沒看見嗎，我在爲一節日收拾屋子，我弄不好這桌子，它總不能清潔，我已經很疲乏了！」

教子說：「在你用它擦桌子以前，你應該把布輕輕的洗一下。」

婦人照樣作了，不久，桌子便潔淨了。

婦人說：「謝謝你的指教。」

早晨，他別了婦人，又繼續走他的路，走了好久，來到一個樹林子的邊上，他看見好些農夫，在那兒彎木頭作車輪，走近些，教子看見人們彎而又彎，但只是彎不了。

他站下來，察覺了那捆着木頭的架子並沒有牢實，所以人們一彎木頭，它也隨着彎了，然後教子說道：

「朋友們！你們作什麼呢呀！」

「什麼呀！你沒看見嗎，我們在作車輪圈呢，我們已經把木頭蒸了二次，都很疲乏了，可是這木頭總不彎曲呢。」

「你們應該把那架子弄牢實了，朋友們，否則，你一弄，它又會復原的。」教子說：

農夫們接受了他的建議，把架子弄牢實了，然後工作很順利的完成了。

教子和他們在一起住了一個整夜，然後，又繼續前進，他走了三天一夜，在黎明前，他看見一群牧人正在設帳幕，預備晚上暫住，他躺在他們旁邊，他看見他們把所有的牲口都安頓好，正在預備點火，他們已經找到好些乾木枝子，貼着，可是在樹枝還沒着好的時候，他們壓上一些潮濕的柴枝，那些潮濕的柴枝，發出呼呼的聲音，火全變成煙冒了出來。

，牧人們又拿些乾枝子來點着，又放上潮濕的柴枝——火又照樣的冒出來，他們麻煩了好半天，可是總點不起火來，然後教子說道：

「別那麼忙的放濕柴，在乾木枝着好以前，什麼也不要放，等火着好之後，你願意放多少放多少。」

牧人們聽從了他的話，他們護火着的很好，也沒有放那搗亂的濕柴，所以不一會，火着的非常旺盛。

教子和他們在一起待了一會兒又繼續他的行程，他走着，很奇怪他所看見的事情是什麼意思，可是他到底不明白。

## 九

教子足足走了一整天，晚上又到了另一個樹林，在林子裡，他找着了一個隱士的洞，於是他敲門。

「誰呀？」裏面有聲音問道。

教子說：「一個大的罪人，我必須替別人贖罪像替我自己一樣。」

隱士聽了這話，走了出來。

「你必得替人贖的什麼罪呢？」

教子把一切都告訴他；他的教父，那母熊和小熊，那密室的賀摩，他教父給他的命令，連他所見的；踐踏了農夫們田地的小積，一聽見女主人的叫喚便立刻跑出來的事情，也都告訴了。

他說：「我已經明白，人們不能用罪惡去剷除罪惡，可是我不明白要怎樣才能剷除它呢，告訴我吧！我應該怎樣作。」

隱士說：「此外，你還看見些什麼，告訴我！」

教子告訴他：女人擦桌子，農人作車輪圈，牧人點火等等事情。

隱士聽了這些話之後，回到洞裡去，帶出來一柄舊的已經有了鋸齒的斧子。

他說：「跟我來。」

他們走了一段路之後，隱士指給他一顆樹，說：

「砍倒它！」

教子把它砍倒。

隱士又說：「現在把他砍成三塊。」

教子就把樹砍成三塊，然後隱士回到洞裡，取出些「明子」（易燃之小木條，恒以松木爲之，多用以引火，此處英譯本作 *Bright Sticks* 與關東方言之「明子」巧言故用之，譯者注）來。

「把這三塊木頭燒着！」他說：

教子點起火來，把這三塊木頭一直燒到只騰三塊燒焦的殘枝，教父說：

「現在把這三塊木頭照這樣子栽在地下！」

教子照樣作了。

「你看，那山脚下有一條河，你用嘴從那裡含水來澆這些殘枝，澆遍個殘枝，如同你告訴那女人，澆這個，如同你告訴輪圍，澆這個，如同你告訴牧人，當這三個都札下根，並且在這殘餘的樹枝上，都長出蘋果樹來的時候，你就知道怎樣剷除人間的罪惡了，並且你所有罪惡，也都曠了！」

隱士說完這話，就回到洞裡去，教子思考了好半天，也不明白隱士的意思，可是不管怎樣，他決定照他被教導的作去。

## 十

教子來到河邊，含滿了一口水，回來噴到一個乾枝子上他這樣來回的作了好幾次，把三個殘枝都澆了，他覺得又餓又乏的時候，回到洞裡向隱士去要吃的，他開開門，看見那老人躺在一個凳子上死去了，教子四外找一找食物，他發現了一些乾面包，於是吃了一點兒，然後他拿一把鏟子預備給隱士挖一個墳，他晚上含水澆那枯枝，白天就挖墳，他好容易把墳墓完成了，正預備埋那死屍的時候，從村子裡來了一些人，給老人送食物來。

人們聽說隱士死了，並且會祝福教子，住在這裡；於是他們埋了老人，把帶來的面包留給教子，並且說將來還能給送，然後去了。

教子住在那老人的地方，他吃着村人送來的面包，作着老人教他作的事；從河裡含水澆那枯枝。

他這樣生活了一年，有好些人來看他，他名聲傳的很廣，都知道有一個神聖的人，爲拯救他自己靈魂，從山脚下的一條河裡嘴含水來澆枯了的樹枝，人們成群結隊的來看他，富商們也給他來送禮，可是他只保留他自己必須的東西，其餘的都散給窮人們。

教子就這樣生活着；半天含水澆那殘枝，半天休息並會見來看他的人，他開始想，這便是人家告訴他的生活的方式，就這樣就可以消滅並且贖了那些罪惡。

在這樣情形之下，他過了二年，設有一天不澆那殘枝的，可是仍舊沒有一個長出來的。

有一天他正坐在洞裡，聽見有一個人唱着歌跑過，教子出來打算看一看是箇什麼樣的人，他看見一個很強壯的少年，穿着很好的衣服，騎在一匹很好看而且背着很好的鞍子的馬上。

教子讓他站住，問他是誰，上那兒去。

那人回答他，並且拉着韁繩，說：「我是強盜，我馳騁在路上，殺人，殺的人越多，我唱的歌也越快樂。」

教子嚇的不得了，想：

「像這樣一個人，罪惡怎能剷除呢，對一個自己，到我這裡來自白他們的罪惡那樣的人是容易的，但這一個却自誇他作過的罪惡。」

所以他什麼話也沒說，便回去了，想：「我應該怎麼辦呢，道強盜在這左近橫行起來，把人們都嚇走，他們都要離開而去，這對他們將是一個損失，而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活着了！」

教子又回來，和那強盜說。

「到我這裡來的人，不是來誇耀他的罪惡，而是來懺悔，來請求饒恕，你如果還怕上帝，就懺悔你的罪過吧！可是如果你心裡沒有悔意呢，那就去罷！永久不要到我這裡來，不要打擾我，也不要威脅人們使離開我，你若不聽，上帝將要懲罰你！」

強盜笑了，他說：

「我不怕上帝，我也不聽你的話，你並不是我的主人，你靠你的虔順活着，我靠我的搶劫活着，我們都應該活着，你可以教導那些來找你的老太太，但是你不能教導我，因爲你提起上帝，所以我明天要殺兩個人，我可以殺你，可是我

現在還不願動手，將來你小心着吧！」

說了這樣威脅的話之後，強盜便走了，老也沒有回來，教子像從前一樣平平安安的一直過活了八年。

## 十一

一天晚上，教子澆了他的殘枝，回到洞裡之後，坐下休息，看着那小道兒，想着也許有人會來的，可是那一天也沒有人來，他一直坐到晚上覺得又寂寞，又陰沉，他想起他過去的生活，他記起那強盜怎樣申斥他這樣虔順的活着，他回想他生活的方式，他想：「我並沒有按照隱士告訴我的活着，隱士讓我悔，但我却一面活着，一面把名譽傳出很廣，並且叫名譽誘惑了我，所以人們不來的時候我覺得陰沉，而人們來了呢，我僅僅爲他們讚美我的神聖而高興，一個人應該這樣活着的，我已經被愛讚美引到迷途去，我並沒有贖了已往的罪惡，反而又加了新的，我要到樹林的另一個地方去，在那裡人們找不到我，我生活是爲贖已往的罪過，並且要加新罪。」

得到這樣結論，教子裝滿一口袋乾面包，拿着一柄鋤頭，離開這洞到一個山澗裡，那山澗在一個很幽靜的地方，在那裡，他可以自己挖一個洞，遠離人間。

他帶着口袋鋤頭正走着的時候，他看見那強盜向他跑來，教子害怕了，便跑起來，可是強盜截住他。問：

「你上那兒去？」

教子告訴他，他願意離開人們，到一個沒有人能找到的地方，這使強盜很驚訝。

「人們要不來看你，你怎麼活着呢。」強盜問：

教子並沒想到這個問題，可是強盜的話喚醒了他，想到糧食是必須的。

他回答說，「靠上帝喜歡給我的東西……」

強盜沒有說話，又走了，教子想：

「我爲什麼不和他說一些關於他生活的話呢，他現在能懺悔，今天他好像很溫和，並且也沒有威嚇着要殺我。」於是

他向那強盜喊道：

「你還是應該懺悔你的罪惡，你逃不出上帝的手！」

強盜掉轉馬頭，從腰帶裡抽出一把刀來，用它威嚇那隱士，隱士害怕了，跑到遠處的樹林裡去。強盜並沒有追他，只是喊着：

「我已經放了你二次，老頭子，可是下次再遇見我，我就要殺你了。」

說完這話，他跑了，在晚上老人又去撿那殘枝時，其中一個已經復生，長出一個小蘋果樹了。

## 十二

教子離開了一切人們之後，自己一個人住着，當他把面包都吃完的時候，他想「我現在應該出去刨些樹根子吃」他還沒走遠，看見樹枝上掛着一袋乾面包，他摘下來，盡量的儉省着吃。

他全吃完之後，又在同一枝上發現另一個滿滿的一袋，他這樣生活下去，他唯一的苦惱便是怕那強盜，他一聽見強盜過來，他就藏躲起來。想：

「他也許在等我贖完罪就殺了我呢！」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生活了十餘年，已經長出的那一棵蘋果樹，還繼續的生長着，可是另外的兩個，却還仍舊埋在土裡。

有一天，教子起得很早去作他的工作，可是當他把殘枝週圍的土地都澆濕了之後，已經很疲乏了，於是坐下休息，坐下之後，他自己想：

「我已經犯了罪，並且已經成了怕死的人，也許上帝的意思，是讓我以死贖罪的。」

這種思想才衝上他的心頭，他就聽見那強盜跑過來，並且對什麼發着誓，教子聽了這些，他想着：

「除掉上帝之外，任何人也不能給我恩惠或福的。」

於是他去會那強盜，他看見並不是強盜一個人，在教子後面還坐着另一個人，嘴堵塞着，手脚都捆綁着，那樣老實的呆在那裡，但強盜却很厲害的虐待他，教子走下來，站到馬前。

他問：「你打算往那裡帶這個人？」

強盜答着：「往林子裡，他是一個商人的兒子，他不告訴我他父親的錢藏在那裡，他再不告訴我，我就要毆他了」

強盜上馬前進，可是教子抓住了他的繩索，不讓他走。

「放這個人走吧！」他說。

強盜很生氣，舉手要打，說：

「你也想嚐一嚐我對待這個人的手段嗎？我沒有說過要殺你嗎？放開我！」

教子並不害怕。說：

「你不能走，我並不怕你，上帝之外，我誰也不怕，上帝叫我不讓你走，放這個人自由！」

強盜面現怒容，蹙着眉，抽出刀來，剝斷捆着那人的繩索，放他自由去，他說：

「你也去！小心着不要再落到我的手！」

商人之子跳下來跑了；強盜也要上馬，可是教子又阻止住他，並且又和他說讓他放棄那罪惡的生活，強盜靜靜的一直聽完，然後上馬而去，一言未發。

第二天教子去澆他的殘枝時，噢！第二個枝子也長出來，已經長出第二個小蘋果樹了。

### 十三

又過了十年，有一天，教子靜靜的坐着，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怕，心裡充滿了快樂。他想：

「上帝降福給人類，該多麼大呀，他們却自討苦吃，該多麼不必要啊，什麼使他們不快樂呢？」

他想起人間所有的罪惡，想起所有他們自己給的麻煩，心裡又充滿了憐憫，他自言自語的說：

「我這樣生活着是不對的，我應該把我學過的東西告訴別人。」

他剛這樣想着，他聽見那強盜來了，他讓他過去，想：

「和他說沒用，他不會明白的。」

起初他這樣想着，可是繼而他變了思想，又走回路上，他看見那強盜很陰沉的，目光很沮喪的，騎在馬上，教子看着他，憐憫他，跑到他面前，把手放在他膝蓋上。

「親愛的弟兄！你可憐你自己的靈魂罷！上帝的精神寄託在你身上，你讓別人受苦，打擾別人，並且給後世留下好

些好些的痛苦，可是上帝仍舊愛你，並且爲你預備下這樣多的祝福，不要把你自己完全毀了，改變你的生活吧！」

強盜皺着眉，回過頭來，說：

「走開！」

可是教子仰視着他，依舊抓的很緊，並且哭起來。

然後強盜看着教子，看了好久好久，下了馬跪在教子面前。說：

「你已經戰勝了我，我反對了你二十年，可是現在你戰勝了我，你對我願怎樣作便怎樣作吧！因爲我已經沒有自主力了。當你第一次勸我的時候，那只能我發怒，惟有從你離開人們隱居起來的時候，我才意思考你的話，因爲我看你並沒有向他們爲你自己要什麼，從那一天起，我就給你送面包掛在這顆樹上。」

此時教子想起那女人，惟有在他把抹布弄潔淨之後，才能擦淨桌子，同樣的，惟有當不顧自己的利害，並且把自己的心弄純淨的時候，才能淨化別人的心。

強盜繼續說下去：

「當我發現了你不怕死，我回心轉意了。」

這時，教子想起了，在未把架子（枕木）弄牢以前，是不能使輪圈彎曲的，所以，他如果不是把生死置之度外，而使生命和上帝密接着，他不會折服這人的倔強的心的。

強盜繼續說的說：

「可是我的心還不十分柔和，一直到你可憐我，爲我哭的時候。」

教子充滿了快樂，把強盜領到那殘枝的地方，當他們到的時候，看見第三個殘枝上長出一顆蘋果樹來，於是教子想起那些牧人，在火沒有着好以前，是燃不起明亮的火把的，所以，惟有在自己的心溫暖了的時候，不能溫暖別人的心。

他把這些話都告訴了強盜之後，便死了，強盜把他埋起來，按照教子的教訓生活下去，把教子教導過他的話，也都照樣的去教導別人。



# 時移勢轉

菊池 寬 原著  
楊燕 懷 改編

## 人物：

杉田源右衛門 六十歲  
源之丞 其子，二十九歲  
朝娘 其妻，五十一歲  
雪姑 其女，十九歲  
山崎東伍 雪姑的未婚夫，二十七歲  
其他不重要的人物一二

## 場所：

四國的某藩——德川家的親藩（註一）

## 時代：

慶應末年，明治維新的前夜。

## 事件：

自德川將軍在江戶設幕府獨攬大政以來，歷二百六十餘年而至慶應年間，內政外交都給當權者弄得腐敗之極，因而

激起了維新運動，主張歸政於天皇的勤王黨崛起與援助將軍家的佐幕派兩相競爭，而演成了這齣「時勢轉」之際的悲劇。

本劇開場正是官軍迫近這一藩國的邊境之時。全幕中到處沸騰着恭順乎佐幕乎的議論。這一天城中（註二）又在舉行着恭順或者接戰的會議。

## 場 面

身爲藩中家老（註三）而兼執軍務的杉田源右衛門之家。雖然食祿七百石，家宅的結構卻頗爲質樸。源右衛門的夫人朝娘與女兒雪姑正對坐廳沿附近，做着針線。

床間（註四）置一鏡櫃，長櫃（註五）上懸有一長一短的兩支鎗。

雪姑（停下針線）媽，您手下已經看不見了吧？

朝娘 嚶，你去點上風燈吧！

（雪姑起身從「納戶」（註六）中取出風燈，撥起燈心點上了火。）

朝娘 眼睛也老花了，穿針紉線都不容易了。

雪姑 可不，您該歇一歇了。媽今天真太累了啊。

朝娘 你也一樣啊。——不過，就是這麼忙著來趕製嫁妝，還不知今年能够結婚不呢？

雪姑 ……………

朝娘 天下亂得這樣了，聽說土佐的兵不知那天就要攻上來的，以後還不定要出什麼大亂呢。他們昨天還說過，萬一開起戰來，東伍馬上就得「上陣去的」。

雪姑 （無意識的動着針）……

朝娘 外面哄傳着說土佐的兵都已經開進觀音寺了。

雪姑 是真要開戰了吧？

朝娘 你爸爸他們都說戰是非開不可的，你不見昨天他還在收拾着刀鎗？

雪姑 無論如何也得開戰嗎？

朝娘 可不是，只因爲蕩衛裡像你爸爸那般固執的人太多了。

雪姑 爲什麼非要開戰不可呢？

朝娘 爲什麼？這不是爲了將軍跟內廷爭天下！

雪姑 這裡的大人不知是隨從哪一邊的？

朝娘 就爲的是我們這待從大人是田安大人的養子，所以不好反抗將軍，可是同時又不願意跟內廷做對頭，也就是這個緣故，才鬧得蕩衛裏意見分歧，難於妥協的。

雪姑 這種時候，但凡哥哥在家，也可以壯一壯胆子呵。

朝娘 哪裡？這種時候，若是源之丞在家，說不定會鬧出什麼事來。不知他又耍怎樣跟你爸爸拌嘴呢。

雪姑 可是，啊，那時候哥哥爸爸怎麼會鬧得那麼兇啊？

朝娘 就因爲他們的心思，正好相反背。想起來那時候可真怕人啊，你爸爸竟至拔出刀來，追得你哥哥到處亂跑。若不

是刀砍在門檻上，你哥哥說不定會怎樣了呢！

雪姑 不知哥哥這一向可好？

朝娘 唯願他好。可是，稟性那樣暴，什麼也不顧的，正不曉得鬧到什麼樣子了。唉，你爸爸和你哥哥心思雖正好是

南地北，兩不相容，氣性兒卻是一點兒也沒有兩樣。自己想要怎樣便怎樣，那怕丟了性命也是毫不顧惜的。

雪姑 聽說他加入了天誅會（註七），不知是不是謠言？

朝娘 唉，這個說是他進了天誅會，那個說寺田屋大亂（註八）的時候也有他在場，別的人又說已經被新選會（註九）的

人在京都給殺掉了……可是又全沒有確切的證據。

雪姑 唯願他還在，那便是再好也沒有的事了。

朝娘 雖不這樣盼望。就是你爸爸吧，雖然至今還在無時無刻不叨咕着，那種不肖的東西，管他怎麼樣呢！可是，看起

一來，內心裡也似乎非常關懷，常常有想念他的樣子顯露出來，近來，動不動就呆想起來，那種時候雖然無異的是想起

他的事情來了。這事總瞞不過你媽的。

（二人一時無言）

雪姑 他老人家這樣晚了怎麼還不見回來？

朝娘 準是會請中發生了什麼糾葛。因為到底是戰與不戰今天非得決定不可了。

（母女又默然。黃昏漸漸掩住了宅子的周圍，風燈也跟着亮了起來。突然院中樹叢裡有人影閃動。正是源之丞上。）

源之丞 母親！母親！

（雪姑較先發覺，吃驚的牽住母親的袖子耳語。）

朝娘 （驚駭中強自鎮定）誰？什麼人？

源之丞 （環顧着周圍急步走出，在廊沿邊行禮）母親，是源之丞。

朝娘 （吃驚）哪，源之丞？

雪姑 哥哥！

朝娘 啊，你回來得很好。你這一向是平安的了。這些時候我真想得好苦啊！啊，能够平安無事，這真是再好沒有

了。

源之丞 母親也這麼硬朗，真使孩兒非常高興；雪妹也很健壯，實在是好極了。嗚，父親呢？

朝娘 （突然皺眉）在藩衙裡還沒有回來。

源之丞 那麼，我們就在這兒談談吧。等得父親回來的時候，我馬上就要走開的。

朝娘 爲了你，我真不知怎樣的不放心呢。那怕你瞞着你爸爸，那怕偷偷的，也捎封信來纔對的。可是離開家以後，

你怎麼始終沒有一點音信呢？

源之丞 這自然是我的不是。其實我也未曾不想起母親跟妹妹的事來，無奈卻忙得不可開交；去年秋天天下江戶，今年夏

秋之交，又從長州渡海到九州去了一趟。

朝娘 那麼，這一次回來，可是打算跟你爸爸賠個不是，好繼承這個家業嗎？

源之丞 （苦笑）源之丞從來沒有把家的事務放在念頭上過。除去皇家的江山以外，我是一切都不放在念頭上的。

朝娘 （似乎不明白源之丞的話）那麼，你爲什麼回來的呢？不是爲着安守在家，安慰我們的老年嗎？

源之丞 不，不是的。安守在家——那得等到這個日本國中已經平定了以後才能說到。所以目下還得請母親寬容孩兒在外面再過幾時呢。

朝娘／（斷了念頭）那麼，你住在哪裡？

源之丞 坐船過來，剛到西濱不久。

朝娘 既不想安守在家，又爲什麼回來的呢？

源之丞 這個現在來不及詳述了。總之，是想要消弭無益的戰爭，爲使藩家不要走上迷途，這才回來的。……可是父親今天到哪儿去了？

朝娘 進城了。

源之丞 是嗎？那麼剛才西濱那兒的漁夫所說的話是真的了！——說是城裏正開着大會議。

朝娘 確像是的。

源之丞 那麼，全藩中的氣勢如何呢？服從內廷呢？還是向着將軍？

朝娘 這些事我們自然不會知道的。不過，你爸爸卻無時無地不在叨嘮着：說凡要向着將軍家撞動干戈的人，就是不忠不義的東西！

源之丞（失望）真的？父親還說那樣的話？

朝娘 源之丞，我想你該不是又爲着跟你爸爸吵嘴才回來的吧？

源之丞 ……

朝娘 你爸爸嘴雖不說，心裡卻也非常的惦念着你。你也知道他的性情是那樣的固執，所以最初我們一提起你來，話剛一出口，就要惹起他的氣來，可是如今，每逢我們悄悄的講起你來的時候，他也似乎很願意聽了。九月十一日那不是你的生日嗎？今年，到了那一天的早晨，我正在心裡暗暗的禱告：「今天是源之丞的生日了，不管他在什麼地方，但願他能够平平安安的就是了。」不料你爸爸早晨剛剛睜開眼睛便突然說道：「真想吃紅飯（註十）啊。」（朝娘微泣，雪姑也隨而露飲泣之聲）我看你還是諒解你爸爸的心思，趁早向他賠個不是，回家來吧！媽是管不着什麼勤王，佐幕那麼難解難分的議論的。只知道父母子女歡樂一堂，便是最幸福的事，也是最好的事了。

源之丞 我也何嘗不這樣想呢？我何嘗不希望永遠是那樣的時代，永遠是父母子女滿足幸福的過活着的時代呢？無奈，一宜知道了世上奸邪橫行，便不能够默視不顧了。一旦知道奸邪的人攬攬天下大權，而名正位當的人反而受人的壓抑，我便不能够默視不顧了。明知世上奸邪橫行，卻自默視不顧，那便是卑怯的行爲。……（突轉話頭）啊，真是，我怎麼說出這些話來了。媽，我五天以內還得趕回京都，不能多在家耽擱的。不過如今肚子實在是空得很，餓了半天了，可有現成的東西吃嗎？

朝娘 想來你也餓了，既是偷偷來的，雪姑，你到廚房裡去，悄悄的圍幾個飯團子拿來。格外在意，可別給下人們知道。

雪姑 好的。

朝娘 你可知道你跑出去以後，更加强了你父親的怒氣，馬上就把你告逆了嗎？

源之丞 知道的。不過那有什麼要緊？

侍從的聲音（遙遠的）老爺回來了。

朝娘 哦，回來了，你趕快去轎起來吧？（源之丞走）不，到那邊那間廂房裏去！那兒空着沒人，我隨後就打發人給你送飯去。

源之丞 好吧。

（源之丞微微一笑，躲進廂房去）

（源右衛門，體幹魁偉的老人，身體雖已稍顯衰老，精神卻自十足。身著麻布官服，右手提刀上。）

朝娘（收拾起針線，站起來）您回來了。

源右衛門（微有暴燥的態度）快把便衣拿來！

（暴燥的扔下了官服；做出很重的聲音把刀放在刀架上。）

（雪姑拿來便衣）

源右衛門（一面更換着）打發個人到山崎家去把東伍給我叫來！

朝娘 有什麼緊急的事嗎？

源右衛門 嗯。也好，先告訴你們吧：東伍跟雪姬的親事，我不能夠承認了。

朝娘 (驚駭) 什麼？

雪姑 (雖未作聲，然驚駭更甚)

朝娘 這又是什麼緣故啊？

源右衛門 (不答) 喂，沒有人嗎？沒有人嗎？

女僕 (走出來了) 老爺。

源右衛門 快到山崎家去，就說這裏有要緊的事情，叫東伍馬上就來見我！

女僕 是，老爺。(下)

朝娘 你把東伍找來，打算怎麼辦呢？

源右衛門 告訴他我要打消他跟雪姑的親事。

朝娘 東伍做錯了什麼事，使你這樣的生氣？

源右衛門 這種不懂好壞的東西，自然要跟他打消這門親事的。今天在城裏的會議中，我啓稟大人爲了親薄的關係，當

此時機正該依賴將軍家的威風，跟山內京極之兵拚死一戰才是正理，那知大人正要依稟行事的時候，東伍這東西竟敢

領頭，跟着滿中皆餘名年青的武士連名上呈希望藩主去恭順王師，你想這該是多麼卑怯的東西！可不都是一羣貪生怕

死的小人！也不想祖先世承厚祿，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到了這個時候他們反而畏縮不前了，誰見過這樣無恥的年青

武士！簡直是成話的！這些不忠不義，臨陣逃脫的東西，想起來真叫人切齒痛恨！

(源之丞悄悄潛藏樹叢中偷聽)

朝娘 那麼，結果到底怎麼辦了？

源右衛門 哼，那些專顧一身一家的安全而不知大義的鼠胆的東西，自然是值不得我和矢野主馬二人的分說的，所以終

於還是歸之於一戰了。

(樹叢中源之丞驚駭而前)

朝娘 這樣說，不是馬上就要動兵了？

源右衛門 噫。照現在的情形看來，恐怕不免要縮城死戰的，所以你們也得拿定主意了，到了萬一的時候，不能不顧全我的體面的。

雪姑 打起來我們一定能勝嗎？

源右衛門 那當然不會錯的！只要我們藩家，且爲將軍高舉義旗，紀州也便起來，薩州也要動，姬路的酒井侯也跟着要動的！（突見源之丞遺忘的扇子）唔？這是哪兒來的扇子？（啓視）噫，倒是很好的筆體，什麼？

聞說中原虎狼橫 孰先慷慨唱動王

腰間頻動雙龍氣 欲向東天吐彩光

什麼？應南海志士核田源之丞之囑，薩藩小松帶刀（註十二）？（目光灼灼的盯住夫人及女兒）朝娘，這扇子是哪兒來的？哪兒來的？說！這扇子是哪兒來的啊？

朝娘 （失色無言）

源右衛門 哪兒來的？快說！

朝娘 ……………

源右衛門 怎麼，不說？一定是你把攤出家門的源之丞領進來了！瞞着我，偷偷的領進來了……

朝娘 這是我錯了。

源右衛門 那麼，源之丞在什麼地方？你把他藏在什麼地方了？

朝娘 又要找他幹嗎？

源右衛門 如果他能够回心轉意，我可以不記他的已往，叫他來充當這一次戰爭的先鋒！如果他仍自執迷不悟，那我，我要結果他的性命，我要拿他去軍陣裏祭旗！在什麼地方？到底藏在什麼地方了？說！說！

朝娘 不，我不能說。

源右衛門 什麼，你安心不說？（伸手欲抓夫人的頭髮）

源之丞 （從榻叢中輕輕跳出）父親，請您不要這樣對待母親！

源右衛門 唔，源之丞！（怒氣之中，藏着一股思念之情）



源之丞 好久不見了。

源右衛門 你還沒有給人殺死？薩摩！

源之丞 早着呢！源之丞還不是那麼容易送命的。

源右衛門 混蛋！你說你爲什麼又要回來？

源之丞 因爲在京都那兒，聽得說我們藩中的君臣都迷於進退了，我覺得這實在是褻刻不容緩的急務，所以就慌張急迫的跑了回來，預備到藩中遊說，使全藩的歸嚮不致有誤，以保全松平家的社稷廟堂。

源右衛門 什麼叫迷於進退，你這簡直是胡說八道！藩議在今天的會議中早已決定了！

源之丞 那倒是好極了，不過，不知是怎麼決定的。

源右衛門 這還用問嗎？堂堂親藩，豈有不跟反抗將軍家的土佐京極之兵一決死戰之理！

源之丞 (嘆息) 唉，想不到父親還沒有睜開您的眼睛。

源右衛門 (暴怒) 什麼？我還沒有睜開眼睛？這是你應該對你的尊長說的話嗎？真，真是一百個豈有此理！(手按刀架上的刀) 你給我死去！

源之丞 不，不能死的，在這種風雲馳驟的大時代中，源之丞的命，另外還有他的用處呢！

源右衛門 這，這是什麼話？

源之丞 何必生這樣大的氣呢，請您還是靜一靜氣，來聽聽源之丞的話吧：這話說起來，您也許又認爲是失禮，不過事實上父親正因爲您是住在這樣荒僻的小城之中，所以還不知道時代的風雲是轉動到什麼地步了。告訴您吧：日本國的形勢已經變了，勤王討幕之聲已如怒潮一般，席捲了天下，難道您還不知道逆此時代潮流，那正是跟妨止日光一樣的

愚蠢而不可能的事嗎？

源右衛門 胡說八道！你也敢在我的跟前信口什麼「勤王」。你可知道那不過是薩長(註十二)那般無恥的奴才想要打倒將軍家而自握天下大權的口實，術數而已！甘受他們的欺騙而反戈以抗將軍，那才是再愚蠢沒有的事！給他們那種

油腔滑調打動了心懷竟要打倒將軍，等打倒了將軍的時候再看：跟着來的不會是王政復古，那一定要變成毛利或者島津(註十三)的天下。爲這無稽的油腔滑調所動，身爲親藩家將的你，竟也打算反抗將軍，這不跟受了敵人甜言蜜話

的欺騙，而甘取已方大將的首級一樣的事嗎？哼，虧你出身將門，竟連這般明顯的道理都不明白！

源之丞（冷淡的）說這樣話的，我不知碰見多少了——說是勤王攘夷不過是薩長之輩打倒幕府而私有天下的口實，而且就實事論事薩長之流也不能說沒有那樣打算的人。可是要知道那只不過是少數愚笨的傢伙，他們還不知道他們自己當做一種策略而引起了的火焰，已然擴大得連他們自己也無法撲滅了。「勤王」之舉已成了時勢的巨流了！凡是意欲抗拒勤王之勢的人，便除了去做腳墊，任人踏碎之外，不會再有其他的路子了。勝履着三百年太平的幕府，在這一開口號之下業已動搖起來，父親，難道您還沒有看見嗎？兩度的征伐長州總覺得如何？幕府衰亡的姿態，和內廷勢力的雄圖，父親難道您還沒有看見嗎？幕府倒落，天下光復的標幟已是觸目可見了。在這種時機，您還要說什麼宗家事大，什麼勤王只是口實，豈不是顛倒了順逆之途？您要知道這種議論不僅是您一個人的不利，而且松平家也會因而滅亡，許多無辜的青年的熱血也會因而白白的犧牲呢！所以打算去跟土佐之兵相拚，這簡直可說是一種可笑的舉動！況且今年春天山內侯會使人到上海去買了一千二百隻洋槍這件事，您大概也聽見過吧？在精銳的洋槍之前，擺起執槍弄劍的武士，那又何異於在穿楊箭手之前，擺起了尺二之的，哈哈哈哈哈。這樣的事，爸爸您……

源右衛門（更怒）你這可惡的東西！蔑視生父，不顧藩家的不忠不義的東西！

（掉起架上之刀，源之丞絲毫不懼）

源之丞 時勢如此，您又有什麼辦法？時移勢轉的情態，您難道還沒有看到嗎？順着新時勢的潮流，使松平家轉危為安，同時更把一藩的經綸行之於天下，這豈不是我們有志之士，所當取的途徑？

源右衛門（一面爲掙脫被源之丞所捉住的右腕而掙扎着）你是打定了主意，要爲了你一身的富貴榮華而去追隨薩長之徒來向宗家作對啊！

源之丞（絕望）哈哈哈哈，父親連這樣的明顯的名分都……

源右衛門（益發怒不可遏）竟敢嘲笑你的父親，你這目無尊長的東西！（手按刀柄）

源之丞 隨您如何，源之丞也不再害怕了，源之丞已經不是三年以前的源之丞了。

源右衛門 你此來莫非專爲推翻藩藩跟我搗亂嗎？

源之丞 亡藩，送命，不分順逆的戰爭，源之丞拚了性命，也要來阻止它的！

源右衛門 (憤激拔刀) 不顧人倫大義的逆子，我拿你來祭旗！(欲砍源之丞)

(朝娘與雪姑緊纏住他)

源右衛門 放手！放手！(欲踢開她們，二人卻再不肯放，意氣因而稍緩)

朝娘 (難得制住了丈夫) 源之丞，出身將門的你，怎麼能够違背父親的話呢？

源之丞 媽，孩兒只爲着不忍看這座城下流那無用的熱血啊！必敗無疑的戰爭……

源右衛門 放屁！

朝娘 源之丞，你還不住口啊？

(父子尚在激烈的相對之時，侍從急入)

侍從 打矢野大人那裡來了一封緊急的文書。(取出)

源右衛門 (經過夫人之手接過文書，讀) 什麼？有緊急的事？「請即光臨鄙舍」……唔，(對侍從) 來人走了嗎？

侍從 沒有，還等在外面。

源右衛門 好，告訴我馬上就去拜訪。朝娘，我到矢野大人那裡去去就來，不要讓這逆子走出這兒一步！

朝娘 (頷首) 晚飯呢？

源右衛門 我在城裡已經喝過了酒，不餓了。而且心裡漲悶得很。

(源右衛門着外出服裝。)

源右衛門 源之丞，你若是走出府邸一步，我就叫守卒抓你回來！

源之丞 (苦笑) 您放心吧，源之丞總不致於逃避起來的。

(朝娘，雪姑送源右衛門出，立即轉回)

朝娘 哦，倒是很好個和事老。

源之丞 媽，肚子空得很，請您把剛才我要的東西——

朝娘 啊，整個給你們開忘了。喂，雪姑，快給你哥哥拿飯團子來！

雪姑 喏。(起身而去，少刻持飯團子回)

源之丞 (連吃三四個) 到底是家裏的飯好吃。媽，家裏那種可口的鹹菜沒有了嗎？

朝娘 先少吃一點充充飢好了，反正也給你爸爸知道了，回頭好好的給你預備一頓飯吧。

源之丞 (突現憂容) 來信的那個矢野，就是矢野主馬嗎？(沉思) 緊要的事情，如果是公事，決沒有請到私宅裏去商

量的道理。如果是有關今天的決議發生了緊急的事故，決沒有請到私宅去商量的道理，媽，以前見過這樣的來人嗎？

朝娘 沒有。

源之丞 今天是城裏大會議的日子！爸爸他們強硬的主張開戰，藩中都是不得已才應允的。真奇怪，這件事。

朝娘 噢，什麼？你想到了什麼事嗎？

源之丞 備前池田侯的家老赤木總右衛門的被刺，也就是在城中會議的歸途中。

朝娘 噢，什麼？

源之丞 如果沒有他老人家，開戰之說恐怕不會成立的。媽，您可知道年青的武士們意見如何？

朝娘 聽說那些血氣方剛的年青的武士們，百人連名的呈請藩主恭順朝廷，所以使你爸爸氣得了不得。又說東伍也是一

黨，而大發雷霆，說要打消他跟雪姑的親事呢！

女僕 (進來) 夫人，山崎家已經去過了，東伍姑老爺不在家。

朝娘 哦，累你了。那麼，你沒請他們給轉告一下嗎？

女僕 跟他們家人說了。

源之丞 啊，東伍也好久不見了。我倒想跟他談一談。他倒是早被我的勤王論給說服了。……不過，矢野那裏來的人——

朝娘 你是說矢野那裏來的人有點不對嗎？

源之丞 (默然)……

朝娘 你真非是以爲你爸爸身上有什麼不利的事嗎？

源之丞 記得矢野大人的府邸是在內町，通過淺沼，從三番丁往右去，唔，還要走過七棵松呢……媽，剛才矢野那裏來

的人很奇怪，這事實在有點可疑。一定是唱勤王論者的誘騙之計！

朝娘 噢，真的？

源之丞 一定不會錯的。

朝娘 啊！那麼你趁早趕上去！趁早趕上去！

源之丞 媽，您要叫我去救他老人家嗎？如果我不是他老人家的兒子，也許救他老人家的就是我呢！抗逆時勢的人，當然要給時勢的力量擊碎的！這是無法可救的！凡去挽救他的，也就是抗逆時勢！因為爸爸的主意是要送掉滿家，攪擾民衆的安寧的！所以年青的武士刺殺他老人家，正是應該的事，如果不是父子，那麼我源之丞就要第一個下手的！

朝娘（狂亂）哦，你——你這是什麼話，在你爸爸九死一生的時候——

雪姑 哥哥，請您救救爸爸！

朝娘 喂，趁早吧！你若拿起槍來，誰也不是你的對手呢。

（取長櫃上之槍欲逼源之丞）

源之丞 媽，我是爲着阻止戰爭，打救松平家，不讓無用的血白流，這才特地遠遠的跑了回來。這樣的我，要去打救發起戰爭的父親……。父子是父子，大義是大義，在這種時代風雲之中一個人應該「大義滅親」的！

朝娘 你說些什麼話！生身之父，骨肉之情……。啊，雪姑，你快來請工藤也來！

雪姑 啞。（跑出）

侍從（變色跑上）夫人，不好了！

朝娘 怎麼了？怎麼了？

侍從 往矢野大人府邸去的半路上，走到七棵松那裏，突然跑出來五六個蒙着臉的人把老爺給圍住了。

朝娘 哦，源之丞！

源之丞（憤然而起）什麼，七棵松？（突下）。

朝娘 哦，但願源之丞能夠趕得上！

（舞臺光線突暗，須臾又明，表示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朝娘（焦急萬分，坐立不安）

（有腳步聲傳來，朝娘跑近門口，雪姑馳上）

雪姑

朝娘

雪姑

朝娘

雪姑

朝娘

雪姑

朝娘

雪姑

朝娘

雪姑 媽，工藤也不在家。

朝娘 怎麼，也不在家？

雪姑 嗯。……哥哥去了？

朝娘 唔。可是還不見回來，不知是……

(靜默少頃)

雪姑 媽，我的心跳得這樣利害，我……我怕……。

朝娘 (強自鎮定) 不要緊的，只要你哥哥趕得上——！

(外面有人聲傳來)

雪姑 媽，你聽，一定是他們回來了！

朝娘 (靜聽)

(人聲漸近)

朝娘 (興奮) 是的，一定是他們回來了。

雪姑 媽，我的心跳得更利害了。不會——

朝娘 唯願你爸爸跟你哥哥都能好好的回來！

(人聲更近，少頃源之丞背一負傷者上)

朝娘 啊？

雪姑 (同時跑出) 怎麼了？！

源之丞 (置負傷者於床上) 妹妹，快，拿布來！

朝娘 (一瞥血跡模糊的負傷的) 啊，誰？不是你爸爸？

負傷者 (呻吟) 哦……

雪姑 (開始注意到了，心肝俱裂的) 啊，你是東伍！

東伍 (微弱的) 啊，雪姑！

源之丞 (慘然的) 妹妹請你原諒我——

朝娘 (驚呆之極) 這又是怎麼回事啊？

源之丞 回頭再說，妹妹，你先去取棉花和布來！

雪姑 (急忙自「納戶」中取棉花和布出，朝娘幫其裹之。)

雪姑 (沈痛的) 東伍，你……

東伍 (呻吟)……

雪姑 哥哥，這是怎麼回事啊？

朝娘 (差不多同時) 到底是怎麼了？還有你爸爸呢？

源之丞 爸爸，他也給人殺死了！

朝娘 (更驚痛) 啊？！

雪姑 什麼？

源之丞 (繼續的) 當我趕到七棵松的時候，他老人家已經給人砍倒在地了，四個蒙着臉的人正在向對方逃開去，我不

顧一切的追了上去，一刀砍倒了最後的一個……

雪姑 啊？

源之丞 (依前) 但是當我聽到他喊出我的名字來，我再仔細看時，却不料是他，不料正是東伍…… (低頭) 妹妹，我

那裡想得到……

雪姑 啊，東伍，你怎麼……

東伍 原諒我，饒啊，我不能抽身的，因為我也是一個勤王黨啊！饒既然給我抽到了，我便不能夠不去下手的。

朝娘 (悲泣)

雪姑 (淚痕狼藉) 那麼你的傷……

東伍 啊，我——我恐怕是不行了。……我並不怕死的……可是看不見新的世界就這樣死掉，却是非常的遺憾——

(雪姑一直痛心的哭泣着望着他)

源之丞（忽然揚起頭來）這個，東伍，我正要告訴你呢！光復大和，已經用不到半年了。有栖川親王的錦旗，本月二十日就已經出了京都。我就是參謀中的一個。——唉，父親死了，可是他老人家的時代也死去了。只是東伍，我誤殺了你，實在是非常的遺憾……

東伍（奄奄一息的）不，我也應該懇求你們的原諒……我（氣微）我……死……也死得值……（咽氣）

源之丞（慘痛，忽已決絕的）好，去吧！高高興興的去吧，東伍，你死得很光榮的，你正是這新世界的礎石……我活著要去我們兩個人份內該做的事業去。——

——幕下——

註（一）親藩：與將軍家同姓的藩主。

（二）城：日本古代的城很小，只藩主與官廳在內，民宅皆在城外。

（三）家老：藩中最長的官位。如一國之丞相。

（四）床間：日本房宅客廳中置裝飾器物之處。

（五）納戶：套房，盛置器物之處。

（六）天誅會：勤王黨的集會。

（七）寺田屋大亂：天誅會與新選會在池田屋發生衝突。

（八）新選會：佐幕派之集團。

（九）紅飯：過生日時吃的飯。

附記：本劇原一場，第二場之場面爲七樓松，筆者以其情節短促，無需另分一場因擅改成如今之形式。



# 北大文學

第一輯

每冊售價一元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出版

編輯者

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  
北大文學會

發行者

北京松公府夾道十一號  
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

印刷所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新民印書館  
電話代表西局二二三〇

# 大學國文

沈啓元編

上下二冊

定價五元

這不但是一部國文教本，同時也是一部中國的散文選集。編者自己在序文中曾說，「我選這部大學國文，實亦即是站在這樣重質的再認識的觀點上，想把文章的領域擴展，希望廣大與深永二者同時能夠兼顧得到，或者古典的精義與現代的寫實銘爲一爐。」書自去年十一月出版後頗得南北學術界佳評，這實在是青年朋友最好的讀物。

發行所

北京東成門外北體士路  
新民印書館